

列传第一百三十二

朱弁 郑望之 张邵 洪皓 子适 遵 迈

朱弁，字少章，徽州婺源人。少颖悟，读书日数千言。既冠，入太学，晁说之见其诗，奇之，与归新郑，妻以兄女。新郑介汴、洛间，多故家遗俗，弁游其中，闻见日广。靖康之乱，家碎于贼，弁南归。

建炎初，议遣使问安两宫，弁奋身自献，诏补修武郎，借吉州团练使，为通问副使。至云中，见粘罕，邀说甚切。粘罕不听，使就馆，守之以兵。弁复与书，言用兵讲和利害甚悉。

绍兴二年，金人忽遣宇文虚中来，言和议可成，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，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，弁曰：“吾来，固自分必死，岂应今日觐幸先归。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，成两国之好，蚤申四海之养于两宫，则吾虽暴骨外国，犹生之年也。”伦将归，弁请曰：“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，今无节有印，印亦信也。愿留印，使弁得抱以死，死不腐矣。”伦解以授弁，弁受而怀之，卧起与俱。

金人迫弁仕刘豫，且誅之曰：“此南归之渐。”弁曰：“豫乃国贼，吾尝恨不食其肉，又忍北面臣之，吾有死耳。”金人怒，绝其饩遗以困之。弁固拒驿门，忍饥待尽，誓不为屈。金人亦感动，致礼如初。久之，复欲易其官，弁曰：“自古兵交，使在其间，言可从从之，不可从则囚之、杀之，何必易其

官？吾官受之本朝，有死而已，誓不易以辱吾君也。”且移书耶律绍文等曰：“上国之威命朝以至，则使人夕以死，夕以至则朝以死。”又以书诀后使洪皓曰：“杀行人非细事，吾曹遭之，命也，要当舍生以全义尔。”乃具酒食，召被掠士夫饮，半酣，语之曰：“吾已得近郊某寺地，一旦毕命报国，诸公幸瘞我其处，题其上曰‘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’，于我幸矣。”众皆泣下，莫能仰视。弁谈笑自若，曰：“此臣子之常，诸君何悲也？”金人知其终不可屈，遂不复强。

王伦还朝，言弁守节不屈，帝为官其子林，赐其家银帛。会粘罕等相继死灭，弁密疏其事及金国虚实，曰：“此不可失之时也。”遣李发等间行归报。其后，伦复归，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为献，其辞有曰：“叹马角之未生，魂消雪窖；攀龙髯而莫逮，泪洒冰天。”帝读之感泣，官其亲属五人，赐吴兴田五顷。帝谓丞相张浚曰：“归日，当以禁林处之。”八年，金使乌陵思谋、石庆充至，称弁忠节，诏附黄金三十两以赐。

十三年，和议成，弁得归。入见便殿，弁谢且曰：“人之所难得者时，而时之运无已；事之不可失者几，而几之藏无形。惟无已也，故来迟而难遇；惟无形也，故动微而难见。陛下与金人讲和，上返梓宫，次迎太母，又其次则怜赤子之无辜，此皆知时知几之明验。然时运而往，或难固执；几动有变，宜鉴未兆。盟可守，而诡诈之心宜嘿以待之；兵可息，而销弭之术宜详以讲之。金人以黩武为至德，以苟安为太平，虐民而不恤民，广地而不广德，此皆天助中兴之势。若时与几，陛下既知于始，愿图厥终。”帝纳其言，赐金帛甚厚。弁又以金国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书画为献。秦桧恶其言敌情，奏以初补官易宣教郎、直秘阁。有司校其考十七年，应迁数官。桧沮之，仅转奉议郎。十四年，卒。

弁为文慕陆宣公，援据精博，曲尽事理。诗学李义山，词气雍容，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。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，弁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。及归，述北方所见闻忠臣义士朱昭、史抗、张忠辅、高景平、孙益、孙谷、傅伟文、李舟、五台僧宝真、妇人丁氏、晏氏、小校阎进、朱勳等死节事状，请加褒录以劝来者。有《聘游集》四十二卷、《书解》十卷、《曲洧旧闻》三卷、《续馥馥说》一卷，《杂书》一卷、《风月堂诗话》三卷、《新郑旧诗》一卷、《南归诗文》一卷。

郑望之，字顾道，彭城人，显谟阁直学士仪之子也。望之少有文名，山东皆推重。登崇宁五年进士第，自陈留簿累迁枢密院编修官，历开封府仪、工、户曹，以治办称。临事劲正，不受请托。宦寺有强占民田者，奏归之。蔡京子欲夺人妾，使人谕意，望之拒不受。除驾部员外郎兼金部。

靖康元年，金人攻汴京，假尚书工部侍郎，俾为军前计议使。既还，金人遣吴孝民与望之同入见。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币，且要大臣同议，乃命同知枢密院事李梶与望之再使，鞫离不以朝廷受归朝官及赐平州张觉手诏为辞，遣萧三宝奴偕梶等还，以书求割三镇，欲得宰相交地，亲王送大军过河。

时高宗在康邸慷慨请行，遂与张邦昌乘筏渡濠，自午至夜分，始达金砦。又除望之户部侍郎，同梶再至金营，仍以珠玉遗金人。金人拘留望之逾旬。会姚平仲夜劫砦不克，鞫离不以用兵诘责诸使者，邦昌恐惧涕泣，王不为动。金人遂不欲留王，更请肃王，乃以兵送望之诣国王砦诘问。会再遣宇文虚中持割地诏至，望之得还，因盛言敌势强大，我兵削弱，不可不和。既而金兵退，朝廷以议和非策，罢望之提举亳州明道宫。

建炎初，李纲以望之张皇敌势，沮损国威，以致祸败，责海州团练副使，连州居住。纲罢，诏望之为户部侍郎，寻转吏

部侍郎。论王云之冤，帝为感动，复云元官，与七子恩泽。寻兼主管御营司参赞军事。论航海不便，忤旨，以集英殿修撰再领亳州明道宫。起知宣州，逾年，以言章罢。

绍兴二年，会赦，复徽猷阁待制致仕。七年，落致仕，召赴行在。望之以衰老辞，帝谓大臣曰：“望之，朕故人也。”于是升徽猷阁直学士，复致仕。三十一年，卒，年八十四。赠中大夫。

张邵，字才彦，乌江人。登宣和三年上舍第。建炎元年，为衢州司刑曹事。会诏求直言，邵上疏曰：“有中原之形势，有东南之形势。今纵未能遽争中原，宜进都金陵，因江、淮、蜀、汉、闽、广之资，以图恢复，不应退自削弱。”

三年，金人南侵，诏求可至军前者，邵慨然请行，转五官，直龙图阁，假礼部尚书，充通问使，武官杨宪副之，即日就道。至潍州，接伴使置酒张乐，邵曰：“二帝北迁，邵为臣子，所不忍听，请止乐。”至于三四，闻者泣下。翌日，见左监军挾攬，命邵拜，邵曰：“监军与邵为南北朝从臣，无相拜礼。”且以书抵之曰：“兵不在强弱，在曲直。宣和以来，我非无兵也，帅臣初开边隙，谋臣复启兵端，是以大国能胜之。厥后伪楚僭立，群盗蜂起，曾几何时，电扫无余，是天意人心未厌宋德也。今大国复裂地以封刘豫，穷兵不已，曲在有矣。”挾攬怒，取国书去，执邵送密州，囚于祚山砦。

明年，又送邵于刘豫，使用之。邵见刘豫，长揖而已，又呼为“殿院”，责以君臣大义，词气俱厉，豫怒，械置于狱，杨宪遂降。豫知邵不屈，久之，复送于金，拘之燕山僧寺，从者皆莫知所之。后又作书，为金言“刘豫挟大国之势，日夜南侵，不胜则首鼠两端，胜则如养鹰，饱则飏去，终非大国之利，守者密以告，金取其书去，益北徙之会宁府，距燕三千里。

金尝大赦，许宋使者自便还乡，人人多占籍淮北，冀幸稍南。惟邵与洪皓、朱弁言家在江南。

十三年，和议成，及皓、弁南归。八月，入见，奏前后使者如陈过庭、司马朴、滕茂实、崔纵、魏行可皆歿异域未褒赠者，乞早颁恤典。邵并携崔纵柩归其家。升秘阁修撰，主管佑神观。左司谏詹大方论其奉使无成，改台州崇道观。移书时相，劝其迎请钦宗与诸王后妃。十九年，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知池州，再奉祠卒，年六十一。累赠少师。

邵负气，遇事慷慨，常以功名自许，出使囚徙，屡濒于死。其在会宁，金人多从之学。喜诵佛书，虽异域不废。初，使金时，遇秦桧于潍州。及归，上书言桧忠节，议者以是少之。后弟祁下大理狱，将株连邵，会桧死得免。有文集十卷。

子孝览、孝曾、孝忠。孝曾后亦以出使歿于金，金人知为邵子，尚怜之。

洪皓，字光弼，番易人。少有奇节，慷慨有经略四方志。登政和五年进士第。王黼、朱勔皆欲婚之，力辞。宣和中，为秀州司录。大水，民多失业，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，发廩损直以赒。民坌集，皓恐其纷竞，乃别以青白帟，涅其手以识之，令严而惠遍。浙东纲米过城下，皓白守邀留之，守不可，皓曰：“愿以一身易十万人命。”人感之切骨，号“洪佛子”。其后秀军叛，纵掠郡民，无一得脱，惟过皓门曰：“此洪佛子家也。”不敢犯。

建炎三年五月，帝将如金陵，皓上书言：“内患甫平，外敌方炽，若轻至建康，恐金人乘虚侵轶。宜先遣近臣往经营，俟告办，回銮未晚。”时朝议已定，不从，既而悔之。他日，帝问宰辅近谏移跽者谓谁，张浚以皓对。时议遣使金国，浚又荐皓于吕颐浩，召与语，大悦。皓方居父丧，颐浩解衣巾，俾

易墨衰经入对。帝以国步艰难、两宫远播为忧。皓极言：“天道好还，金人安能久陵中夏！此正春秋邲、郢之役，天其或者警晋训楚也。”帝悦，迁皓五官，擢徽猷阁待制，假礼部尚书，为大金通问使，龚

璠副之。令与执政议国书，皓欲有所易，颐浩不乐，遂抑迁官之命。

时淮南盗贼踵起，李成甫就招，即命知泗州羈縻之。乃命皓兼淮南、京东等路抚谕使，俾成以所部卫皓至南京。比过淮南，成方与耿坚共围楚州，责权州事贾敦诗以降敌，实持叛心。皓先以书抵成，成以汴涸，虹有红巾贼，军食绝，不可往。皓闻坚起义兵，可撼以义，遣人密谕之曰：“君数千里赴国家急，山阳纵有罪，当禀命于朝；今擅攻围，名勤王，实作贼尔。”坚意动，遂强成敛兵。

皓至泗境，迎骑介而来，龚璠曰：“虎口不可入。”皓遂还，上疏言：“成以朝廷馈饷不继，有‘引众建康’之语。今靳赛据扬州，薛庆据高邮，万一三叛连衡，何以待之？此含垢之时，宜使人谕意，优进官秩，畀之以京口纲运，如晋明帝待王敦可也。”疏奏，帝即遣使抚成，给米伍万石。颐浩恶其直达而不先白堂，奏皓托事稽留，贬二秩。皓遂请出滁阳路，自寿春由东京以行。至顺昌，闻群盗李阎罗、小张俊者梗颖上道。皓与其党遇，警晓之曰：“自古无白头贼。”其党悔悟，皓使持书至贼巢，二渠魁听命，领兵入宿卫。

皓至太原，留凡一年，金遇使人礼日薄。及至云中，粘罕迫二使仕刘豫，皓曰：“万里衔命，不得奉两宫南归，恨力不能磔逆豫，忍事之邪！留亦死，不即豫亦死，不愿偷生鼠狗间，愿就鼎镬无悔。”粘罕怒，将杀之。旁一酋啻曰：“此真忠臣也。”目止剑士，为之跪请，得流递冷山。流递，犹编窜也。

惟璫至汴受豫官。

云中至冷山行六十日，距金主所都仅百里，地苦寒，四月草生，八月已雪，穴居百家，陈王悟室聚落也。悟室敬皓，使教其八子。或二年不给食，盛夏衣粗布，尝大雪薪尽，以马矢然火煨面食之。或献取蜀策，悟室持问皓，皓力折之。悟室锐欲南侵，曰：“孰谓海大，我力可乾，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。”皓曰：“兵犹火也，弗戢将自焚，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。”又数为言所以来为两国事，既不受使，乃令深入教小儿，非古者待使之礼也。悟室或答或默，忽发怒曰：“汝作和事官，而口硬如许，谓我不能杀汝耶？”皓曰：“自分当死，顾大国无受杀行人之名，愿投之水，以坠渊为名可也。”悟室义之而止。

和议将成，悟室问所议十事，皓条析甚至。大略谓封册乃虚名，年号本朝自有；金三千两景德所无，东南不宜蚕，绢不可增也；至于取淮北人，景德载书犹可覆视。悟室曰：“诛投附人何为不可？”皓曰：“昔魏侯景归梁，梁武帝欲以易其侄萧明于魏，景遂叛，陷台城，中国决不蹈其覆辙。”悟室悟曰：“汝性直不诳我，吾与汝如燕，遣汝归议。”遂行。会莫将北来，议不合，事复中止。留燕甫一月，兀术杀悟室，党类株连者数千人，独皓与异论几死，故得免。

方二帝迁居五国城，皓在云中密遣人奏书，以桃、梨、粟、面献，二帝始知帝即位。皓闻祐陵讣，北向泣血，旦夕临，诇日操文以祭，其辞激烈，旧臣读之皆挥涕。绍兴十年，因谍者赵德，书机事数万言，藏故絮中，归达于帝。言：“顺昌之役，金人震惧夺魄，燕山珍宝尽徙以北，意欲捐燕以南弃之。王师亟还，自失机会，今再举尚可。”十一年，又求得太后书，遣李微持归，帝大喜曰：“朕不知太后宁否凡二十年，虽遣使百

辈，不如此一书。”是冬，又密奏书曰：“金已厌兵，势不能久，异时以妇女随军，今不敢也。若和议未决，不若乘势进击，再造反掌尔。”又言：“胡铨封事此或有之，金人知中国有人，益惧。张丞相名动异域，惜置之散地。”又问李纲、赵鼎安否，献六朝御容、徽宗御书。其后梓宫及太后归音，皓皆先报。

初，皓至燕，宇文虚中已受金官，因荐皓。金主闻其名，欲以为翰林直学士，力辞之。皓有逃归意，乃请于参政韩昉，乞于真定或大名以自养。昉怒，始易皓官为中京副留守，再降为留司判官。趣行屡矣，皓乞不就职，昉竟不能屈。金法，虽未易官而曾经任使者，永不可归，昉遂令皓校云中进士试，盖欲以计堕皓也。皓复以疾辞。未几，金主以生子大赦，许使人还乡，皓与张邵、朱弁三人在遣中。金人惧为患，犹遣人追之，七骑及淮，而皓已登舟。

十二年七月，见于内殿，力求郡养母。帝曰：“卿忠贯日月，志不忘君，虽苏武不能过，岂可舍朕去邪！”请见慈宁宫，帘人设帘，太后曰：“吾故识尚书。”命撤之。皓自建炎己酉出使，至是还，留北中凡十五年。同时使者十三人，惟皓、邵、弁得生还，而忠义之声闻于天下者，独皓而已。皓既对，退见秦桧，语连日不止，曰：“张和公金人所惮，乃不得用。钱塘暂居，而景灵宫、太庙皆极土木之华，岂非示无中原意乎？”桧不悻，谓皓子适曰：“尊公信有忠节，得上眷。但官职如读书，速则易终而无味，须如黄钟、大吕乃可。”八月，除徽猷阁直学士、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。

金人来取赵彬等三十人家属，诏归之。皓曰：“昔韩起谒环于郑，郑，小国也，能引义不与。金既限淮，官属皆吴人，宜留不遣，盖虑知其虚实也。彼方困于蒙兀，姑示强以尝中国，若遽从之，谓秦无人，益轻我矣。”桧变色曰：“公无谓秦无

人。”既而复上疏曰：“恐以不与之故，或致渝盟，宜告之曰：‘俟渊圣及皇族归，乃遣。’”又言：“王伦、郭元迈以身殉国，弃之不取，缓急何以使人？”桧大怒，又因言室撚寄声，桧怒益甚，语在《桧传》。翌日，侍御史李文会劾皓不省母，出知饶州。

明年，大水，中官白锺宣言：“燮理乖盪，洪尚书名闻天下，胡不用？”桧闻之愈怒，系锺大理狱，寻流岭表。谏官詹大方遂论皓与锺为刎颈交，更相称誉，罢皓提举江州太平观。锺初不识皓，特以从太后北归，在金国素知皓名尔。

寻居母丧，他言者犹谓皓睥睨钧衡。终丧，除饶州通判。李勤又附桧诬皓作欺世飞语，责濠州团练副使，安置英州。居九年，始复朝奉郎，徙袁州，至南雄州卒，年六十八。死后一日，桧亦死。帝闻皓卒，嗟惜之，复敷文阁直学士，赠四官。久之，复徽猷阁直学士，谥忠宣。

皓虽久在北廷，不堪其苦，然为金人所敬，所著诗文，争钞诵求锺梓。既归，后使者至，必问皓为何官、居何地。性急义，当艰危中不少变。懿节后之戚赵伯璘隶悟室戏下，贫甚，皓赙之。范镇之孙祖平为佣奴，皓言于金人而释之。刘光世庶女为人豢豕，赎而嫁之。他贵族流落贱微者，皆力拔以出。惟为桧所嫉，不死于敌国，乃死于谗慝。

皓博学强记，有文集五十卷及《帝王勇要》、《姓氏指南》、《松漠纪闻》、《金国文具录》等书。子适、遵、迈。

适字景伯，皓长子也。幼敏悟，日诵三千言。皓使朔方，适年甫十三，能任家事。以皓出使恩，补修职郎。绍兴十二年，与弟遵同中博学宏词科。高宗曰：“父在远方，子能自立，此忠义报也，宜升擢。”遂除敕令所删定官。后三年，弟迈亦中是选，由是三洪文名满天下。改秘书省正字。

甫数月，皓归，忤秦桧，出知饶州，适亦出为台州通判。垂满，皓谪英州，适复论罢，往来岭南省侍者九载。桧死皓还，道卒，服阕，起知荆门军。应诏上宽恤四事：轻茶额钱，它州代贡礼物，辟试闈以复旧额，蠲官田令不种者输租。改知徽州，寻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，首言役法不均之弊。

会完颜亮来侵，上亲征，适觐金陵，言：“本路旱，百姓逐食于淮，复遭金兵，今各怀归而田产为官鬻，请听其估赎之。”及亮毙，适上疏曰：“大定僭号，诸国未必服从，宜多遣密诏传谕中原义士，各取州县，因以畀之。王师但留屯淮、泗，募兵积粟，以为声援。俟蜀、汉、山东之兵数道皆集，见可而进，庶几兵力不顿，可以万全。”升尚书户部郎中，总领淮东军马钱粮。孝宗即位，海州解围，符离用兵，馈饷繁多，适究心调度，供亿无阙。迁司农少卿。

隆兴二年二月，召贰太常兼权直学士院。上欲除诸将环卫官，诏讨论其制。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条上之，且言：“太祖、太宗朝，常以处诸将及降王之君臣，自后多以皇族为之，故国史以为官存而事废。陛下修饬戎备，不必远取唐制，祖宗故事盖可法则。今径行换授，恐有减奉之患，乞如阁职兼带节度，至刺史带上将军，横行遥郡带大将军，正使带将军，副使带中郎将，又以下则带左右郎将，其官府人吏，令有司相度以闻。”除中书舍人。时金人再犯淮，羽檄沓至，书诏填委，盗访醜答率称上旨，自此有大用意。金既寻盟，首为贺生辰使。金遣同签书枢密院事高嗣先接伴，自言其父司空有德于皓，相与甚欢，得其要领以归。

乾道元年五月，迁翰林学士，仍兼中书舍人。秦垧久废，忽予祠，适奏曰：“李林甫死后，诸子皆流配岭南。秦桧稔恶自毙，不肖之孙官职仍旧，可谓幸矣。宫观虽小，垧得之，则

人以除用之渐，恐桧党牵连而进。”其命遂寢。时巫伋复召，莫汲擢枢密院编修官，余尧弼复龙图阁学士，适谓其皆桧党也，随命缴之。

六月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上谕参政钱端礼、虞允文曰：“三省事与洪适商量。”东西府始同班奏事。八月，拜参知政事。谏议大夫林安宅以铜钱多入北境，请禁之，即蜀中取铁钱行之淮上。事既行，适言其不可。上问之，适曰：“今每州不得千缗，一州以万户计之，每家才得数百，恐民间无以贸易。且客旅无回货，盐场有大利害。”上以为然，乃寢前命，但于蜀中取十五万缗，行之庐、和二州而已。

十二月，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未几，春霖，适引咎乞退，林安宅抗疏论适，既而台臣复合奏。三月，除观文殿学士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寻起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再奉祠。淳熙十一年薨，年六十八，谥文惠。

适以文学闻望，遭时遇主，自两制一月入政府，又四阅月居相位，又三月罢政，然无大建明以究其学。家居十有六年，兄弟鼎立，子孙森然，以著述吟咏自乐，近世备福鲜有及之。或谓适党汤思退，又谓适来自淮东，言张浚妄费，浚以此罢相，子九人：榘、秘、修、櫜、桴、楹、榘、榘、榘。

遵字景严，皓仲子也。自儿时端重如成人，从师业文，不以岁时寒暑辍。父留沙漠，母亡，遵孺慕攀号。既葬，兄弟即僧舍肄词业，夜枕不解衣。以父荫补承务郎，与兄适同试博学宏词科，中魁选，赐进士出身。高宗以皓远使，擢为秘书省正字。中兴以来，词科中选即入馆，自遵始。宰相秦桧子熿为官长，警效为人轻重，遵恬然不附丽。二年弗迁。

皓南还，与朝论异，出守。遵遂乞外，通判常、婺、越三州。绍兴二十五年，汤思退荐之，复入为正字。八月，兼权直

学士院。汤鹏举副台端，密荐为御史。方赐对而父讣闻。二十八年，免丧，召对，极陈父冤，曰：“先臣与龚璿同出疆，璿仕于刘豫，以妄杀兵官为豫所诛，而秦桧赠以节旄，擢用其子。先臣拒金人之命，留十五岁乃得归，顾南窞岭外，臣兄弟屏迹在外。桧不分忠逆如此。”高宗悉为道谤语所起，且曰：“卿再登三馆，尝典书命，今以修注处卿。”遂拜起居舍人。

奏乞以经筵官除罢及封章进对、宴会锡予、讲读问答等事，萃为一书，名之曰《迩英记注》。其后乾道间又有《祥曦殿记注》，实自遵始。又因面对，论铸钱利害，帝嘉纳之。迁起居郎兼权枢密院都承旨。旧制，修注官、经筵官许留身奏事，而近例无有。遵奏请复旧制，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，请除见修月进外，每月带修，皆从之。

二十九年，拜中书舍人。殿前裨将辅逵转防御使，王纲转团练使，遵言：“近制管军官十年始一迁，今两人不满岁，安得尔？”时勋臣子孙多躐居台省，遵极言乞明有所止。高宗曰：“正立法，自今功臣子孙序迁至侍从，并令久任在京宫观。”遵曰：“侍从，朝廷高选，非如磨勘阶官，安有迁序之制？”退而上奏言：“今内外将家无虑二十人，若以序迁，不出十年，西清次对皆可坐致。太祖开国功臣子孙不过诸司，惟曹彬之子琮、玮以功名自奋，遂为节度，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。今旨一出，使穆清之地类皆将种，非所以示天下。望收还前诏。”又言：“瑞昌、兴国之间茶商失业，聚为盗贼。望揭榜开谕，许其自新，愿充军者填刺，愿为农者放还。”上皆可其奏。

论者欲复鄱阳永平、永丰两监鼓铸，诏给、舍议，遵曰：“唐有鼓铸使，国朝或以漕臣兼领，或分道置使，厘为三司。自中兴来，置都大提点，官属太多，动为州县之害。间者亟行废罢，又无一定之论，初委运使，又委提刑，又委郡守、贰，

号令不一，鼓铸益少。窃以为复置便。”

三十年正月，试吏部侍郎。异时选人诣曹改秩，吏倚为市，毫毛不中节，必巧生沮阂，须赂饷满欲乃止。遵明与约，苟于大体无害，先行后审，荐员有定限，而举者周遮重复，或同时一章而巧为两牍，或当荐五员而辄逾十数，或当举职官而诡为京状，或身系常调而妄称职司，或东西分曹而交错搀补，或已予复夺而指云事故，件析枚数，请凡如是者得通劾之。旧制，致仕任子，随所在审敕牒即请行。是时，从议者请，必令于元州判奏。遵言：“士大夫或游宦粤、蜀，数千里外，不幸以死。临终谢事，其家获归故里已为至难，今复因此龃龉，反复稽延，是明与恶吏为地也。”乃止仍旧贯。

平江、湖、秀三州水，无以输秋苗，有司抑令输麦。遵言：“麦价珠不在米下，民困如是，奈何指夏以为秋，衍一以为二，使挤沟壑乎？愿量取其半，而被水害者悉免之。”金人来索绛阳郭小的、安化刘孝恭二百家，遵以蜀之李特可为至戒，愿以根集未足为解，淹引日月报之。迁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。汪澈论汤思退罢相，遵行制无贬词，澈以为言。遂丐去，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三十一年，金主完颜亮命其尚书苏保衡由海道窥二浙，朝廷以浙西副总管李宝御之。宝驻兵平江，守臣朱翌素与宝异，朝议以遵尝荐宝，乃命遵知平江。及宝以舟师捣胶西，凡资粮、器械、舟楫皆遵供亿，宝成功而归，遵之助为多。车驾幸金陵，禁卫士丐索无艺，它郡随与不厌。至吴，乃相告曰：“内翰在此，汝毋复然。”先是，朝廷虑商舶为贼得，悉拘入官，既而不返，并海县团萃巨舰及募水手、民兵，皆縶留未得去。遵因对论之，以船还商，而听水手自便，吴人德之。

孝宗即位，拜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。诏问宰执、侍从、台

谏曰：“敌人来索旧礼，从之则不忍屈，不从则边患未已。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，纳之则东南力不能给，否则绝向化之心。宜指陈定论以闻。”遵与给事中金安节、中书舍人唐文若、起居郎周必大共为一议，其略谓：“不宜直情径行，亦未可遽为之屈，谓宜遗金缯如前日之数，或许稍归侵地如海、泗之类，则彼亦可藉口而来议矣。”

知隆兴元年贡举，拜同知枢密院事。寿康殿产金芝十二，同列议表贺，遵引李文靖奏灾异故事风止之。荐眉山李焘、永嘉郑伯熊及林光朝，未及用，会汤思退为左相，而次相张浚罢，御史周瑑策遵且超迁，上章致劾，上亟徙置他官。遵不能安位，连章乞免，讫与御史俱去。是年七月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乾道六年，起知信州。徙知太平州。前守周瑑以尝论遵，闻遵来，不俟合符驰去。遵追钱至十里，劳苦如平时，曰：“君当官而行，我何怨？”闻者以为盛德。圩田坏，民失业，遵鸠民筑圩凡万数。方冬盛寒，遵躬履其间，载酒食亲饷饁，恩意倾尽，人忘其劳。运使张松忌功，妄奏圩未尝决，民未尝转徙，必责圩户自闾筑，且裁省募工钱米之半。遵连疏争，至酒遣朝臣覆按。于是将作少监马希言、监察御史陈举善狎至，黜松言，圩遂成，合四百五十有五。松无所泄其忿，则别治溧水永丰圩，来调丁、米、木，数甚广。遵曰：“郡当岁俭，方振恤流移，劝分乞余，如自割其股以充喉，不暇食，况能饱他人腹哉。”执不从。

楚地旱，旁县振赡者虑不早，措置先后先，或得米而亡以炊，或阖户孳藉而廩不至。遵简宾佐，随远近壮老以差赋给，蠲租至十九，又告余于江西，得活者不啻万计。戍兵乘时盗利，曹伍剽于野，尽执拘以归其军。故当大札瘥而邑落晏然。徙知

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。孝宗谕当制舍人范成大，褒其治绩，且许入覲。

时虞允文当国，有北征志。先调侍卫马军出屯，其在府者五军，悉送其孳，谋筑营砦，无虑万灶。张松用不能罢，特敕遵同宰执赴选德殿奏事。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后，愿需班退别引，上弗许。进资政殿学士以行。至则揭榜，民苗米唯输正不输耗，听民自持斛概，庾人不能轻重其手。遍行郊野卜砦地，求不妨民居、不夷冢墓者，逾年始得之。营卒醉，妄言摇众，斩之，磔于市，三军无敢哗。有昼入旗亭挺刃椎垆者，械付狱，驿上奏未下，统帅惧得谴，请自治之。孝宗怒，罢统帅，遵亦坐贬两秩。未几，五营成，复元官，仍拜资政殿学士。淳熙元年，提举洞霄宫。十一月，薨，年五十有五。谥文安。

迈字景卢，皓季子也。幼读书日数千言，一过目辄不忘，博极载籍，虽稗官虞初，释老傍行，靡不涉猎。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，迈独被黜。绍兴十五年始中第，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，入为敕令所删定官。皓忤秦桧投闲，桧憾未已，御史汪勃论迈知其父不靖之谋，遂出添差教授福州。累迁吏部郎兼礼部。

上居显仁皇后丧，当孟飧，礼官未知所从，迈请遣宰相分祭，奏可。除枢密检详文字。建议令民入粟赎罪，以纾国用，又请严法驾出入之仪。

三十一年，议钦宗谥，迈曰：“渊圣北狩不返，臣民悲痛，当如楚人立怀王之义，号怀宗，以系复仇之意。”不用。吴璘病笃，朝论欲徙吴拱代之。迈曰：“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，宜有以新民观听，毋使尾大不掉。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视师，奏以迈参议军事，至镇江，闻瓜洲官军与金人相持，遽遽失措。会建康走驿告急，义问遽欲还，迈力止之曰：“今退师，无益京口胜败之数，而金陵闻返旆，人心动摇，不可。”迁左司员

外郎。

三十二年春，金主褒遣左监军高忠建来告登位，且议和，迈为接伴使，知阁门张抡副之。上谓执政曰：“向日讲和，本为梓宫、太后，虽屈己卑辞，有所不惮。今两国之盟已绝，名称以何为正，疆土以何为淮，朝见之仪，岁币之数，所宜先定。”及迈、抡入辞，上又曰：“朕料此事终归于和，欲首议名分，而土地次之。”迈于是奏更接伴礼数，凡十有四事。自渡江以来，屈己含忍多过礼，至是一切杀之，用敌国体，凡远迎及引接金银等皆罢。既而高忠建有责臣礼及取新复州郡之议，迈以闻，且奏言：“土疆实利不可与，礼际虚名不足惜。”礼部侍郎黄中闻之，亟奏曰：“名定实随，百世不易，不可谓虚。土疆得失，一彼一此，不可谓实。”兵部侍郎陈俊卿亦谓：“先正名分，名分正则国威张，而岁币亦可损矣。”

进起居舍人。时议遣使报金国聘，三月丁巳，诏侍从、台谏各举可备使命者一人。初，迈之接伴也，既持旧礼折伏金使，至是，慨然请行。于是假翰林学士，充贺登位使，欲令金称兄弟敌国而归河南地。夏四月戊子，迈辞行，书用敌国礼，高宗亲札赐迈等曰：“祖宗陵寝，隔阔三十年，不得以时洒扫祭祀，心实痛之。若彼能以河南地见归，必欲居尊如故，正复屈己，亦何所惜。”迈奏言：“山东之兵未解，则两国之好不成。”至燕，金阁门见国书，呼曰：“不如式。”抑令使人于表中改陪臣二字，朝见之仪必欲用旧礼。迈初执不可，既而金锁使馆，自旦及暮水浆不通，三日乃得见。金人语极不逊，大都督怀忠议欲质留，左丞相张浩持不可，乃遣还。七月，迈回朝，则孝宗已即位矣。殿中侍御史张震以迈使金辱命，论罢之。明年，起知泉州。

乾道二年，复知吉州。入对，遂除起居舍人，直前言：

“起居注皆据诸处关报，始加修纂，虽有日历、时政记，亦莫得书。景祐故事，有《迓英延义二阁注记》，凡经筵侍臣出处、封章进对、宴会赐予，皆用存记。十年间稍废不续，陛下言动皆罔闻知，恐非命侍本意。乞令讲读官自今各以日得圣语关送修注官，令讲筵所牒报，使谨录之，因今所御殿名曰《祥曦记注》。”制可。

三年，迁起居郎，拜中书舍人兼侍读、直学士院，仍参史事。父忠宣、兄适、遵皆历此三职，迈又踵之。迈奏：“三省事无巨细，必先经中书书黄，宰执书押，当制舍人书行，然后过门下，给事中书读，如给、舍有所建明，则封黄具奏，以听上旨。惟枢密院既得旨，即书黄过门下，例不送中书，谓之‘密白’，则封驳之职似有所偏，况今宰相兼枢密，因而厘正，不为有嫌。望诏枢密院。凡已被制敕，并关左右省依三省书黄，以示重出命之意。”报可。

六年，除知赣州，起学宫，造浮梁，士民安之。郡兵素骄，小不如欲则跋扈，郡岁遣千人戍九江，是岁，或怵以至则留不复返，众遂反戈。民讹言相惊，百姓恟惧。迈不为动，但遣一校婉说之，俾归营，众皆听，垂囊而入，徐诘什五长两人，械送浔阳，斩于市。辛卯岁饥，赣适中熟，迈移粟济邻郡。僚属有谏止者，迈笑曰：“秦、越瘠肥，臣子义耶？”寻知建宁府。富民有睚眦杀人衷刃篡狱者，久拒捕，迈正其罪，黥流岭外。

十一年，知婺州，奏：“金华田多沙，势不受水，五日不雨则旱，故境内陂湖最当缮治。命耕者出力，田主出谷，凡为公私塘堰及湖，总之为八百三十七所。”婺军素无律，春给衣，欲以缙易帛，吏不可，则群呼啸聚于郡将之治，郡将惴恐，姑息如其欲。迈至，众狃前事，至以飞语榜谯门。迈以计逮捕四十有八人，置之理，党众相噉，哄拥迈轿，迈曰：“彼罪人也，

汝等何预？”众逡巡散去。迈戮首恶二人，梟之市，余黥挞有差，莫敢畔者。事闻，上语辅臣曰：“不谓书生能临事达权。”特迁敷文阁待制。

明年，召对，首论淮东边备六要地：曰海陵，曰喻淞，曰盐城，曰宝应，曰清口，曰盱眙。谓宜修城池，严屯兵，立游桩，益戍卒。又言：“许浦宜开河三十六里，梅里镇宜筑二大堰，作斗门，遇行师，则决防送船。”又言：“冯湛创多桨船，底平橈浮，虽尺水可运。今十五六年，修葺数少，不足用。”谓宜募濒海富商入船予爵，招善操舟者以补水军，上嘉之。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

迈初入史馆，预修《四朝帝纪》，进敷文阁直学士、直学士院。讲读官宿直，上时召入，谈论至夜分。十三年九月，拜翰林学士，遂上《四朝史》，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。

绍熙改元，进焕章阁学士、知绍兴府。过阙奏事，言新政宜以十渐为戒。上曰：“浙东民困于和市，卿往，为朕正之。”迈再拜曰：“誓尽力。”迈至郡，核实诡户四万八千三百有奇，所减绢以匹计者，略如其数。提举玉隆万寿宫。明年，再上章告老，进龙图阁学士。寻以端明殿学士致仕，是岁卒，年八十。赠光禄大夫，谥文敏。

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，跻贵显，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，谓其文备众体。迈考阅典故，渔猎经史，极鬼神事物之变，手书《资治通鉴》凡三。有《容斋五笔》、《夷坚志》行于世，其他著述尤多。所修《钦宗纪》多本之孙覿，附耿南仲，恶李纲，所纪多失实，故朱熹举王允之论，言佞臣不可使执笔，以为不当取覿所纪云。

论曰：孔子云：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当建炎、绍兴之际，凡使金者，如探虎口，能全节而归，若朱弁、

张邵、洪皓其庶几乎，望之不足议也。皓留北十五年，忠节尤著，高宗谓苏武不能过，诚哉。然竟以忤秦桧谪死，悲夫！其子适、遵、迈相继登词科，文名满天下，适位极台辅，而迈文学尤高，立朝议论最多，所谓忠议之报，讵不信夫。

列传第一百三十三

张九成 胡铨 廖刚 李迥 赵开

张九成，字子韶，其先开封人，徙居钱塘。游京师，从杨时学。权贵托人致币曰：“肯从吾游，当荐之馆阁。”九成笑曰：“王良尚羞与嬖奚乘，吾可为贵游客耶？”

绍兴二年，上将策进士，诏考官，直言者置高等。九成对策略曰：“祸乱之作，天所以开圣人也。愿陛下以刚大为心，无以忧惊自沮。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，中国有必兴之理。夫好战必亡，失其故俗必亡，人心不服必亡，金皆有焉。刘豫背叛君亲，委身夷狄，黠维经营，有同儿戏，何足虑哉。前世中兴之主，大抵以刚德为尚。去谗节欲，远佞防奸，皆中兴之本也。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，陛下贵为天子，冬不得温，夏不得清，昏无所定，晨无所省，感时遇物，凄惋于心，可不思所以还二圣之车乎？”又言：“阉寺闻名，国之不祥也，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，臣之所忧也。当使之安扫除之役，凡结交往来者有禁，干预政事者必诛。”擢置首选。杨时遗九成书曰：“廷对自中兴以来未之有，非刚大之气，不为得丧回屈，不能为也。”

授镇东军签判，吏不能欺。民冒鹺禁，提刑张宗臣欲逮捕数十人，九成争之。宗臣曰：“此事左相封来。”九成曰：“主上屡下恤刑之诏，公不体圣意而观望宰相耶？”宗臣怒，

九成即投檄归。从学者日众，出其门者多为闻人。

赵鼎荐于朝，遂以太常博士召。既至，改著作佐郎，迁著作郎，言：“我宋家法，曰仁而已。仁之发见，尤在于刑。陛下以省刑为急，而理官不以恤刑为念。欲诏理官，活几人者与减磨勘。”从之。除浙东提刑，力辞，乃与祠以归。

未几，召除宗正少卿、权礼部侍郎兼侍讲，兼权刑部侍郎。法寺以大辟成案上，九成阅始未得其情，因请覆实，囚果诬服者。朝论欲以平反为赏，九成曰：“职在详刑，可邀赏乎？”辞之。

金人议和，九成谓赵鼎曰：“金实厌兵，而张虚声以撼中国。”因言十事，彼诚能从吾所言，则与之和，使权在朝廷。鼎既罢，秦桧诱之曰：“且成桧此事。”九成曰：“九成胡为异议，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。”桧曰：“立朝须优游委曲。”九成曰：“未有枉己而能直人。”上问以和议，九成曰：“敌情多诈，不可不察。”

因在经筵言西汉灾异事，桧甚恶之，谪守邵州。既至，仓库虚乏，僚属请督酒租宿负、苗绢未输者，九成曰：“纵未能惠民，其敢困民耶？”是岁，赋入更先他时。中丞何铸言其矫伪欺俗，倾附赵鼎，落职。

丁父忧，既免丧，秦桧取旨，上曰：“自古朋党畏人主知之，此人独无所畏，可与宫观。”先是，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，从游者众，九成时往来其间。桧恐其议己，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，谪居南安军。在南安十四年，每执书就明，倚立庭砖，岁久双趺隐然。广帅致籛金，九成曰：“吾何敢苟取。”悉归之。桧死，起知温州。户部遣吏督军粮，民苦之，九成移书痛陈其弊，户部持之，九成即丐祠归。数月，病卒。

九成研思经学，多有训解，然早与学佛者游，故其议论多

偏。宝庆初，特赠太师，封崇国公，谥文忠。

胡铨，字邦衡，庐陵人。建炎二年，高宗策士淮海，铨因御题问“治道本天，天道本民”，答云：“汤、武听民而兴，桀、纣听天而亡。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，外乱内讧，而策臣数十条，皆质之天，不听于民。”又谓：“今宰相非晏殊，枢密、参政非韩琦、杜衍、范仲淹。”策万余言，高宗见而异之，将冠之多士，有忌其直者，移置第五。授抚州军事判官，未上，会隆祐太后避兵赣州，金人蹙之，铨以漕檄摄本州幕，募乡丁助官军捍御，第赏转承直郎。丁父忧，从乡先生萧楚学《春秋》。

绍兴五年，张浚开督府，辟湖北仓属，不赴。有诏赴都堂审察，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，赐对，除枢密院编修官。

八年，宰臣秦桧决策主和，金使以“诏谕江南”为名，中外汹汹。铨抗疏言曰：

臣谨案，王伦本一狎邪小人，市井无赖，顷缘宰相无识，遂举以使虏。专务诈诞，欺罔天听，骤得美官，天下之人切齿唾骂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，以“诏谕江南”为名，是欲臣妾我也，是欲刘豫我也。刘豫臣事丑虏，南面称王，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，一旦豺狼改虑，猝而缚之，父子为虏。商鉴不远，而伦又欲陛下效之。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，陛下所居之位，祖宗之位也。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！陛下一屈膝，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，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，朝廷宰执尽为陪臣，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，变为胡服。异时豺狼无厌之求，安知不加以无礼如刘豫也哉？

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，指犬豕而使之拜，则佛然怒。今丑虏则犬豕也，堂堂大国，相率而拜犬豕，曾童孺之所羞，而陛下忍为之耶？伦之议乃曰：“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，太后可

复，渊圣可归，中原可得。”呜呼！自变故以来，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！然而卒无一验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。而陛下尚不觉悟，竭民膏血而不恤，忘国大仇而不报，含垢忍耻，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。就令虏决可和，尽如伦议，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？况丑虏变诈百出，而伦又以奸邪济之，梓宫决不可还，太后决不可复，渊圣决不可归，中原决不可得，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，国势陵夷不可复振，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！

向者陛下间关海道，危如累卵，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，况今国势稍张，诸将尽锐，士卒思奋。只如顷者丑虏陆梁，伪豫入寇，固尝败之于襄阳，败之于淮上，败之于涡口，败之于淮阴，校之往时蹈海之危，固已万万，偿不得已而至于用兵，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？今无故而反臣之，欲屈万乘之尊，下穹庐之拜，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。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，非惜夫帝秦之虚名，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。今内而百官，外而军民，万口一谈，皆欲食伦之肉。谤议汹汹，陛下不闻，正恐一旦变作，祸且不测。臣窃谓不斩王伦，国之存亡未可知也。

虽然，伦不足道也，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。陛下有尧舜之资，桧不能致君如唐、虞，而欲导陛下为石晋，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，桧乃厉声责曰：“侍郎知故事，我独不知！”则桧之遂非悛谏，已自可见，而乃建白令台谏、侍臣劾议可否，是盖畏天下议己，而令台谏、侍臣共分谤耳。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，吁，可惜哉！

孔子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夫管仲，霸者之佐耳，尚能变左衽之区，而为衣裳之会。秦桧，大国之相也，反驱衣冠之俗，而为左衽之乡。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，实管仲之罪人矣。孙近傅会桧议，遂得参知政事，天下望治有如饥渴，而近伴食中书，漫不敢可否事。桧曰虏可和，近亦曰可和；

桧曰天子当拜，近亦曰当拜。臣尝至政事堂，三发问而近不答，但曰：“已令台谏、侍从议矣。”呜呼！参赞大政，徒取充位如此。有如虜骑长驱，尚能折冲御侮耶？臣窃谓秦桧、孙近亦可斩也。

臣备员枢属，义不与桧等共戴天，区区之心，愿断三人头，竿之藁街，然后羁留虜使，责以无礼，徐兴问罪之师，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。不然，臣有赴东海而死尔，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！

书既上，桧以铨狂妄凶悖，鼓众劫持，诏除名，编管昭州，仍降诏播告中外。给、舍、台谏及朝臣多救之者，桧迫于公论，乃以铨监广州盐仓。明年，改签书威武军判官。十二年，谏官罗汝楫劾铨饰非横议，诏除名，编管新州。十八年，新州守臣张棣讦铨与客唱酬，谤讪怨望，移谪吉阳军。

二十六年，桧死，铨量移衡州。铨之初上书也，宜兴进士吴师古锺木传之，金人募其书千金。其谪广州也，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。其谪新州也，同郡王延珪以诗赠行。皆为人所讦，师古流袁州，廷珪流辰州，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，遂死焉。三十一年，铨得自便。

孝宗即位，复奉议郎、知饶州。召对，言修德、结民、练兵、观衅，上曰：“久闻卿直谅。”除吏部郎官。隆兴元年，迁秘书少监，擢起居郎，论史官失职者四：一谓记注不必进呈，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；二谓唐制二史立螭头之下，今在殿东南隅，言动未尝得闻；三谓二史立后殿，而前殿不立，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；四谓史官欲其直前，而阁门以未尝预牒，以今日无班次为辞。乞自今直前言事，不必预牒阁门，及以有无班次为拘。诏从之。兼侍讲、国史院编修官。因讲《礼记》，曰：“君以礼为重，礼以分为重，分以名为重，愿陛下无以名器

轻假人。”

又进言乞都建康，谓：“汉高入关中，光武守信都。大抵与人斗，不搯其亢，拊其背，不能全胜。今日大势，自淮以北，天下之亢与背也，建康则搯之拊之之地也。若进据建康，下临中原，此高、光兴王之计也。”

诏议行幸，言者请纾其期，遂以张浚视师图恢复，侍御史王十朋赞之。克复宿州，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，且与邵宏渊忿争，军大溃。十朋自劾。上怒甚，铨上疏愿毋以小衄自沮。

时旱蝗、星变，诏问政事阙失，铨应诏上书数千言，始终以《春秋》书灾异之法，言政令之阙有十，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，且言：“尧、舜明四目，达四聪，虽有共、鯀，不能塞也。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，刘、项横行而不得闻；汉成帝杀王章，王氏移鼎而不得闻；灵帝杀窦武、陈蕃，天下横溃而不得闻；梁武信朱异，侯景斩关而不得闻；隋炀帝信虞世基，李密称帝而不得闻；唐明皇逐张九龄，安、史胎祸而不得闻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号召逐客，与臣同召者张焘、辛次膺、王大宝、王十朋，今焘去矣，次膺去矣，十朋去矣，大宝又将去，惟臣在尔。以言为讳，而欲塞灾异之源，臣知其必不能也。”

铨又言：“昔周世宗为刘旻所败，斩败将何徽等七十人，军威大震，果败旻，取淮南，定三关。夫一日戮七十将，岂复有将可用？而世宗终能恢复，非庸懦者去，则勇敢者出耶！近宿州之败，士死于敌者满野，而败军之将以所得之金赂权贵以自解，上天见变昭然，陛下非信赏必罚以应天不可。”其论纳谏曰：“今廷臣以箝默为贤，容悦为忠。驯至兴元之幸，所谓‘一言丧邦’。”上曰：“非卿不闻此。”

金人求成，铨曰：“金人知陛下锐意恢复，故以甘言款我，愿绝口勿言‘和’字。”上以边事全倚张浚，而王之望、尹穡

专主和排浚，铨廷责之。兼权中书舍人、同修国史。张浚之子枋赐金紫，铨缴奏之，谓不当如此待勋臣子。浚雅与铨厚，不顾也。

十一月，诏以和戎遣使，大询于庭，侍从、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。主和者半，可否者半，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，乃独上一议曰：“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，二圣播迁自何主和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、黄潜善主和，完颜亮之变自秦桧主和。议者乃曰：‘外虽和而内不忘战。’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。一溺于和，不能自振，尚能战乎？”除宗正少卿，乞补外，不许。

先是，金将蒲察徒穆、大周仁以泗州降，萧琦以军百人降，诏并为节度使。铨言：“受降古所难，六朝七得河南之地，不旋踵而皆失；梁武时侯景以河南来奔，未几而陷台城；宣、政间郭药师自燕云来降，未几为中国患。今金之三大将内附，高其爵禄，优其部曲，以系中原之心，善矣。然处之近地，万一包藏祸心，或为内应，后将噬脐，愿勿任以兵柄，迁其众于湖广以绝后患。”

二年，兼国子祭酒，寻除权兵部侍郎。八月，上以灾异避殿减膳，诏廷臣言阙政急务。铨以振灾为急务，议和为阙政，其议和之书曰：

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，三遭大变，皆在和议，则丑虏之不可与和，彰彰然矣。肉食鄙夫，万口一谈，牢不可破。非不知和议之害，而争言为和者，是有三说焉：曰偷懦，曰苟安，曰附会。偷懦则不知立国，苟安则不戒鸩毒，附会则觊得美官，小人之情状具于此矣。

今日之议若成，则有可吊者十；若不成，则有可贺者亦十。请为陛下极言之。何谓可吊者十？

真宗皇帝时，宰相李沆谓王旦曰：“我死，公必为相，切勿与虏讲和。吾闻出则无敌国外患，如是者国常亡，若与虏和，自此中国必多事矣。”旦殊不以为然。既而遂和，海内乾耗，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。此可吊者一也。

中原讴吟思归之人，日夜引领望陛下拯溺救焚，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，一与虏和，则中原绝望，后悔何及。此可吊者二也。

海、泗今日之藩篱咽喉也，彼得海、泗，且决吾藩篱以瞰吾室，扼吾咽喉以制吾命，则两淮决不可保。两淮不保，则大江决不可守，大江不守，则江、浙决不可安。此可吊者三也。

绍兴戊午，和议即成，桧建议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，分往南京等州交割归地。一旦叛盟，劫执允迪等，遂下亲征之诏，虏复请和。其反覆变诈如此，桧犹不悟，奉之如初，事之愈谨，赂之愈厚，卒有逆亮之变，惊动鞑鞴。太上谋欲入海，行朝居民一空，覆辙不远，忽而不戒，臣恐后车又将覆也。此可吊者四也。

绍兴之和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，口血未干，尽变前议。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，如程师回、赵良嗣等聚族数百，几为萧墙忧。今必尽索归正之人，与之则反侧生变，不与则虏决不肯而已。夫反侧则肘腋之变深，虏决不肯而已，则必别起衅端，猝有逆亮之谋，不知何以待之。此可吊者五也。

自桧当国二十年间，竭民膏血以饵犬羊，迄今府库无旬月之储，千村万落生理萧然，重以蝗虫水潦。自此复和，则蠹国害民，殆有甚焉者矣。此可吊者六也。

今日之患，兵费已广，养兵之外又增岁币，且少以十年计之，其费无虑数千亿。而岁币之外，又有私觐之费；私觐之外，又有贺正、生辰之使；贺正、生辰之外，又有泛使。一使未去，

一使复来，生民疲于奔命，帑廩涸于将迎，瘠中国以肥虏，陛下何惮而为之。此其可吊者七也。

侧闻虏人嫚书，欲书御名，欲去国号“大”字，欲用再拜。议者以为繁文小节不必计较，臣切以为议者可斩也。夫四郊多垒，卿大夫之辱；楚子问鼎，义士之所深耻：“献纳”二字，富弼以死争之。今丑虏横行与多垒孰辱？国号大小与鼎轻重孰多？“献纳”二字与再拜孰重？臣子欲君父屈己以从之，则是多垒不足辱，问鼎不必耻，“献纳”不必争。此其可吊者八也。

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称臣，称臣不已必至请降，请降不已必至纳土，纳土不已必至衔璧，衔璧不已必至舆榘，舆榘不已必至如晋帝青衣行酒然后为快。此其可吊者九也。

事至于此，求为匹夫尚可得乎？此其可吊者十也。

窃观今日之势，和决不成，傥乾刚独断，追回使者魏杞、康涓等，绝请和之议以鼓战士，下哀痛之诏以收民心，天下庶乎其可为矣。如此则有可贺者亦十：省数千亿之岁币，一也；专意武备，足食足兵，二也；无书名之耻，三也；无去“大”之辱，四也；无再拜之屈，五也；无称臣之忿，六也；无请降之祸，七也；无纳土之悲，八也；无衔璧、舆榘之酷，九也；无青衣行酒之冤，十也。

去十吊而就十贺，利害较然，虽三尺童稚亦知之，而陛下不悟。《春秋左氏》谓无勇者为妇人，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。如以臣言为不然，乞赐流放窜殛，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。

自符离之败，朝论急于和戎，弃唐、邓、海、泗四州与虏矣。金又欲得商、秦地，邀岁币，留使者魏杞，分兵攻淮。以本职措置浙西、淮东海道。

时金使仆散忠义、纥石烈志宁之兵号八十万，刘宝弃楚州，王彦弃昭关，濠、滁皆陷。惟高邮守臣陈敏拒敌射阳湖，而大

将李宝预求密诏为自安计，拥兵不救。铨劾奏之，曰：“臣受诏令范荣备淮，李宝备江，缓急相援。今宝视敏弗救，若射阳失守，大事去矣。”宝惧，始出师犄角。时大雪，河冰皆合，铨先持铁锤锤冰，士皆用命，金人遂退。久之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乾道初，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，改泉州。趣奏事，留为工部侍郎。入对，言：“少康以一旅复禹绩，今陛下富有四海，非特一旅，而即位九年，复禹之效尚未赫然。”又言：“四方多水旱，左右不以告，谋国者之过也，宜令有司速为先备。”乞致仕。

七年，除宝文阁待制，留经筵。求去，以敷文阁直学士与外祠。陛辞，犹以归陵寝、复故疆为言，上曰：“朕志也。”且问今何归，铨曰：“归庐陵，臣向在岭海尝训传诸经，欲成此书。”特赐通天犀带以宠之。

铨归，上所著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解》，诏藏秘书省。寻复元官，升龙图阁学士、提举太平兴国宫，转提举玉隆万寿宫，进端明殿学士。六年，召归经筵，铨引疾力辞。七年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。薨，谥忠简。有《澹庵集》一百卷行于世。孙榘、榘，皆至尚书。

廖刚，字用中，南剑州顺昌人。少从陈瓘、杨时学。登崇宁五年进士第。宣和初，自漳州司录除国子录，擢监察御史。时蔡京当国，刚论奏无所避。以亲老求补外，出知兴化军。钦宗即位，以右正言召。丁父忧，服阕，除工部员外郎，以母疾辞。

绍兴元年，盗起旁郡，官吏悉逃去，顺昌民以刚为命。刚谕从盗者使反业，既而他盗入顺昌，部使者檄刚抚定。刚遣长子迟谕贼，贼知刚父子有信义，亦散去。除本路提点刑狱。

寻召为吏部员外郎，言：“古者天子必有亲兵自将，所以备不虞而强主威，汉北军、唐神策之类也。祖宗军制尤严。愿稽旧制，选精锐为亲兵，居则以为卫，动则以为中军，此强干弱枝之道。”又言：“国家艰难已极，今方图新，若会稽诚非久驻之地。请经营建康，亲拥六师往为固守计，以杜金人窥伺之意。”迁起居舍人、权吏部侍郎兼侍讲，除给事中。

丁母忧，服阕，复拜给事中。刚言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兵，兵不可一日无食。今诸将之兵备江、淮，不知几万，初无储蓄，日待哺于东南之转饷，浙民已困，欲救此患莫若屯田。”因献三说，将校有能射耕，当加优赏，每耕田一顷，与转一资；百姓愿耕，假以粮种，复以租赋。上令都督府措置。

时朝廷推究章惇、蔡卞误国之罪，追贬其身，仍诏子孙毋得官中朝。至是章杰自崇道观知婺州，章仅自太府丞提举江东茶盐事。刚封还诏书，谓即如此，何以示惩，乃并与祠。权户部侍郎，寻迁刑部侍郎。求补外，除徽猷阁直学士、知漳州。

七年二月，日有食之，诏内外官言事。刚言：“陛下有建国之封，所以承天意、示大公于天下后世者也，然而未遂正名者，岂非有所待耶？有所待，则是应天之诚未至也。愿陛下昭告艺祖在天之灵，正建国储君之号，布告中外，不匿厥旨。异时虽百斯男，不复更易，天下孰敢不服。”上读之耸然，即召刚趣至阙，拜御史中丞。刚言：“臣职纠奸邪，当务大体，若摭摭细故，则非臣本心。”又奏经费不支，盗贼不息，事功不立，命令不孚，及兵骄官冗之弊。

时徽宗已崩，上遇朔望犹率群臣遥拜渊圣，刚言：“礼有隆杀，兄为君则君之，己为君则兄之可也。望勉抑圣心，但岁时行家人礼于内庭。”从之。

殿前司强刺民为兵，及大将恃功希恩，所请多废法。刚知

无不言，论列至于四五，骄横者肃然。

郑亿年与秦桧有连而得美官，刚显疏其恶，桧衔之。金人叛盟，刚乞起旧相之有德望者，处以近藩，桧闻之曰：“是欲置我何地耶？”改工部尚书，而以王次翁为中丞。初，边报至，从官会都堂，刚谓亿年曰：“公以百口保金人，今已背约，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？”亿年奉祠去。次翁与右谏议何铸劾刚荐刘昉、陈渊，相为朋比，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。明年致仕。以绍兴十三年卒。

子四人：迟、过、遂、遽，仕皆秉麾节，邦人号为“万石廖氏”。

李迨，东平人也。曾祖参，仕至尚书右丞。迨未冠入太学，因居开封。以荫补官，初调渤海县尉。

时州县团结民兵，民起田亩中，不闲坐作进退之节，或哗不受令，迨立赏罚以整齐之，累月皆精练，部伍如法。部刺史按阅，无一人乱行伍者，遂荐之朝，改合入官。累迁通判济州。

时高宗以大元帅过济，郡守自以才不及，逊迨行州事，迨应办军须无阙。会大元帅府劝进，乘舆仪物皆未备，迨谙熟典故，裁定其制，不日而办。上深叹赏，即除随军辇运。

上即位于南京，授山东辇运，改金部郎。从驾至维扬，敌犯行在所，即取金部籍有关于国家经赋之大者载以行，及上于镇江。时建炎三年二月也。宰相吕颐浩言于上，即日召见。

未几，丁父丧，诏起复，以中散大夫直龙图阁，为御营使司参议官兼措置军前财用。苗傅、刘正彦叛，吕颐浩、张浚集勤王之师，迨流涕谓诸将曰：“君第行，无虑军食。”师行所至，食皆先具。事平，同赵哲等入对，上慰劳之。诏转三官，辞不拜，除权户部侍郎。

四年，加显谟阁待制，为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等路制置发

运使。寻以军旅甫定，乞持余服，诏许之。绍兴二年，知筠州。明年，移信州，寻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五年十月，以旧职除两浙路转运使，言：“祖宗都大梁，岁漕东南六百余万斛，而六路之民无飞挽之扰，盖所运者官舟，所役者兵卒故也。今驻蹕浙右，漕运地里不若中都之远，而公私苦之，何也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于民间，往往凿井沉船以避其役。如温、明、虔、吉州等处所置造船场，乞委逐州守臣措置，募兵卒牵挽，使臣管押，庶几害不及民，可以渐复漕运旧制。”诏工部措置。寻加徽猷阁直学士，升龙图阁直学士，为四川都转运使兼提举成都等路茶事，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。

自熙、丰以来，始即熙、秦、戎、黎等州置场买马，而川茶通于永兴四路，故成都府、秦州皆有榷茶司。至是关陕既失，迨请合为一司，名都大提举茶马司，以省冗费，从之。逾年，诏迨以每岁收支之数具旁通驿奏，迨乃考其本末，具奏曰：

绍兴四年，所收钱物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余缗，比所支阙五十一万余缗。五年，收三千六十万缗，比所支阙一千万余缗。六年，未见。七年，所收三千六百六十万余缗，比所支阙一百六十一万余缗。自来遇岁计有阙，即添支钱引补助。绍兴四年，添印五百七十六万道。五年，添印二百万道。六年，添印六百万道。见今泛料太多，引价顿落，缘此未曾添印。兼岁收钱物内有上供、进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万，系四川岁入旧额。其劝谕、激赏等项窠名钱物共二千六十八万，系军兴后来岁入所增，比旧额已过倍，其取于民可谓重矣。

臣尝考《刘晏传》，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，而管榷居其半。今四川榷盐榷酒岁入一千九十一万，过于晏所榷多矣。诸窠名钱已三倍刘晏岁入之数，彼以一千二百万贍中原之军而有余，今以三千六百万贍川、陕一军而不足。又如折估及正

色米一项，通计二百六十五万石。止以绍兴六年朝廷取会官兵数，计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，决无一年用二百六十五万石米之理。数内官员一万一千七员，军兵五万七千四百四十九人，官员之数比军兵之数约计六分之一。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十分之一，即是冗滥在官员，不在军兵也。计司虽知冗滥，力不能裁节之，虽是宽剩，亦未敢除减，此朝廷不可不知也。

蜀人所苦甚者，余买、般运也。盖余买不科敷则不能集其事，苟科敷则不能无扰；般运事稍缓则船户独受其弊，急则税户皆被其害。欲省漕运莫如屯田，汉中之地约收二十五万余石，若将一半充不系水运去处岁计米，以一半对减川路余买、般发岁计米，亦可少宽民力。兼臣已委官于兴元、洋州就余夏麦五十万石，岷州欲就余二十万石，兼用营田所收一半之数十二万石，三项共计五十七万石。每年水运应付夔、利州以东计米五十八万石，若得此三项，可尽数免川路余买、般运，此乃恤民之实惠，守边之良策也。

降诏奖谕，以与吴玠不合，与祠。

九年，金人归我三京，命迨为京畿都转运使。孟庾时为权东京留守，潜通北使。迨察其隐微，庾不能平，讼于朝，且使人告迨曰：“北人以兵至矣。”迨曰：“吾家食国家禄二百年，荷陛下重任，万死不足报。吾老矣，岂能下穹庐之拜乎？首可断而膝不可屈也。如果然，吾将极骂以死。”告者悚然而去。降圣节，庾失于行礼，为迨所持，庾自劾，迨因此求罢去，乃落职与祠归，而庾以京师降于金人。

迨寻复龙图阁待制、知洪州。十六年，以疾丐祠。十八年卒。

赵开，字应祥，普州安居人。登元符三年进士第。大观二年，权辟靡正。用举者改秩，即尽室如京师，买田尉氏，与四

方贤俊游，因诤知天下利病所当罢行者。如是七年，慨然有通变救弊志。

宣和初，除礼制局校正检阅官。数月局罢，出知鄱陵县。七年，除讲议司检详官。开善心计，自检详罢，除成都路转运判官，遂奏罢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认额纲布十万匹，减绵州下户支移利州水脚钱十分之三，又减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盐额，列其次第，谓之“鼠尾帐”，揭示乡户岁时所当输折科等实数，俾人人具晓，乡胥不得隐匿窜寄。

尝言：“财利之源当出于一，祖宗朝天下财计尽归三司，诸道利源各归漕计，故官省事理。并废以还，漕司则利害可以参究，而无牵掣窒碍之患矣。”因指陈榷茶、买马五害，大略谓：“黎州买马，嘉祐岁额才二千一百余。自置司榷茶，岁额四千，且获马兵逾千人，犹不足用，多费衣粮，为一害。嘉祐以银绢博马，价皆有定。今长吏旁缘为奸，不时归货，以空券给夷人，使待资次，夷人怨恨，必生边患，为二害。初置司榷茶，借本钱于转运司五十二万缗，于常平司二十余万缗。自熙宁至今几六十年，旧所借不偿一文，而岁借乃准初数，为三害。榷茶之初，预俵茶户本钱，寻于数外更增和买，或遂抑预俵钱充和买，茶户坐是破产，而官买岁增。茶日滥杂，官茶既不堪食，则私贩公行，刑不能禁，为四害。承平时，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，犹患积压难售。今关、陇悉遭焚荡，仍拘旧额，竟何所用？茶兵官吏坐糜衣粮，未免科配州县，为五害。请依嘉祐故事，尽罢榷茶，仍令转运司买马，即五害并去，而边患不生。如谓榷茶未可遽罢，亦宜并归转运司，痛减额以苏茶户，轻立价以惠茶商，如此则私贩必衰，盗贼消弭，本钱既常在，而息钱自足。”

朝廷是其言，即擢开都大提举川、陕茶马事，使推行之。

时建炎二年也。于是大更茶马之法，官买官卖茶并罢，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，印给茶引，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。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，仍于合同场置茶市，交易者必由市，引与茶必相随。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，并籍定茶铺姓名，互察影带贩鬻者。凡买茶引，每一斤春为钱七十，夏五十，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。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，住征一钱半。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、秤茶、封记、发放外，无得干预茶商、茶户交易事。

旧制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，比但以所买数推赏，往往有一任转数官者。开奏：“请推赏必以马到京实收数为格，或死于道，黜降有差。”比及四年冬，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，买马乃逾二万匹。

张浚以知枢密院宣抚川蜀，素知开善理财，即承制以开兼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，专一总领四川财赋。开见浚曰：“蜀之民力尽矣，锱铢不可加，独榷货稍存赢余，而贪猾认为己有，互相隐匿。惟不恤怨詈，断而敢行，庶可救一时之急。”

浚锐意兴复，委任不疑，于是大变酒法，自成都始。先罢公使卖供给酒，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槽，设官主之，曲与酿具官悉自买，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，凡一石米输三千，并头子杂用等二十二。其酿之多寡，惟钱是视，不限数也。明年，遂遍四路行其法。又法成都府法，于秦州置钱引务，兴州鼓铸铜钱，官卖银绢，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。凡民钱当入官者，并听用引折纳，官支出亦如之。民私用引为市，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，惟不得减削。法既流通，民以为便。

初，钱引两料通行才二百五十万有奇，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余万，人亦不厌其多，价亦不削。

宣司获伪引三十万，盗五十人，浚欲从有司议当以死，开

白浚曰：“相君误矣。使引伪，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。黥其徒使治币，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，而起五十人之死也。”浚称善，悉如开言。

最后又变盐法，其法实视大观东南、东北盐钞条约，置合同场盐市，与茶法大抵相类。盐引每一斤纳钱二十五，土产税有增添等共纳九钱四分，所过每斤征钱七分，住征一钱五分，若以钱引折纳，别输称提勘合钱共六十。初变榷法，怨詈四起，至是开复议更盐法，言者遂奏其不便，乞罢之以安远民，且曰：“如谓大臣建请，务全事体，必须更制，即乞札与张浚照会。”诏以其章示浚，浚不为变。

时浚荷重寄，治兵秦川，经营两河，旬犒月赏，期得士死力，费用不赀，尽取办于开，开悉知虑于食货，算无遗策，虽支费不可计，而赢赀若有余。

吴玠为四川宣抚副使，专治战守，于财计盈虚未尝问，惟一切以军期趣办，与开异趣。玠数以饷馈不继诉于朝，开亦自劾老惫，丐去。朝廷未许，乃特置四川安抚制置大使之名，命席益为之。益前执政，诏位宣抚司上，朝论恐未安，仍诏张浚视师荆、襄、川、陕。

六年，罢绵州宣抚司，玠仍以宣抚治兵事，军马听玠移拨，钱物则委开拘收。寻除开徽猷阁待制，加玠两镇节钺。复降旨，都转运使不当与四路漕臣同系衔，成都、潼川两路漕臣与都转运使坐应副军支钱物愆期，各贬二秩。朝廷故抑扬之，使之交解间隙、趣办饷馈也。而开复与席益不和，抗疏乞将旧来宣抚司年计应副军期，不许他司分擘支用。又指陈宣抚司截都漕运司钱，就果、阆余米非是。又言应副吴玠军须，绍兴四年总为钱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七千余缗，五年视四年又增四百二十万五千余缗。蜀今公私俱困，四向无所取给，事属危急，实甚可忧，

气许以茶马司奏计诣阙下，尽所欲言。

朝廷既知开与玠及席益有隙，乃诏开赴行在，以李迨代之。会疾作不行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七年，复右文殿修撰、都大主管川陕茶马。开已病，累疏丐去，诏从所乞，提举太平观。十一年卒。

论曰：秦桧执国柄，其误宋大计，固无以议为也。张九成之策，胡铨之疏，忠义凛然。廖刚请复用德望之人，岂苟阿时好者哉？李迨、赵开所谓可使治其赋也欤？

列传第一百三十四

邓肃 李邴 滕康 张守 富直柔 冯康国

邓肃，字志宏，南剑沙县人。少警敏能文，美风仪，善谈论。李纲见而奇之，相倡和，为忘年交。居父丧，哀毁逾礼，芝产其庐。入太学，所与游皆天下名士。时东南贡花石纲，肃作诗十一章，言守令搜求扰民，用事者见之，屏出学。

钦宗嗣位，召对便殿，补承务郎，授鸿胪寺簿。金人犯阙，肃被命诣敌营，留五十日而还。张邦昌僭位，肃义不屈，奔赴南京，擢左正言。

先是，朝廷赐金国帛一千万，肃在其营，密覘，均与将士之数，大约不过八万人，至是为上言之，且言：“金人不足畏，但其信赏必罚，不假文字，故人各用命。朝廷则不然，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，或已转数官，或尚为布衣，轻重上下，只在吏手。赏既不明，谁肯自劝？欲望专立功赏一司，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陈。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者，并置之法。”上从之。

朝臣受伪命者众，肃请分三等定罪。上以肃在围城中，知其姓名，令具奏。肃言：“叛臣之上者，其恶有五：诸侍从而为执政者，王时雍、徐秉哲、吴开、吕好问、莫俦、李回是也；诸庶官及宫观而起为侍从者，胡思、朱宗、周懿文、卢襄、李

擢、范宗尹是也；撰劝进文与赦书者，颜博文、王绍是也；朝臣之为事务官者，私结十友讲册立邦昌之仪者是也；因张邦昌改名者，何昌言改为善言、其弟昌辰改为知辰是也。乞置之岭外。所谓叛臣之次者，其恶有三：诸执政、侍从、台谏称臣于伪庭，执政冯澥、曹辅是也，侍从者已行遣，独李会尚为中书舍人，台谏中有为金人根括而被杖，一以病得免者，其余无不在伪楚之庭；以庶官而升擢者，不可胜数，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，则无有遗者；愿为奉使者，黎确、李健、陈戡是也，乞于远小处编管。若夫庶官在位供职不废者，但苟禄而已，乞赦其罪而录其名，不复用为台谏、侍从。”上以为然。

耿南仲得祠禄归，其子延禧为郡守，肃劾：“南仲父子同恶，沮渡河之战，遏勤王之兵，今日割三镇，明日截两河。及陛下欲进援京城，又为南仲父子所沮。误国如此，乞正典刑。”南仲尝荐肃于钦宗，肃言之不恤，上嘉其直，赐五品服。

范讷留守东京，肃言：“讷出师两河，望风先遁，今语人曰：‘留守之说有四，战、守、降、走而已。战无卒，守无粮，不降则走。’且汉得人杰，乃守关中，奔军之将，岂宜与此。”讷遂罢。内侍陈良弼肩舆至横门外，开封买入内女童，肃连章论之。时官更多托故而去，肃建议削其仕版，而取其禄以给禁卫，若夫先假指挥径徙江湖者，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。

因入对，言：“外夷之巧在文书简，简故速；中国之患在文书烦，烦故迟。”上曰：“正此讨论，故并三省尽依祖宗法。”及建局讨论祖宗官制，两月不见施行，肃言：“太祖、太宗之时，法严而令速，事简而官清，未尝旁搜曲引以稽赏罚，故能以十万精兵混一六合。自时厥后，群臣无可议者，今日献一策，明日献一言，烦冗琐碎，惟恐不备，此文书所以益烦，而政事所以益缓也。今兵戈未息，岂可揖逊进退，尚循无事之时？

欲乞限以旬日，期于必至，庶几法严事简，赏罚之权不至濡滞。”肃在谏垣，遇事感激，不三月凡抗二十疏，言皆切至，上多采纳。

会李纲罢，肃奏曰：“纲学虽正而术疏，谋虽深而机浅，固不足以副圣意。惟陛下尝顾臣曰：‘李纲真以身徇国者。’今日罢之，而责词甚严，此臣所以有疑也。且两河百姓无所适从，纲措置不一月间，民兵稍集，今纲既去，两河之民将如何哉？伪楚之臣纷纷在朝，李纲先乞逐逆臣邦昌，然后叛党稍能正罪，今纲既去，叛臣将如何哉？叛臣在朝，政事乖矣，两河无兵，外夷骄矣，李纲于此，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长。”执政怒，送肃吏部，罢归居家。绍兴二年，避寇福唐，以疾卒。

李邴，字汉老，济州任城县人。中崇宁五年进士第，累官为起居舍人，试中书舍人。北方用兵，酬功第赏，日数十百，邴辞命无留难。除给事中、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，迁翰林学士。尝与禁中曲宴，徽宗命赋诗，高丽使入贡，邴为馆伴，徽宗遣中使持示，使者请传录以归。未几，坐言者罢，提举南京鸿庆宫。

钦宗即位，除徽猷阁待制、知越州。久之，再落职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高宗即位，复徽猷阁待制。逾岁，召为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

苗傅、刘正彦迫上逊位，上顾邴草诏，邴请得御札而后敢作。朱胜非请降诏赦，邴就都堂草之。除翰林学士。初，邴见苗傅，面谕以逆顺祸福之理，且密劝殿帅王元俔以禁旅击贼，元唯唯不能用，即诣政事堂白朱胜非，适正彦及其党王世修在焉，又以大义责之，人为之危，邴不顾也。时御史中丞郑又抗疏言睿圣皇帝不当改号，于是邴、为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邴与张守分草百官章奏，三奏三答，及太后手诏与

复辟赦文，一日而具。

四月，拜尚书右丞，未几，改参知政事。上巡江宁，太后六宫往豫章，命邴为资政殿学士、权知行台三省枢密院事。以与吕颐浩论不合，乞罢，遂以本职提举杭州洞霄宫。未阅月，起知平江府。会兄邴失守越州，坐累落职。明年，即引赦复之，又升资政殿学士。

绍兴五年，诏问宰执方略，邴条上战阵、守备、措画、绥怀各五事。

战阵之利五，曰出轻兵、务远略、储将帅、责成功、重赏格，大略谓：“关陕为进取之地，淮南为保固之地。关陕虽利于进取，然不用师于京东以牵制其势，则彼得一力以拒我。今大将统兵者数人，皆所恃以为根本，万一失利，将不可复用。偏裨中如牛皋、王进、杨珪、史康民皆京东土人，知地险易，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，或出淮阳，或出徐、泗，彼将奔命之不暇，此不动而分陕西重兵之一端也。关陕今虽有二宣抚，其体尚轻，非遣大臣不可。吕颐浩气节高亮，李纲识量宏远，威名素著，愿择其一而用之，必有以报陛下。”又言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张俊威名隐然为大将，今又有吴玠、岳飞者出矣。愿诏大将，于所部举智谋忠勇可以馭众统师各两三人，朝廷籍记。遇有事宜，使当一队，毋隶大将，则诸人竞奋才智，皆飞、玠之俦矣。大将爵位已崇，难相统一，自今用兵，第可授以成算，使自为战而已，慎勿遣重臣临之，以轻其权而分其功。今却敌退师之后，必论功行赏，愿因此诏有司预定赏格，谓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领之类，自一命至节度使，皆差次使足相当。”

所谓守备之宜有五，曰固根本、习舟师、防他道、讲遗策、列长戍，大略谓：“江、浙为今日根本，欲保守则失进取之利，

欲进取则虑根本之伤。古之名将，内必屯田以自足，外必因粮于敌。诚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，举淮南而付之，使自为进取，而不至虚内以事外。臣闻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只，必如期而办，乞仿古制，建伏波、下濑、楼船之官，以教习水战，俾近上将佐领之，自成一军，而专隶于朝廷。无事则散之缘江州郡，缓急则聚而用之。臣度敌人他年入寇，惩创今日之败，必先以一军来自淮甸，为筑室反耕之计，以缀我师。然后由登、莱泛海窥吴、越，以出吾左，由武昌渡江窥江、池，以出吾右，一处不支则大事去矣。愿预讲左支右吾之策。夫兵之形无穷，愿诏临江守臣，凡可设奇以误敌者，如吴人疑城之类，皆预为措画。今长江之险，绵数千里，守备非一，苟制得其要，则用力少而见功多。愿差次其最紧处，屯军若干人，一将领之，听其郡守节制，次紧稍缓处差降焉，有事则以大将兼统之。既久则谙熟风土，缓急可用，与旋发之师不侔矣。”

所谓措画之方有五，曰亲大阅、补禁卫、讲军制、订使事、降敕榜，大略谓：“因秋冬之交，辟广场，会诸将，取士卒才艺绝特者而爵赏之。建炎以来，禁卫单寡，乃藉五军以为重，臣常寒心。愿择忠实严重之将以为殿帅，稍补禁卫之阙，使隐然自成一军，则其馭诸将也，若臂之使指矣。今诸郡厢禁冗占私役者，大郡二三千人，小郡亦数百人。臣愿讲求，除郡守兵将官自禁军给事外，余兼从衣粮使自僦人以役。大抵杀厢军三分之二，而以其衣粮之数尽募禁军。金人自用兵以来，未尝不以和好为言，此决不可恃。然二圣在彼，不可遂已，姑以余力行之耳。臣谓宜专命一官，如古所谓行人者，或止左右司领之，当遣使人，举成法而授之，庶免临时斟酌之劳，而朝廷得以专意治兵矣。刘豫僭叛，理必灭之，谓宜降敕榜，明著豫僭逆之罪，晓谕江北士民，此亦兵家所谓伐谋伐交者。”

所谓绥怀之略有五，曰宣德意、先振恤，通关津、选材能、务宽贷，大略谓：“山东大姓结为山砦以自保，今虽累年，势必未下者。愿募有心力之人，密往诏谕。应淮北遗民来归者，令淮南州郡给以行由，差船津济，量差地分人护送，毋得邀阻。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，无官而贫乏者，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，仍量给钱米三两月，其能自营为生乃止。内有才智可用之人，随宜任使，勿但糜以爵秩而已。凡诸将行师入境，敢抗拒者，固在剿戮。其有善良、老弱之人，皆从宽贷，使之有更生之望。”不报。

邴闲居十有七年，薨于泉州，年六十二，谥文敏。有《草堂集》一百卷。

滕康，字子济，应天府宋城人。登崇宁五年进士第，又中词学兼茂科，除秘书省正字，迁著作佐郎、尚书工部礼部员外郎、国子司业。

靖康二年，元帅府闻康习宪章，召至济州。康率群臣劝进，除太常少卿，使定登极礼仪。凡告天及肆赦之文，皆康为之，辞意激切，闻者感动。除起居舍人、权给事中，进起居郎兼讨论祖宗法度检讨官，试中书舍人。

会显谟阁学士孟忠厚乞用父任减年迁官，康言：“忠厚，隆祐太后之侄也，太宗以来，凡母后兄弟之子无为侍从者。”武义大夫康义用登极恩，迁遥郡刺史，康又封还词头，言：“恩例迁官一等，谓于阶官上进一阶。今康义得特旨转一官，自武义大夫躐上遥郡刺史，名为迁一官，实升五等，紊法之甚也。自古召乱之源，非外戚挠法，则内侍干政，汉、唐可鉴。”凡再降旨，竟不肯行。

后军统制韩世忠以不能戢所部，坐赎金。康言：“世忠无赫赫功，祇缘捕盗微劳，遂亚节钺。今其所部卒伍至夺御器，

逼谏臣于死地，乃止罚金，何以惩后？”诏降世忠一官。

知江州陈彦文用刘光世奏，录其守城功，迁龙图阁待制。康以光世所上彦文功状前后牴牾，阁而未下。宰相力主彦文趣康行词，康论不已，宰相衔之。会布衣省试卷子不合式，康以其文取之，谏官李处遁论奏，遂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。

未几，移躋钱塘，再除中书舍人，奏曰：“去岁郊礼前日食，而日官不以闻，廷臣不以告，使陛下所以应天者未至，故逆臣敢萌不轨者，无先事之戒也。陛下即位，行再岁矣，侧怛爱民之政徒为空言，而百姓不被其恩；哀痛责躬之诏不著事实，四方不以为信。忠佞并驰，而多士解体；刑赏失当，而三军沮气。臣愿陛下取建炎初元以来所下诏书，所举政事，熟思审度，得无一二不类臣言者乎？望参稽得失而罢行之。”上再三褒谕，称其有谏臣风。除左谏议大夫。旬日间，封章屡上，遂擢翰林学士。翌日，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建炎三年，宰相吕颐浩议幸武昌为趋陕之计，既移躋建康，又议欲尽弃中原，徙居民于东南。康力持不可，上悟而止。未几，上请太后奉神主如江西，以参知政事李邴权知三省枢密院事，康为资政殿学士，同从卫以行。邴辞疾，又命康权知，以刘珣为贰。赐康褒诏，许缀宰执班奏事。

康从卫至洪州，刘光世护江不密，金人绝而渡，康等仓卒奉太后趋虔州。殿中侍御史张延寿论康与珣无忧国之心，至使太后涉险，为敌人追迫，责授康秘书少监，分司南京，永州居住。未几，许自便，复左朝请大夫，提举明道宫。绍兴二年九月卒，年四十八。八年，追复龙图阁学士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张守，字子固，常州晋陵人。家贫无书，从人假借，过目辄不忘。登崇宁元年进士第，中词学兼茂科。除详定《九域图志》编修官。以省员罢，改宣德郎，擢为监察御史。丁内艰去。

建炎元年冬，召还，改官，赐五品服。上在维扬，粘罕将自东平历泗、淮以窥行在，宰臣汪伯彦、黄潜善以为李成余党不足畏，上召百官各言所见。叶梦得请上南巡，阻江为守，张俊亦奏敌势方张，宜且南渡。守独抗疏，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，又别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，宜择四路帅守缮兵储粟以捍御之。疏再上，又请诏大臣惟以选将治兵为急，凡不急之务，付之都司、六曹。二相滋不悦，遂建议遣守抚谕京城，守闻命即就道。

三年正月，还，奏金人必来，愿早为之图，上恻然。除起居郎兼直学士院。金人果渡淮，上幸临安。迁御史中丞。

苗、刘旼平，诏赦百官，表奏皆守与李邴分为之。守论宰相朱胜非不能思患预防，致贼猖獗，乞罢政，疏留中不出，既而胜非竟罢政。

吕颐浩初相，举行司马光之言，欲并合三省，诏侍从、台谏集议。守言光之所奏，较然可行，若更集众，徒为纷纭。既而悉无异论，竟合三省为一。

上幸建康，吕颐浩、张浚叶议将奉上幸武昌为趋陕之计。时方拜浚为宣抚处置使，身任陕、蜀，守与谏议大夫滕康皆持不可，曰：“东南今日根本也，陛下远适，则奸雄生窥伺之心。况将士多陕西人，以蜀近关陕，可图西归，自为计耳，非为陛下与国家计也。”守又陈十害，至殿庐谓康曰：“幸蜀之事，吾曹当以死争之。”上曰：“朕固以为难行。”议遂寝。

六月，久雨恒阴，吕颐浩、张浚皆谢罪求去，诏郎官以上言阙政。初，守为副端时尝上疏曰：“陛下处宫室之安，则思二帝、母后穹庐毳幕之居；享膳羞之奉，则思二帝、母后膾肉酪浆之味；服细暖之衣，则思二帝、母后穷边绝塞之寒苦；操与夺之柄，则思二帝、母后语言动作受制于人；享宾馆御之适，

则思二帝、母后谁为之使令；对臣下之朝，则思二帝、母后谁为之尊礼。思之又思，兢兢栗栗，圣心不倦，而天不为之助顺者，万无是理也。”至是复申前说，曰：“今罪己之诏数下，而天未悔祸，实有所未至耳。”且曰：“天时人事至此极矣，陛下睹今日之势与去年孰愈？而朝廷之措置施設，与前日未始异也。俟其如维扬之变而后言之，则虽斥逐大臣，无救于祸。汉制灾异策免三公，今任宰相者，虽有勋劳，然其器识不足以斡旋机务。愿更择文武全材、海内所共推者，亲擢而并用之。上书论事，或有切直，宜加褒擢以来言路。”

先是，守尝论吕颐浩不可独任，张浚不可西去，与上意异，乞补外。除礼部侍郎，不拜，上命吕颐浩至政事堂，谕以正人端士不宜轻去，守始受命。殿中侍御史赵鼎入对，论守无故下迁，上曰：“以其资浅。”鼎曰：“言事官无他过，愿陛下毋沮其气。”于是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九月，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扈从由海道至永嘉，回至会稽。

四年五月，除参知政事，守尝荐汪伯彦，沈与求劾其短，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。未几，知绍兴府。寻以内祠兼侍读，守力辞，改知福州。时右司员外郎张宗臣请令福建筑城，守奏：“福州城于晋太康三年，伪闽增广至六千七百余步，国初削平已久，公私困弊，请俟他年。”遂止。寻以变易度牒钱百万余缗输之行在，助国用。

时刘豫导金人寇淮，上次平江，诸将献俘者相踵，守闻之，上疏曰：“今以献俘诚皆金人，或借诸国，则戮之可也。至如两河、山东之民，皆陛下赤子，驱迫以来，岂得已哉？且谕以恩信，贷之使归，愿留者亦听，则贼兵可不战而溃。”金人既遁，诏诸将渡江追击，守复上疏，以敌情难测，愿留刘光世控御诸渡。

上既还临安，又诏问守以攻战之利、守备之宜、绥怀之略、措置之方，守言：

明诏四事，臣以为莫急于措置，措置苟当，则余不足为陛下道矣。臣请言措置之大略，其一措置军旅，其二措置粮食。

神武中军当专卫行在，而以余军分戍三路，一军驻于淮东，一军驻于淮西，一军驻鄂、岳或荆南，择要害之处以处之。使北至关辅，西抵川、陕，血脉相通，号令相闻，有唇齿辅车之势，则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。然今之大将皆握重兵，贵极富溢，前无禄利之望，退无诛罚之忧，故朝廷之势日削，兵将之权日重。而又为大将者，万一有称病而赐罢，或卒然不讳，则所统之众将安属耶？臣谓宜拔擢麾下之将，使为统制，每将不过五千人，棋布四路，朝廷号令径达其军，分合使令悉由朝廷，可以有为也。

何谓措置军食？诸军既分屯诸路，则所患者财谷转输也。祖宗以来，每岁上供六百余万，出于东南转输，未尝以为病也。今宜举两浙之粟以饷淮东，江西之粟以饷淮西，荆湖之粟以饷鄂、岳、荆南。量所用之数，责漕臣将输，而归其余于行在，钱帛亦然，恐未至于不足也。钱粮无乏绝之患，然后戒飭诸将，不得侵扰州县，以复业之民户口多寡，为诸将殿最，岁核实而黜陟之。如是措置既定，俟至防秋，复遣大臣为之统督，使诸路之兵首尾相应，绥怀之略亦在是矣。究其本原，则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。

闽自范汝为之扰，公私赤立，守在镇四年，抚绥凋瘵，且请于朝，蠲除福州所贷常平缗钱十五万。累请去郡，以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召还，甫两月，复引病丐去，知平江府，力丐祠以归。

六年十二月，召见，即日除参知政事，明日兼权枢密院事。

七年，张浚罢刘光世兵柄，而欲以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，守以为不可，浚不从，守曰：“必曰改图，亦须得闻望素高、能服诸将之心者乃可。”浚不听，遂有郾琼之变。及台谏父章论浚，御批安置岭表，赴鼎不即行，守力解上曰：“浚为陛下捍两淮，罢刘光世，正以其众乌合不为用，今其验矣，群臣从而媒孽其短，臣恐后之继者，必以浚为鉴，谁肯为陛下任事乎？”浚谪永州，守亦引咎请去，弗许。

八年正月，上自建康将还临安，守言：“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，江流险阔，气象雄伟，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，依险阻以捍御强敌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。”鼎持不可，守力求去，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婺州，寻改洪州，兼江南西路安抚使。入对，时江西盗贼未息，上问以弭盗之策，守曰：“莫先德政，伺其不悛，然后加之以兵。”因请出师屯要害。既至部，揭榜郡邑，开谕祸福，约以期限，许之自新，不数月盗平。

后徙知绍兴府。会朝廷遣三使者括诸路财赋，所至以鞭撻立威，韩球在会稽，所敛五十余万缗。守既视事，即求入觐，为上言之，诏追还三使。时秦桧当国，不悦，守亦不自安，复奉祠。

建康谋帅，上曰：“建康重地，用大臣有德望者，惟张守可。”至镇数月薨。

守尝荐秦桧于时宰张浚，及桧为枢密使，同朝。一日，守在省阁执浚手曰：“守前者误公矣。今同班列，与之朝夕相处，观其趋向，有患失之心，公宜力陈于上。”守在江右，以郡县供亿科扰，上疏请蠲和买，罢和籴。上欲行之，时秦桧方损度支为月进，且日忧四方财用之不至，见守疏，怒曰：“张帅何损国如是？”守闻之，叹曰：“彼谓损国，乃益国也。”卒谥文靖。孙抑，户部侍郎。

富直柔，字季申，宰相弼之孙也。以父任补官。少敏悟，有才名。靖康初，晁说之奇其文，荐于朝，召赐同进士出身，除秘书省正字。

建炎二年，召近臣举所知，礼部侍郎张浚以直柔应。诏授著作佐郎，寻除礼部员外郎、起居舍人，迁右谏议大夫。范致虚自谪籍中召入，直柔力言致虚不当复用，出知鼎州。

迁给事中。医官、团练使王继先以覃恩转防御使，法当回授，得旨特与换武功大夫。直柔论：“继先以计换授，既授之后，转行官资，除授差遣，更无所碍。且武功大夫惟有战功、历边任、负材武者乃迁，不可以轻授。”上谓宰相范宗尹曰：“此除出自朕意。今直柔抗论，朕屈意从之，以伸直言之气。”

四年，迁御史中丞。直柔请罢右司侯延庆，而以苏迟代之，上曰：“台谏以拾遗补过为职，不当荐某人为某官。”于是延庆改礼部员外郎，而迟为太常少卿。

十月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故事，签书有以员外郎为之，而无三丞为之者。中书言非旧典，时直柔为奉议郎，乃特迁朝奉郎。自是寄禄官三丞除二府者，迁员外郎，自直柔始，遂为例。

绍兴元年，诏礼部太常寺讨论隆祐太后册礼，范宗尹曰：“太母前后废斥，实出章惇、蔡京，人皆知非二圣之过。”直柔曰：“陛下推崇隆祐，天下以为当，然人亦不以为非哲庙与上皇意，愿陛下勿复致疑。”乃命礼官讨论典礼。既而王居正言：“太后隆名定位，已正于元符，宜用钦圣诏，奏告天地宗庙，其典礼不须讨论。”议遂定。

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言宗社大计，欲选太祖诸孙“伯”字行下有贤德者视秩亲王，使牧九州，以待皇嗣之生，退处藩服。

疏入，上大叹悟，直柔从而荐之，召赴行在，除监察御史。于是孝宗立为普安郡王，以寅亮之言也。

除同知枢密院事。侍御史沈与求论直柔附会辛道宗、永宗兄弟得进，并论其所荐右司谏韩璜。先是，直柔尝短吕颐浩于上前，颐浩与秦桧皆忌之，由是二人俱罢，磔责监浚州酒税，而直柔以本官提举洞霄宫。

六年，丁所生母忧。起复资政殿学士、知镇江府，辞不赴。起知衢州。以失入死罪，落职奉祠。寻复端明殿学士。徜徉山泽，放意吟咏，与苏迟、叶梦得诸人游，以寿终于家。

冯康国，字元通，本名輶，遂宁府人。为太学生，负气节。建炎中，高宗次杭州，礼部侍郎张浚以御营参赞军事留平江。苗、刘作乱，浚外倡帅诸将合兵致讨，念傅等居中，欲得辩士往说之。时輶客浚所，慷慨请行，浚遣之至杭，说傅、正彦曰：“自古宦官乱政，根株相连，若诛锄必受祸。今二公一旦为国家去数十年之患，天下蒙福甚大。然主上春秋鼎盛，天下不闻其过，岂可遽传位于襁褓之子？且前日名为传位，其实废立，二公本心为国，奈何以此负谤天下？”傅按剑大怒，輶辞气不屈。正彦乃善谕之曰：“张侍郎欲复辟固善，然须用面议。”乃遣輶还，约浚至杭。

浚复遣輶移书傅等，告以祸福使改。既又复傅书，诵言其罪。輶至，傅党马柔吉誅之曰：“昨张侍郎书不委曲，二公大怒，已发兵出杭矣，君尚敢来耶？”輶曰：“畏则不来，来则不畏。”王世修欲拘留輶，会浚谬为书遗輶云：“适有客自杭来，方知二公于社稷初无不利之心，甚悔前书之轻易也。”傅等见之喜，輶得免。

俄勤王之兵大集，傅等始惧，輶知其可动，乃说宰相朱胜非，以今日之事，当以渊圣皇帝为主，睿圣皇帝宜复为大元帅，

少主为皇太侄，太后垂帘。胜非令与傅、正彦议，皆许诺。輶又请褒傅、正彦如赵普故事，遂皆赐铁券。诏补輶奉议郎、守兵部员外郎，赐五品服，更名康国。

高宗反正，以张浚宣抚川、陕，浚辟康国主管机宜文字。浚至蜀，遣康国入奏事，诏进两官，为荆湖宣谕使。康国之行也，上幸浙东，不暇降诏旨，康国以自意为之，言者劾以擅造制书，坐贬秩二等。绍兴三年，浚召还，与康国俱赴行在。浚既黜，御史常同因论康国，罢之。起知万州、湖北转运判官。

浚相，入为都官员外郎。康国言：“四川税色，祖宗以来，正税重者科折轻，正税轻者科折重，科折权衡与税平准，故无偏重。近年监司总漕悉改旧法，取数务多，失业逃亡皆由于此。盍从旧法。”诏以其言下四川宪司察不如法者。又言：“蜀苦陆运，当谕吴玠，非防秋月，分兵就粮；兼选守牧治梁、洋，招集流散，耕凿就绪，则漕运可省。此保蜀之良策也。”

浚去相位，康国乞补外。赵鼎言于高宗曰：“自张浚罢，蜀士不自安，今留者十余人，臣恐台谏以浚故有论列，望陛下察之。”高宗曰：“朝廷用人，止当论其才与否耳。顷台谏好以朋党论士大夫，如罢一宰相，则凡所荐引，不问才否一时罢黜，乃朝廷使之为朋党，非所以爱人才、厚风俗也。”迁右司员外郎，除直显谟阁、知夔州。丁母忧，起复，抚谕吴玠军，除都大主管川陕茶马，卒。

论曰：邓肃、李邴、滕康当危急存亡之秋，皆侃侃正色，知无不言。张守论事明远，富直柔厄于秦桧、吕颐浩，冯康国说折二凶，皆有用之才也。

列传第一百三十五

常同 张致远 薛徽言 陈渊 魏矼 潘良贵 吕本中

常同，字子正，邳州临邳人，绍圣御史安民之子也。登政和八年进士第。靖康初，除大理司直，以敌难不赴，辟元帅府主管机宜文字，寻除太常博士。

高宗南渡，辟浙帅机幕。建炎四年，诏：“故监察御史常安民、左司谏江公望，抗节刚直，触怒权臣，摈斥至死。今其子孙不能自振，朕甚悯之。”召同至行在，至则为大宗丞。

绍兴元年，乞郡，得柳州。三年，召还，首论朋党之祸：“自元丰新法之行，始分党与，邪正相攻五十年。章惇唱于绍圣之初，蔡京和于崇宁之后，元祐臣僚，窜逐贬死，上下蔽蒙，蒙成夷虏之祸。今国步艰难，而分朋缔交、背公死党者，固自若也。恩归私门，不知朝廷之尊；重报私怨，宁复公议之顾。臣以为欲破朋党，先明是非，欲明是非，先辨邪正，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。”上曰：“朋党亦难破。”同对：“朋党之结，盖缘邪正不分，但观其言行之实，察其朋附之私，则邪正分而朋党破矣。”上曰：“君子小人皆有党。”同又对曰：“君子之党，协心济国；小人之党，挟私害公。为党则同，而所以为党则异。且如元祐臣僚，中遭谗谤，窜殛流死，而后祸乱成。今在朝之士，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，元祐子孙不可用。”上曰：“闻有此论。”同对以：“祸乱未成，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。今可谓是非定矣，尚犹如此，盖今日士大夫犹宗京、黼等倾邪

不正之论。朋党如此，公论何自而出？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，勿为小人所惑。”

又奏：“自古禁旅所寄，必参错相制。汉有南北军，周勃用南军入北军以安刘氏，唐李晟亦用神策军以复京师，是其效也。今国家所仗，惟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三将之兵耳。陛下且无心腹禁旅，可备缓急，顷者苗、刘之变，亦可鉴矣。”除殿中侍御史。

时韩世忠屯镇江，刘光世屯建康，以私忿欲交兵。同奏：“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，而骄狠尚气，无所忌惮，一旦有急，其能相为唇齿乎？望分是非，正国典。昔汉诸侯王有过，犹责师傅，今两军幕属赞画无状，乞先黜责。”上以章示两军。

吕颐浩再相，同论其十事，且曰：“陛下未欲遽罢颐浩者，岂非以其有复辟之功乎？臣谓功出众人，非一颐浩之力。纵使有功，宰相代天理物，张九龄所谓不以赏功者也。”颐浩罢相。论知枢密院宣抚川陕张浚丧师失地，遂诏浚福州居住。同与辛炳在台同好恶，上皆重之。

金使李永寿等入见，同言：“先振国威，则和战常在我；若一意见和，则和战常在彼。”上因语及武备曰：“今养兵已二十万。”同奏：“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。”

伪齐宿迁令张泽以二千人自拔来归，泗州守徐宗诚纳之，韩世忠以闻。朝论令世忠却泽等，而械宗诚赴行在。同奏：“敌虽议和，而两界人往来未尝有禁，伪齐尚能置归受馆，立赏以招吾民，今乃却泽，人心自此离矣。况宗诚起土豪，不用县官财赋，募兵自养，为国障捍，今因受泽而械之，以沮士气，非策也。”诏处来归者于淮南，释宗诚罪。

四年，除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史馆修撰。先是，同尝上疏论神、哲二史曰：“章惇、蔡京、蔡卞之徒积恶造谤，痛加诬

诋，是非颠倒，循致乱危。在绍圣时，则章惇取王安石《日录》私书改修《神宗实录》；在崇宁后，则蔡京尽焚毁《时政记》、《日历》，以私意修定《哲宗实录》。其间所载，悉出一时奸人之论，不可信于后世。恭惟宣仁保佑之德，岂容异辞，而蔡确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，厚诬圣后，收恩私门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，令国史院摭实刊修，又复悠悠。望精择史官，先修《哲宗实录》，候书成，取《神宗朱墨史》考证修定，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。”上深嘉纳。至是，命同修撰，且谕之曰：“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。”一日奏事，上愀然曰：“向昭慈尝言，宣仁有保佑大功，哲宗自能言之，正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，因生诬谤。欲辨白其事，须重修《实录》，具以保立劳效，昭示来世，此朕选卿意也。”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，仍记于《实录》卷末。

张俊乞复其田产税役，令一卒持书瑞昌，而凌惇其令郭彦参，彦参系之狱。后诉于朝，命罢彦参，同并封还二命。俄除集英殿修撰、知衢州，以疾辞，除徽猷阁待制、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七年秋，以礼部侍郎召还。未数日，除御史中丞。车驾自建康回临安，同奏：“旋蹕之初，去淮益远，宜遣重臣出按两淮，询人情利病，察官吏侵扰，纵民耕垦，勿收租税。数年之后，田野加辟，百姓足而国亦足矣。”乃遣枢密使王庶视师，同乞以此奏付庶，询究罢行。又言：“江浙困于月桩钱，民不聊生。”上为减数千缗。又言：“吴

玠屯师兴、利，而西川人力已困。玠顷年尝讲屯田，愿闻其积谷几何，减馈运几何，赵开、李迨相继为都漕，先后馈运各几何，令制、漕、帅司条具以闻，然后按实讲究，以纾民力。”又言：“国家养兵，不为不多，患在于偏聚而不同力，自用

而不同心。今韩世忠在楚，张俊在建康，岳飞在江州，吴玠在蜀，相去隔远，情不相通。今陛下遣枢臣王庶措置边防，宜令庶会集将帅，谕以国体，协心共议御敌，常令诸军相接以常山蛇势，一意国家，无分彼此，缓急应援，皆有素定之术。”诏付王庶出示诸将。

同乞郡，除显谟阁直学士、知湖州。复召，请祠，诏提举江州太平观。绍兴二十年卒。

张致远，字子猷，南剑州沙县人。宣和三年，中进士第。宰相范宗尹荐其才，召对，擢为枢密院计议官。建寇范汝为已降，犹怀反侧，而招安官谢向、陆棠受贼赂，阴与之通。致远谒告归，知其情，还白执政，请锄其根柢，于是捕响、棠及制置司属官施宜生付狱。诏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州宣抚使讨贼，韩世忠副之，辟致远为随军机宜文字。贼平，除两浙转运判官，改广东转运判官。招抚剧盗曾充等，贼众悉降。

绍兴四年，以监察御史召。未至，除殿中侍御史。时江西帅胡世将请增和买绢折纳钱，致远上疏言：“折纳绢钱本欲少宽民力，而比旧增半，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敛也。”从之。

金人与刘豫分道入寇，宰相赵鼎劝高宗亲征，朝士尚以为疑，白鼎审处。致远入对，独赞其决。迁侍御史。言：“聚财养兵，皆出民力，善理财者，宜固邦本。请罢榷福建盐，精择三司使、副，以常平茶盐合为一官，令计经常，量入为出，先务省节，次及经理。”诏户部讲究。

五年，除户部侍郎，进吏部侍郎，寻复为户部侍郎。言：“陛下欲富国强兵，大有为于天下，愿诏大臣力务省节，明禁僭侈，自宫禁始，自朝廷始。额员可减者减之，司属可并者并之。使州县无妄用，归其余于监司；监司无妄用，归其余于朝廷；朝廷无横费，日积月聚，惟军须是虑，中兴之业可致也。”

除给事中。

寻以老母丐外，以显谟阁待制知台州。朝廷以海寇郑广未平，改知福州。六年八月，广等降，致远选留四百人，置营城外，余遣还业。复遣广讨他郡诸盗，数月悉平。

八年正月，再召为给事中。出知广州。寻以显谟阁待制致仕。十七年卒，年五十八。

致远夔亮有学识，历台省、侍从，言论风旨皆卓然可观。赵鼎尝谓其客曰：“自鼎再相，除政府外，从官如张致远、常同、胡寅、张九成、潘良贵、吕本忠、魏矼皆有士望，他日所守当不渝。”识者谓鼎为知人云。

薛徽言，字德老，温州人。登进士第，为枢密院计议官。绍兴二年，遣使分行诸路，徽言在选中，以权监察御史宣谕湖南。时郴、道、桂阳旱饥，徽言请于朝，不待报即谕漕臣发衡、永米以振，而以经制银市米偿之，所刺举二十人。使还，他使皆进擢，宰相吕颐浩以徽言擅易守臣，而移用经制银，出知兴国军。入为郎、迁右司，擢起居舍人。时秦桧与金人议和，徽言与吏部侍郎晏敦复等七人同拜疏争之。一日，桧于上前论和，徽言直前引义固争，反复数刻。中寒疾而卒。高宗念之，赙绢百匹，特与遗表恩。

陈渊，字知默，南剑州沙县人。绍兴五年，给事中廖刚、中书舍人胡寅朱震、权户部侍郎张致远言：“渊乃瓘之诸孙，有文有学，自瓘在时，器重特甚，垂老流落，负材未试。”充枢密院编修官。会李纲以前宰相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，辟为制置司机宜文字。

七年，诏侍从举直言极谏之士，胡安国以渊应。召对，改官，赐进士出身。九年，除监察御史，寻迁右正言。入对，论：“比年以来，恩惠太滥，赏给太厚，颁赉赐予之费太过。所

用既众，而所入实寡，此臣所甚惧也。《周官》‘唯王及后、世子不会’，说者谓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，非周公作法开后世人主侈用之端也。臣谓冢宰以九式均节财用，有司虽不会，冢宰得以越式而论之。若事事以式，虽不会犹会也。臣愿陛下凡有锡赉，法之所无而于例有疑者，三省得以共议，户部得以执奏，则前日之弊息矣。”

渊面对，因论程颐、王安石学术同异，上曰：“杨时之学能宗孔、孟，其《三经义辨》甚当理。”渊曰：“杨时始宗安石，后得程颢师之，乃悟其非。”上曰：“以《三经义解》观之，具见安石穿凿。”渊曰：“穿凿之过尚小，至于道之大原，安石无一不差。推行其学，遂为大害。”上曰：“差者何谓？”渊曰：“圣学所传止有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，《论语》主仁，《中庸》主诚，《孟子》主性，安石皆暗其原。仁道至大，《论语》随问随答，惟樊迟问，始对曰：‘爱人。’爱特仁之一端，而安石遂以爱为仁。其言《中庸》，则谓中庸所以接人，高明所以处己。《孟子》七篇，专发明性善，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，至于无善无恶，又溺于佛，其失性远矣。”

郑亿年复资政殿学士、奉朝请，召见于内殿。渊言：“亿年故相居中之子，虽为从官，而有从贼之丑，乞浸其罪名。”不报。亿年，右仆射秦桧之亲党也，由是桧怒之。除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，以祖名辞。改宗正少卿，以何铸论罢。主管台州崇道观。十五年，卒。

魏矼，字邦达，和州历阳人，唐丞相知古后也。少颖悟。时方尚王氏新说，矼独守所学。宣和三年，上舍及第。建炎四年，召赴阙，诏改宣教郎，除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。

绍兴元年，迁枢密院计议官，迁考功郎。会星变，矼因转对，言：“治平间，彗出东方，英宗问辅臣所以消弭之道，韩

琦以明赏罚为对。比年以来，赏之所加，有未参选而官已升朝者，有未经任而辄为正郎者，罚之所加，有未到任而例被冲替者，有罪犯同而罚有轻重者。”力言大臣黜陟不公，所以致异。上识其忠，擢监察御史，迁殿中侍御史。

临安火，延烧数千家，献谏者谓非灾异。劾言：“《春秋》定、哀间数言火灾，说者谓孔子有德而鲁不能用，季孙有恶而不能去，故天降之咎。今朝廷之上有奸慝邪佞之人未逐乎？百执事之间有朋附奔竞之徒未汰乎？搢绅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怀艺、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？在位之人，畏人轧己，方且蔽贤，未闻推诚尽公，旁招俊乂。宜鉴定、哀之失，甄别邪正，亟加进用。”

内侍李嵩饮韩世忠家，刃伤弓匠，事下廷尉。劾言：“内侍出入宫禁，而狼戾发于杯酒，乃至如此，岂得不过为之虑？建炎诏令禁内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预朝政，违者处以军法。乞申严其禁，以谨履霜之戒。”于是虞杖脊配琼州。迁侍御史，赐劾五品服。

时朱胜非独相，劾论：“胜非无所建明，惟知今日进呈一二细故，明日启拟一二故人，而机务不决，军政不修，除授挟私，贤士解体。”又疏其五罪，诏令胜非持余服。又言：“国家命令之出，必先录黄。其过两省，则给舍得以封驳；其下所属，则台谏得以论列。此万世良法也。窃闻近时三省、枢密院，间有不用录黄而直降指挥者，亦有虽画黄而不下六部者，望并依旧制。”

刘豫挟金人入寇，宰相赵鼎决亲征之议，劾请扈从，因命督江上诸军。时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三大将权均势敌，又怀私隙，莫肯协心。劾首至光世军中，谕之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合力犹惧不支，况军自为心，将何以战？为诸公计，当思为国雪

耻，释去私隙，不独有利于国，亦将有利其身。”光世许之，遂劝其贻书二帅，示以无他，二帅复书交欢。光世以书闻，由此众战屡捷，军声大振。

上至平江，魏良臣、王绘使金回，约再遣使，且有恐迫语。砮请罢“讲和”二字，飭厉诸将，力图攻取。会金屡败遁去，使亦不遣。迁秘书少监。

砮在职七阅月，论事凡百二十余章。寻乞补外，除直龙图阁、知泉州，以亲老辞，知建州。寻召还，丐祠，不允，除权吏部侍郎。

八年，金使入境，命砮充馆伴使，砮言：“顷任御史，尝论和议之非，今难以专论。”秦桧召砮至都堂，问其所以不主和之意，砮具陈敌情难保，桧谕之曰：“公以智料敌，桧以诚待敌。”砮曰：“相公固以诚待敌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。”桧不能屈，乃改命吴表臣。

诏金使入境，欲屈己就和，令侍从、台谏条奏来上。砮言：“臣素不熟敌情，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礼，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。贼豫为金人所立，为之北面，陛下承祖宗基业，天命所归，何藉于金国乎？传闻奉使之归，谓金人悉从我所欲，必无难行之礼，以重困我，陛下何过自取侮乎？如或不可从之事，傥轻许之，他时反为所制，号令废置将出其手，一有不从，便生兵隙。予夺在彼，失信在我，非计之得也。虽使还我空地，如之何而可保？虽欲寝兵，如之何而可寝？虽欲息民，如之何而可息？非计之得也。陛下既欲为亲少屈，更愿审思天下治乱之机，酌之群情，择其经久可行者行之，其不可从者，以国人之意拒之，庶无后悔。所谓国人者，不过万民、三军尔。搢绅与万民一体，大将与三军一体，今陛下询于搢绅，民情大可见矣。欲望速召大将，各带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，详加访问，以塞他日

意外之忧。大将以为不可，则其气益坚，何忧此敌。”

未几，丁父忧。免丧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宣州，不就。改提举太平兴国宫，自是奉祠，凡四任。丁内艰以卒。

潘良贵，字子贱，婺州金华人。以上舍释褐为辟雍博士，迁秘书郎。时宰相蔡京与其子攸方以爵禄钩知名士，良贵屹然特立，亲故数为京致愿交意，良贵正色谢绝。除主客郎中，寻提举淮南东路常平。

靖康元年，召还。赐对，钦宗问孰可秉钧轴者，良贵极言：“何、唐恪等四人不可用，他日必误社稷。陛下若欲扶危持颠之相，非博询于下僚，明扬于微陋，未见其可。”语彻于外，当国者指为狂率，黜监信州泂口排岸。

高宗即位，召为左司谏。既见，请诛伪党，使叛命者受刃国门，即敌人不敢轻议宋鼎。又乞封宗室贤者于山东、河北，以壮国体，巡幸维扬，养兵威以图恢复。黄潜善、汪伯彦恶其言，改除工部。良贵以不得其言，求去，主管明道宫。

越数年，除提点荆湖南路刑狱，主管江州太平观，除考功郎，迁左司。宰相吕颐浩从容谓良贵曰：“旦夕相引入两省。”良贵正色对曰：“亲老方欲乞外，两省官非良贵可为也。”退语人曰：“宰相进退一世人才，以为贤邪，自当擢用，何可握手密语，先示私恩。若士大夫受其牢笼，又何以立朝。”即日乞补外，以直龙图阁知严州。到官两月，请祠，主管亳州明道宫。起为中书舍人。

会户部侍郎向子諲入见，语言烦褻，良贵故善子諲，是日摄起居，立殿上，径至榻前厉声曰：“子諲以无益之谈久烦圣听！”子諲欲退，高宗顾良贵曰：“是朕问之。”又谕子諲且款语。子諲复语，久不止，良贵叱之退者再。高宗色变，阁门并弹之，于是二人俱待罪。有旨良贵放罪，子諲无罪可待。

良贵求去，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。起知明州。期年，除徽猷阁待制、提举亳州明道宫。既归，不出者十年。李光得罪，良贵坐尝与通书，降三官。卒，年五十七。

良贵刚介清苦，壮老一节。为博士时，王黼、张邦昌俱欲妻以女，拒之。晚家居贫甚，秦桧讽令求郡，良贵曰：“从臣除授合辞免，今求之于宰相，辞之于君父，良贵不敢为也。”其谏疏多焚稿，仅存杂著十五卷，新安朱熹为之序。

吕本中字居仁，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孙、好问之子。幼而敏悟，公著奇爱之。公著薨，宣仁太后及哲宗临奠，诸童稚立庭下，宣仁独进本中，摩其头曰：“孝于亲，忠于君，儿勉焉。”

祖希哲师程颐，本中闻见习熟。少长，从杨时、游酢、尹焞游，三家或有疑异，未尝苟同。以公著遗表恩，授承务郎。绍圣间，党事起，公著追贬，本中坐焉。

元符中，主济阴簿、秦州土曹掾，辟大名府帅司干官。宣和六年，除枢密院编修官。靖康改元，迁职方员外郎，以父嫌奉祠。丁父忧，服除，召为祠部员外郎，以疾告去。再直秘阁，主管崇道观。

绍兴六年，召赴行在，特赐进士出身，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。内侍李琮失料历，上以潜邸旧人，不用保任特给之。本中言：“若以异恩别给，非所谓‘宫中府中当为一体’者。”上见缴还，甚悦，令宰臣谕之曰：“自今有所见，第言之。”

监阶州草场苗亘以赃败，有诏从黥，本中奏：“近岁官吏犯赃，多至黥籍，然四方之远，或有枉滥，何由尽知？异时察其非辜，虽欲拭拭，其可得乎？若祖宗以来此刑尝用，则绍圣权臣当国之时，士大夫无遗类久矣。愿酌处常罚，毋令奸臣得

以藉口于后世。”从之。

七年，上幸建康，本中奏曰：“当今之计，必先为恢复事业，求人才，恤民隐，讲明法度，详审刑政，开直言之路，俾人人得以尽情。然后练兵谋帅，增师上流，固守淮甸，使江南先有不可动之势，伺彼有衅，一举可克。若徒有恢复之志，而无其策，邦本未强，恐生他患。今江南、两浙科须日繁，闾里告病，倘有水旱乏绝，奸宄窃发，未审朝廷何以待之？近者臣庶劝兴师问罪者，不可胜数，观其辞固甚顺，考其实不可行。大抵献言之人，与朝廷利害绝不相侔，言不酬，事不济，则脱身而去。朝廷施設失当，谁任其咎？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，今朝廷于进取未有秋毫之实，所下诏命，已传贼境，使之得以为备，非策也。”又奏：“江左形势如九江、鄂渚、荆南诸路，当宿重兵，临以重臣。吴时谓西陵、建平，国之藩表，愿精择守帅，以待缓急，则江南自守之计备矣。”

内侍郑谥落致仕，得兵官。本中言：“陛下进临江浒，将以有为，今贤士大夫未能显用，岩穴幽隐未能招致，乃起谥以统兵之任，何邪？”命遂寝。引疾乞祠，直龙图阁、知台州，不就，主管太平观。召为太常少卿。

八年二月，迁中书舍人。三月，兼侍讲。六月，兼权直学士院。金使通和，有司议行人之供，本中言：“使人之来，正当示以俭约，客馆刍粟若务充悦，适启戎心。且成败大计，初不在此，在吾治政得失，兵财强弱，愿诏有司令无乏可也。”

初，本中与秦桧同为郎，相得甚欢。桧既相，私有引用，本中封还除目，桧勉其书行，卒不从。赵鼎素主元祐之学，谓本中公著后，又范冲所荐，故深相知。会《哲宗实录》成，鼎迁仆射，本中草制，有曰：“合晋、楚之成，不若尊王而贱霸；散牛李之党，未如明是以去非。”桧大怒，言于上曰：“本中

受鼎风旨，伺和议不成，为脱身之计。”风御史萧振劾罢之。提举太平观，卒。学者称为东莱先生，赐谥文清。

有诗二十卷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，《春秋解》一十卷、《童蒙训》三卷、《师友渊源录》五卷，行于世。

论曰：《传》有之：“不有君子，其何能国。”绍兴之世，吕颐浩、秦桧在相位，虽有君子，岂得尽其忠，宋之不能图复中原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乎？若常同、张致远、薛徽言、陈渊、魏矼、潘良贵、吕本中，其才猷皆可以经邦，其风节皆可以厉世，然皆论议不合，奉祠去国，可为永慨矣。

列传第一百三十六

向子諲 陈规 季陵 卢知原 弟法原 陈桷 李璆
李朴 王庠 王衣

向子諲，字伯恭，临江人，敏中玄孙，钦圣宪肃皇后再从侄也。元符三年，以后复辟恩，补假承奉郎，三迁知开封府咸平县。豪民席势犯法，狱具上，尹盛章方以狱空觐赏，却不受，子諲以闻，诏许自论决，章大怒，劾以他事勒停。

宣和初，复官，除江、淮发运司主管文字。淮南仍岁旱，漕不通，有欲浚河与江、淮平者，内侍主其议，无敢可否，发运司檄子諲行。子諲言：“自江至淮数百里，河高江、淮数丈，而欲浚之使平，决不可。曩有司三日一启闸，复作澳储水，故水不乏。比年行直达之法，加以应奉往来，启闭无节，堰闸率不存。今复故制，严禁约，则无患。”使者用其言，漕复通，进秩一等。召对，除淮南转运判官。以户部奏诸路起发上供不及数，降一官。

七年，入为右司员外郎，不就，以直秘阁为京畿转运副使，寻兼发运副使。建炎元年，金人犯亳州，子諲自勤王所以书遗金人，言兵势逆顺，令退保河外。金人遽以亳、宋等州守御所牒报之，约日索战，语极不逊，诸道兵畏缩不进。时康王次济州，子諲遣进士李植献金帛及本司钱谷之在济州者，以助军费。张邦昌僭位，遣人持敕书往庐州问其家安否，子諲檄郡守冯询、提举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。邦昌又使其甥刘达赍手书来，子諲

不启封焚之，械系达于狱。遣子澹请康王率诸将渡河，出其不意以救二帝；遣将王仪统勤王兵至城下。

迁直龙图阁、江淮发运副使。子諲言：“去岁刘顺奉渊圣蜡诏，命监司帅守募兵勤王，臣即镂板遍檄所部，而六路之间漠无应者；间有团结起发者，类如儿戏，姑以避责而已。惟淮东一路，臣亲率诸司，粗成纪律。然诸司犹有占吝钱物，莫肯供亿，殊不念君父幽处围城之中，臣当时恨无利刃以加其颈。今京城失守，二帝播迁，倘赏罚不行，恐金人再为边患，陛下复欲起天下之兵，而诸路玩习故常，恬不知畏，将何恃以济艰难哉？愿明诏大臣按劾诸路监司向承蜡诏废格不勤王，及名为勤王而稽缓者，悉加显黜。”命诸路提刑司究实以闻。九月，子諲罢，以素为李纲所善，故黄潜善斥之。

明年，知袭庆府，道梗不能赴。初，邦昌为平章军国事，子諲乞致仕避之，坐言者降三官，起复知潭州。禁卒为乱，纵火掠市，出浏阳县，子諲遣通判孟彦卿等追及攸县平之。

金人破江西，移兵湖南，子諲闻警报，率军民以死守。宗室成忠郎聿之隶东壁，子諲巡城，顾谓曰：“君宗室，不可效此曹苟简。”聿之感激流涕。金人围八日，登城纵火，子諲率官吏夺南楚门遁，城陷。坐敌至失守落职罢。转运副使贾收言子諲督兵巷战，又收溃卒复入治事，帝亦以子諲与他守臣望风遁者殊科，诏复职。

绍兴元年，移鄂州，主管荆湖东路安抚司。剧盗曹成据攸县，子諲军于安仁，遣使招之，成听命。子諲又遣将西扼衡阳，南守宜章，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余日，诸郡遂得割获。既而援兵不至，成忿子諲扼己，拥众而南，子諲率亲兵拒之。会官军溃，度不可遏，单骑入贼中，谕以国家威灵。成不服，执子諲归。会宣抚司都统制马扩遣人持吴敏檄谕成，成许受招，始释

子諲。

诏提举江州太平观。胡安国方避地湖南，以书抵秦桧，言：“子諲忠节，可以扶持三纲，愿怜其无救而陷于贼，复加收用。”起知广州。时恐贼度岭，故就用子諲守之。又以言者罢，遂致仕。寻起知江州，收江东转运使，进秘阁修撰。江东当饷刘光世军，适刘豫入寇，光世军合淝，以乏饷告，亟退师。子諲驰至合淝，具见粮以闻，光世由是得罪。进徽猷阁待制。徙两浙路为都转运使，除户部侍郎。

入见，论京都旧事，颇及珍玩。起居郎潘良贵故善子諲，闻其言甚怒。既而子諲奏金国报聘及奠朱震事，反复良久。良贵径至榻前厉声叱之曰：“子諲不宜以无益之谈久烦圣听。”子諲欲退，上谓良贵曰：“是朕问之也。”又谕子諲款语。子諲复语，久不止，良贵叱之退者再。上色变，欲抵良贵罪。中丞常同言：“良贵无罪，愿许子諲补外。”上并怒同。张九成言：“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，以其能眷眷于善类。今以子諲故逐柱史，又逐中司，非所以爱子諲也。”上意稍解，批谕同，同言不已，于是三人俱罢。子諲以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。金使议和将入境，子諲不肯拜金诏，乃上章言：“自古人主屈己和戎，未闻甚于此时，宜却勿受。”忤秦桧意，乃致仕。

子諲相家子，能修饬自见于时。友爱诸弟，置义庄，赡宗族贫者。初，漕淮南时，张邦昌伪诏至，虹县令已下迎拜宣读如常式，独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。事定，子諲言于朝，易端益文资。退闲十五年，号所居曰“萝林”。卒，年六十八。

陈规，字元则，密州安丘人。中明法科。靖康末，金人入侵，杀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，其徒祝进、王在去为盗，犯随、郢、复等州。规为安陆令，以勤王兵赴汴，至蔡州，道梗而还。会祝进攻德安府，守弃城遁，父老请规摄守事。规遣射士张立

率兵讨进，却之。既而在复与进合，以炮石鹅车攻城东，规连战败之，二人惧，引众去。

建炎元年，除直龙图阁、知德安府。李孝义、张世以步骑数万薄城，阳称受诏招，规登城视其营垒，曰：“此诈也。”亟为备。夜半，孝义兵围城，遂大败之。与群盗杨进相持十八日，进技穷，以百人自卫，抵濠上求和。规出城与交臂语，进感之，折箭为誓而去。董平引众窥城，遣其党李居正、黄进入城求犒，规斩进，授居正兵为前锋，大破之。升秘阁修撰。寻除德安府、复州、汉阳军镇抚使，赐三品服，俄升徽猷阁待制。

时桑仲剽略襄、汉间，其副霍明屯兵郢上，规请于朝，就以明守郢。张浚都督行蜀道，仲引兵窥之，为王彦所败。仲怒，从数百骑来谯明，明杀之，奔刘豫，以书招规，规械其使以闻。李横围城，造天桥，填濠，鼓噪临城。规帅军民御之，炮伤足，神色不变，围急粮尽，出家财劳军，士气益振。横遣人来，愿得妓女罢军，规不许。诸将曰：“围城七十日矣，以一妇活一城，不亦可乎。”规竟不予。会濠桥陷，规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，焚天桥，以火牛助之，须臾皆尽，横拔砮去。

升徽猷阁直学士，诏赴行在，改显谟阁直学士，徙知池州、沿江安抚使。入对，首言：“镇抚使当罢，诸将跋扈，请用偏裨以分其势。”上皆纳之。迁龙图阁直学士，改知庐州，寻又召赴行在，以疾辞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复起知德安府，坐失察吏职，镌两官。

金人归河南地，改知顺昌府，葺城壁，招流亡，立保伍。会刘锜领兵赴京留守过郡境，规出迎，坐未定，传金人已入京城，即告锜城中有粟数万斛，勉同为死守计。相与登城区画，分命诸将守四门，且明斥候，募土人乡导间谍。布设粗毕，金游骑已薄城矣。既至，金龙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，规躬擐甲胄，

与锜巡城督战，用神臂弓射之，稍引退，复以步兵邀击，溺于河者甚众。规曰：“敌志屡挫，必思出奇困我，不若潜兵斫营，使彼昼夜不得休，可养吾锐也。”锜然之，果劫中其砦，歼其兵甚众。金人告急于兀术。规大飨将士，酒半问曰：“兀术拥精兵且至，策将安出？”诸将或谓今已累捷，宜乘势全师而归。规曰：“朝廷养兵十五年，正欲为缓急用，况屡挫其锋，军声稍振。规已分一死，进亦死，退亦死，不如进为忠也。”锜叱诸将曰：“府公文人犹誓死守，况汝曹耶！兼金营近三十里，兀术来援，我军一动，金人追及，老幼先乱，必至狼狈，不独废前功，致两淮侵扰，江、浙震惊。平生报君，反成误国，不如背城一战，死中求生可也。”

已而兀术至，亲循城，责诸酋用兵之失，众跪曰：“南兵非昔比。”兀术下令晨饭府庭，且折箭为誓，并兵十余万攻城，自将铁浮屠军三千游击。规与锜行城，勉激诸将，流矢及衣无惧色，军殊死斗。时方剧暑，规谓锜毋多出军，第更队易器，以逸制劳，蔑不胜矣。每清晨辄坚壁不出，伺金兵暴烈日中，至未申，气力疲，则城中兵争奋，斩获无算，兀术宵遁。锜奏功，诏褒谕之，迁枢密直学士。规至顺昌，即广余粟麦实仓廩。会计议司移粟赴河上，规请以金帛代输，至是得其用，成锜功者，食足故也。

移知庐州兼淮西安抚，既至，疾作。有旨修郡城，规在告，吏抱文书入卧内，规力疾起曰：“帅事，机宜董之；郡城，通判董之。”语毕而卒，年七十。赠右正义大夫。有《攻守方略》传于世。

初，规守德安时，尝条上营屯田事宜，欲仿古屯田之制，合射士民兵，分地耕垦。军士所屯之田，皆相险隘立堡砦，寇至则堡聚捍御，无事则乘时田作，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。民户

所营之田，水田亩赋粳米一斗，陆田赋麦豆各五升。满三年无逋输，给为永业。流民自归者以田还之。凡屯田事，营田司兼行，营田事，府县官兼行，皆不更置官吏，条列以闻，诏嘉奖之，仍下其法于诸镇。自绍兴以来，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，惟规而已。

规端毅寡言笑，然待人和易。以忠义自许，尤好振施，家无赢财。尝为女求从婢，得一妇甚闲雅，怪而询之，乃云梦张贡士女也，乱离夫死无所托，鬻身求活，规即辍女奩嫁之，闻者感泣。规功名与诸将等，而位不酬劳，时共惜之。乾道八年，诏刻《规德安守城录》颁天下为诸守将法。立庙德安，赐额“贤守”，追封忠利侯，后加封智敏。

季陵，字延仲，处之龙泉人。登政和二年上舍第，三迁太学博士。论学术邪正异同，长官怒，谮之执政，谪知舒城县。未几，除太常寺簿，迁比部员外郎。高宗即位，从至扬州。建炎二年，守尚书右司员外郎、太常少卿。金人南侵，帝幸杭州，朝廷仪物皆委弃之，陵奉九庙神主负之以行，拜起居郎，迁中书舍人。

三年六月，淫雨，诏求直言。陵言：“金人累岁侵轶，生灵涂炭，怨气所积，灾异之来，固不足怪。惟先格王，正厥事，则在我者其可忽邪？臣观庙堂无擅命之臣，惟将帅之权太盛；宫闈无女谒之私，惟宦寺之习未革。今将帅拥兵自卫，浸成跋扈，苗、刘窃发。勤王之师一至，凌轹官吏，莫敢谁何？此将帅之权太盛有以干阳也。宦寺纵横，上下共愤，卒碎贼手，可为戒矣。比闻复召蓝珪，党与相贺，闻者切齿，此宦寺之习未革有以干阳也。《洪范》休征曰，肃时雨若，谋时寒若；咎征曰‘，狂恒雨若，急恒寒若。自古天子之出，必载庙主行，示有尊也。前日仓卒迎奉，不能如礼。既至钱塘，置太庙于道宫，

荐享有阙；留神御于河浒，安奉后时。不肃之咎，臣意宗庙当之。比年盗贼例许招安，未几再叛，反堕其计。忠臣之愤不雪，赤子之冤莫报，不谋之咎，臣意盗贼当之。道路之言谓釜舆不久居此，自臣臆度，决无是事，假或有之，不几于狂乎？军兴以来，既结保甲，又改巡社，既招弓手，又募民兵，民力竭矣，而犹诛求焉，不几于急乎？此皆阴道太盛所致。”帝嘉纳之。

时除梁扬祖为发运使，给事中刘宁止言其不可，乃以起居郎綦崇礼权给事中，书读，陵封还录黄。又言：“防秋已迫，愿陛下先定兵卫及扈从之臣，万一敌势猖獗，便当整驾亲按营垒，召诸道兵以为援，留将相大臣，相率死守，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窜，以扈蹕为名，弃城池以予敌，使生灵堕涂炭，财用填沟壑。”

时张浚为川、陵等路宣抚处置使，陵论其太专，忤旨，罢为徽猷阁待制、知太平州，未行，落职与祠。数月，复职，除知温州，又改中书舍人，皆力辞。

范宗尹荐其才，命知临安府，复为中书舍人。入对，言：“事有可深虑者四，尚可恃者一：大驾未有驻蹕之地，贤人皆无经世之心，兵柄分而将不和，政权去而主益弱；所恃以仅存者，人心未厌而已。前年议渡江，人以为可，朝廷以为不可，故讳言南渡而降诏回銮。去年议幸蜀，人以为不可，朝廷以为可，故弛备江、淮，经营关、陕。以今观之，孰得孰失？惟扬之变，朝廷不及知而功归宦寺；钱塘之变，朝廷不能救而功归将帅，是致此曹有轻朝士之心。黄潜善好自用不能用人，吕颐浩知使能不知任贤。自张慝、许景衡饮恨而死，凡知几自重者，往往卷怀退缩。今天下不可谓无兵，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各招亡命以张军势，各效小劳以报主恩。然胜不相逊，败不相救，大敌一至，人自为谋耳。周望在浙西，人能言之；张浚在陕西，

无敢言者。夫军事恐失机会，便宜可也，乃若自降诏书，得无窃命之嫌邪？官吏责以办事，便宜可也，乃若安置从臣，得无忌器之嫌邪？以至赐姓氏，改寺额，此皆伤于太专，臣恐自陕以西不知有陛下矣。惟祖宗德泽在人心未忘，所望以中兴者此耳，陛下宜有以结之。今欲薄敛以裕民财，而用度方阙；轻徭以纾民力，而师旅方兴。罪己之诏屡降，忧民之言屡闻，丁宁切至，终莫之信。臣谓动民以行不以言，陛下爵当贤，禄当功，刑当罪，施設注措无不当理，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。”

朱胜非除江西帅，未行。陵言：“金人往年休士马于燕山，次年移河北，又次年移京东，今寓淮甸，无复去意，患在朝夕，可谓急矣。若颐浩既去，胜非未至，金人南向，兵不素练，粮不素积，又不设险，何以御之？臣愿陛下更择贤副，预为经画以待。今日非论安危，实论存亡，朝谋夕行，当如拯溺，岂可不惜分阴。”诏刘洪道趣往池州，措置防江。除户部侍郎。

范宗尹尝仕伪楚，故凡受伪命者皆录用。陵因上疏曰：“前日士大夫名节不立，论事者皆喜攻之，瑕疵既彰，不复可用，纵加拉拭，攻者踵来，虽君相制命，亦不能为之地。臣试举其罪大者言之，崇宁、大观以来，党助巨奸，由诡道以饗宠荣者不知几何人？邦昌乱朝，不能死节者不知几何人？苗、刘专杀，拱手受制不知几何人？以义责之固不容诛，以情恕之亦不幸耳。弄笔墨者，文致其罪，既得恶名，谁敢引荐。臣愿明诏宰执，于罪戾中选择实能，量付以事，勿因一眚废其终身，仍诏台谏为国爱人，勿复言。”诏榜其疏于朝堂。侍御史沈与求劾陵承望宰执风旨，罢官，提举杭州洞霄宫。

绍兴元年，复右文殿修撰。二年，诏内外官言事。陵言：“军兴以来，朝廷诰牒，非强以予民则莫售；师旅粮草，非强取于民则莫给。旧例和买，无本可支者久矣，新行和采，能偿

其直几何？”一遇军兴，事事责办，有不足者，预借后年之赋。虽名曰‘和’，实强取之；虽名曰‘借’，其实夺之。兵将衣食不取其饱暖，取其丰美；器械不取其坚利，取其华好。务未胜本，初无斗心，贼至则伪言退保，贼去则盛言收复，遇败以千为一，遇胜以一为千。今乘舆服御之费十去七八，百官有司之费十去五六，犹无益于国者，军太冗也。张浚一军以川、陕贍之，刘光世一军以淮、浙贍之，李纲一军以湖广贍之，上供之物得至司农、太府者无几。夫强兵不在冗食，今统领家口随行，一闻贼至，择精锐者护送老小，其自随者祇办走耳，当议者一。虏掠妇女，军中多有，养既不足，宁免作过，当议者二。所至州军，邀求犒赏，守令惮生事，竭取民以奉之，当议者三。诡名虚券，随在批请，枉费官物，当议者四。或假关节，或行贿赂，寄名军籍，规冒功赏，当议者五。愿诏有司专意讲求，革因循以作士气，则军政立。”复徽猷阁待制，帅广。

先是，惠州有狂男子聚众数千，僭号作乱。陵入境，诱其徒曾衮，令以功赎罪，不旬日擒之。在官三年卒，年五十五，赠中大夫。有文集十卷。

陵善言事，奏疏可观。然附范宗尹，则谓凡受伪命者皆当进用，台谏不当复以为言；攻张浚，则谓在蜀失于太专，自陕以西将不知有陛下。君子皆不谓然也。幸医王继先授荣州防御使，陵草其制，时论亦以此少之。

卢知原，字行之，湖州德清人。以父任知歙县，因近臣荐，赴都堂审察，累迁梓州路转运副使。时承平既久，戒备皆弛，知原招补兵籍，筑城亘二十余里。王黼当国，费出无艺，知原因疏言之，黼怒，罢去。久之，起提点京东刑狱，改江西转运副使，过阙入奏，徽宗勉之曰：“卿在蜀道，功效甚休。”遂赐三品服。

先是，纲运阻于重江，吏卒并缘为奸。知原悉意经理，故先诸道上京师，进一官，寻除直秘阁，为江、淮、荆、浙等路发运使。升秘阁修撰，提举河北。以言者劾，褫职归吏部。

高宗即位，复龙图阁、知温州。时叶浓陷建州，扬勅陷处州，知原缮甲兵，增城浚隍，声势隐然。帝东幸，知原繇海道转粟及金缁士余万至台州。召见，称奖，擢右文殿修撰、管内安抚使。在郡四年，民绘像祠之。

王师讨范汝为，召为添差两浙转运使。罢，提举太平观。都督孟庾辟为参谋，改徽猷阁待制、知临安府。谏官唐辉言：“知原为政乖谬。”诏复为都督府参谋官。章再上，遂以旧职奉祠。绍兴十一年十月卒。弟法原。

法原字立之。自知雍丘县积官太府少卿，赐同上舍出身。使辽还，迁司农卿，赐三品服。为吏部尚书，以官秩次第履历总为一书，功过殿最，开卷了然，吏不能欺。坐王黼累，罢为显谟阁待制。

绍兴元年，提举临安洞霄宫。张浚承制起知夔州，寻为龙图阁学士、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，进端明殿学士、川陕宣抚副使。

金人攻关辅，叛将史斌陷兴州，诸郡多应者。法原命诸将坚壁，言战者斩，众以为怯。未几，河东经制使王 燮以乏食班师，法原开关纳之，与 燮同破斌，复兴州。方巨盗充斥，秦、陇叛兵欲窥蜀，法原极意拊循，严为备御，传檄诸路，人心稍安。视山川险阻分地置将：自洮、岷至阶、成，关师古主之，屯通川；文、龙至威、茂，刘锜主之，屯巴西。前后屡捷，上所倚重。

会兀术攻关为吴玠所败。法原素与玠不睦，玠因奏功讼法原不济师，不馈粮，不铨录立功将士。帝手诏诘问，法原自辩

甚力，上颇不直之，忧恚，卒于军。

始，法原为川、陕宣抚使，上从容谓知原曰：“朕方以川、陕付法原。”盖兄弟皆以材见称于世，故并用之也。

陈桷，字季壬，温州平阳人。以上舍贡辟雍。政和二年，廷对第三，授文林郎、冀州兵曹参军，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。

宣和七年，提点福建路刑狱。福州调发防秋兵，资粮不满望，杀帅臣，变生仓卒，吏民奔溃，阖城震骇。桷入乱兵中，谕以祸福，贼气沮，邀桷奏帅臣自毙，桷诡从其请，间道驰奏，以前奏不实待罪，朝廷以桷知变，释之。叛兵既调行，乃道追杀首恶二十余人，一方以安。建炎四年五月，复除福建路提刑，寻以疾乞祠，主管江州太平观。

绍兴三年，召为金部员外郎，升郎中。时言事者率毛举细务，略大利害。桷抗言：“今当专讲治道之本，修政事以攘敌国，不当以细故勤圣虑如平时也。”又言：“刺史县令满天下，不能皆得人，乞选监司，重其权，久其任。”除太常少卿。又陈攻守二策，在于得人心，修军政。

五年，除直龙图阁、知泉州。明年，改两浙西路提刑。乞置乡县三老以厚风俗，凡宫室、车马、衣服、器械定为差等，重侈靡之禁。八年，迁福建路转运副使。

十年，复召为太常少卿。适编类徽宗御书成，诏藏敷文阁，桷以为：“旧制自龙图至徽猷皆设学士、待制，杂压著令，龙图在朝请大夫之上，至徽猷在承议郎之上，每阁相去稍远，议者疑其不伦。直敷文阁者缀徽猷则与诸阁小异，除之则班列太卑，欲参酌取中，并为一列，不必相远，庶几名位有伦，仰称陛下严奉祖宗谏训之意。”又言：“袷祭用太牢，此祀典之常。驻蹕之初，未能备礼，止用一羊，乞检会绍兴六年诏旨，复用太牢。”

十一年，除权礼部侍郎，赐三品服。普安郡王出阁，奉诏与吏部、太常寺讨论典故。桷等议以国本未立，宜厚其礼以系天下望，乃以《皇子出阁礼例》上之，或以为太重。诏以不详具典故，专任己意，怀奸附丽，与吏部尚书吴表臣、礼部尚书苏符、郎官方云翼丁仲宁、太常属王普苏籍并罢。寻以桷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十五年，知襄阳府，充京西南路安抚使。襄、汉兵火之余，民物凋瘵，桷请于朝，以今之户数视承平时才二十之一，而赋须尚多，乞重行蠲减。明年，金、户兵叛，桷遣将平之而后以闻。汉水决溢，漂荡庐舍，躬率兵民捍筑堤岸，赖以无虞。以疾乞祠，除秘阁修撰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二十四年，改知广州，充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，未至而卒，年六十四。

桷宽洪酝籍，以诚接物，而恬于荣利。当秦桧用事，以永嘉为寓里，士之夤缘攀附者，无不躐登显要。桷以立螭之旧，为人主所知，出入顿挫，晚由奉常少卿擢权小宗伯，复以议礼不阿忤意，遽罢，其节有足称。自号“无相居士”。有文集十六卷。子汝楫、汝贤、汝谐。孙岷，以词学擢第，官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

李璆，字西美，汴人。登政和进士第，调陈州教授，入为国子博士，出知房州。时既榷官茶，复强民输旧额，贫无所出，被系者数百人，璆至，即日尽释之。

宣和三年，廷议将取燕，璆闻之，曰：“百辟卿士，一倡共和，国家安危，其几在是。”上疏切谏，大略谓：“太祖以圣武得天下，将士皆百战之余，以是而取燕云，宜易为力。然赵普辈无敢赞其决者，盖识天下大势，且重民命故也。今承太平之业，父老幸不识兵，虽不得燕云地，何阙于汉。”疏奏不省。及燕既平，责监英州清溪镇。

明年，赦还为郎，寻试中书舍人。建言元祐名臣子孙，久被废锢，宜少宽之。宦官谭稹出师河北，以无功废，将复进用，璆不肯书行。会山东盗起，州县不能制，至河北无见粮，军士汹汹。璆条奏十事，忤大臣意，罢。绍兴四年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。江西兵素剽悍，璆始视事，有相挺为乱者，亟捕诛首谋者，抚循其余，大布恩信，境内遂安。

累迁徽猷阁直学士、四川安抚制置使。成都旧城多毁圯，璆至，首命修筑。俄水大至，民赖以安。三江有堰，可以下灌眉田百万顷，久废弗修，田莱以荒。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复，竟受其利，眉人感之，绘像祠于堰所。间遭岁饥，民徙，发仓振活，无虑百万家，治蜀之政多可纪。有《清溪集》二十卷。

李朴，字先之，虔之兴国人。登绍圣元年进士第，调临江军司法参军，移西京国子监教授，程颐独器许之。移虔州教授。以尝言隆祐太后不当废处瑶华宫事，有诏推鞠。忌者欲挤之死，使人危言动之，朴泰然无惧色。旋追官勒停，会赦，注汀州司户。

徽宗即位，翰林承旨范纯礼自言待罪四十六日，不闻玉音，谓朴曰：“某事岂便于国乎？某事岂便于民乎？”朴曰：“承旨知而不言，无父风也。”纯礼泣下。

右司谏陈瓘荐朴，有旨召对，朴首言：“熙宁、元丰以来，政体屡变，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，后乃更执圆方，互相排击，失今不治，必至不可胜救。”又言：“今士大夫之学不求诸己，而惟王氏之听，败坏心术，莫大于此。愿诏勿以王氏为拘，则英材辈出矣。”蔡京恶朴鲠直，他执政三拟官，皆持之不下，复以为虔州教授。又嗾言者论朴为元祐学术。不当领师儒，罢为肇庆府四会令。

有奸民言邑东地产金宝，立额买扑，破田畴，发墟墓，厚

赂乃已，朴至，请罢之。改承事郎，知临江军清江县、广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。钦宗在东宫闻其名，及即位，除著作郎，半岁凡五迁至国子祭酒，以疾不能至。高宗即位，除秘书监，趣召，未至而卒，年六十五。赠宝文阁待制，官其子孙二人。

朴自为小官，天下高其名。蔡京将强致之，俾所厚道意，许以禁从，朴力拒不见，京怒形于色，然终不害也。中书侍郎冯熙载欲邂逅见朴，朴笑曰：“不能见蔡京，焉能邂逅冯熙载邪？”居官所至有声。在广南，止其帅孙焱以文具勤王，不若发常赋助边。破漕使郑良引真腊取安南之计，以息边患，人称其智。朴尝自志其墓曰：“以天为心，以道为体，以时为用，其可已矣。”盖叙其平生云。有《章贡集》二十卷行于世。

王庠，字周彦，荣州人。累世同居，号“义门王氏”。祖伯琪，以义声著于乡州。有盐井籍民煎输，多至破产，惟有禄之家得免。伯琪请于州，均之官户，而仕者诬诉之，赆恨以歿。父梦易，登皇祐第，力成父志，言于州县不听，言于刺史，言于三司，三司以闻，还籍没者三百五十五家，蠲岁额三十万斤。尝摄兴州，改川茶运，置茶铺免役民，岁课亦办。部刺史恨其议不出己，以他事中之，镌三秩，罢归而卒。母向氏，钦圣宪肃后之姑也。

庠幼颖悟，七岁能属文，俨如成人。年十三，居父丧，哀愤深切，谓弟序曰：“父以直道见挤，母抚柩誓言，期我兄弟成立赠复父官，乃许归葬，相与勉之。且制科先君之遗意也，吾有志焉。”遂闭户，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，寻师千里，究其旨归。蚤岁上范纯仁、苏辙、张商英书，皆持中立不倚之论，吕陶、苏辙皆器重之。尝以《经说》寄苏轼，谓：“二帝三王之臣皆志于道，惟其自得之难，故守之至坚。自孔、孟作《六经》，斯道有一定之论，士之所养，反不逮古，乃知后世见《六

经》之易，忽之不行也。”轼复曰：“《经说》一篇，诚哉是言。”

元祐中，吕陶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之，庠以宋邦杰学成未有荐者，推使先就，陶闻而益加敬。未几，当绍圣诸臣用事，遂罢制科，庠叹曰：“命也，无愧先训，以之行己足矣。”

崇宁壬午岁，应能书，为的首选。京师蝗，庠上书论时政得失，谓：“中外壅蔽，将生寇戎之患。”张舜民见之，叹其危言。下第径归，奉亲养志，不应举者八年。

大观庚寅，行舍法于天下，州复以庠应诏。庠曰：“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养，不复愿仕，今母年六十，乃奉诏，岂本心乎？”时严元祐党禁，庠自陈：“苏轼、苏辙、范纯仁为知己，吕陶、王吉尝荐举，黄庭坚、张舜民、王巩、任伯雨为交游，不可入举求仕，愿屏居田里。”以弟序升朝，赠父官，始克葬，葬而母卒。

终丧复举八行，事下太学，大司成考定为天下第一，诏旌其门。朝廷知其不可屈，赐号“处士”。寻改潼川府教授，赐出身及章服，一日四命俱至，竟力辞不受。虽处山林，唱酬赋咏，皆爱君忧国之言。太后念其姑，尝欲官，庠以逊其弟、侄及甥，且以田均给庶兄及前母之姊。庠卒，孝宗谥曰贤节。

序，宣和间以恩幸至徽猷阁直学士。庠浮沉其间，各建大第，或者谓其晚节隐操少衰云。

王衣，字子裳，济南历城人。以荫仕，中明法科，历深、冀二州法曹掾，入为大理评事，升寺正。林灵素得幸，将毁释氏以逞其私。襄州僧杜德宝毁体然香，有司观望灵素意，捕以闻。衣阅之曰：“律自伤者杖而已。”灵素求内批，坐以害风教窜流之，停衣官，寻予祠。为陕西都转运司主管文字、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、通判袭庆府、知濠州，未行，召为刑部员

外郎。

建炎初，为司勋郎中，迁大理少卿。三年，韩世忠执苗傅、刘正彦，献俘，槛车几百两，先付大理狱，将尽尸诸市。衣奏曰：“此曹在律当诛，顾其中妇女有顾买及卤掠以从者。”高宗矍然曰：“卿言极是，朕虑不及此也。”即诏自传？正彦妻子外皆释之。范琼有罪下大理寺，衣奉诏鞫之。琼不伏，衣责以靖康围城中逼迁上皇，擅杀吴革，迎立张邦昌事，琼称死罪。衣顾吏曰：“囚词服矣。”遂赐死，释其亲属将佐。

四年，升大理卿。初，带御器械王球为龙德宫都监，尽盗本宫宝玉器玩，事觉，帝大怒，欲诛之。衣曰：“球固可杀，然非其所隐匿，则尽为敌有，何从复归国家乎？”乃宽之。

先是，百司愆戾，付寺劾之，至三问取伏状，被劾者惧对，莫敢辨。衣奏曰：“伏与辨二事也，若一切取伏，是以威迫之，不使自直，非法意也，乞三问未承者，听辨。”从之。同详定一司敕令，删杂犯死罪四十七条，书成，帝嘉其议法详明。

绍兴元年，权刑部侍郎。二年，除集英殿修撰，奉祠。既而赵令畤应诏荐之，复召为刑部侍郎，为言者所格。四年，卒于家。衣质直和易，持法不阿，议者贤之。

论曰：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饬臣节，陈规以文儒之臣有声镇守，可谓拔乎流俗者焉。季陵言事不讳，二卢兄弟并用，以材见称，陈桷守礼知变，李璆为政有惠，咸足纪焉。李朴不誅权威，王庠志高而晚节颇衰，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，虽或器识不齐，亦皆不旷其职也欤！

列传第一百三十七

卫肤敏 刘珏 胡舜陟 沈晦 刘一止 弟宁止 胡交修 蔡崇礼

卫肤敏，字商彦，华亭人。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进士第，授文林郎、南京宗子博士，寻改教授。六年，召对，改宣教郎、秘书省校书郎，命假给事中贺金主生辰。肤敏奏曰：“彼生辰后天宁节五日，金人未闻入贺，而反先之以失国体，万一金使不来，为朝廷羞。请至燕山候之，彼若不来，则以币置境上而已。”帝可其奏。既至燕，金贺使果不至，遂置币而返。七年，复假给事中以行，及庆源府，逢许亢宗还，语金国事，曰：“彼且大入，其势不可往。”肤敏至燕，报愈急，众惧不敢进，肤敏叱曰：“吾将君命以行，其可止乎？”即至金国，知其兵已举，殊不为屈。及将还，金人所答国书，欲以押字代玺，肤敏力争曰：“押字岂所以交邻国。”论难往复，卒易以玺。及受书，欲令双跪，肤敏曰：“双跪乃北朝礼，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！”争辨逾时，卒单跪以受。金人积不说，中道羁留且半年。

至涿州新城，与韩离不遇，遣人约相见，拒之不可，遂语之曰：“必欲相见，其礼当如何？”曰：“有例。”肤敏笑曰：“例谓趋伏罗拜，此礼焉可用？北朝止一君耳，皇子郎君虽贵，人臣也，一介之使虽贱，亦人臣也。两国之臣相见，而用君臣之礼，是北朝一国有二君也。”金人气折，始曰：“唯所

欲。”肤敏长揖而入。既坐，金人出誓书示之，肤敏却不视，曰：“远使久不闻朝廷事，此书真伪不可知。”因论用兵事，又以语折之，几复为所留。

靖康初，始还，进三官，迁吏部员外郎。会高丽遣使来贺，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。朝论欲改称宣问使，肤敏曰：“国家厚遇高丽久矣，今边事方作，不可遽削其礼，失远人心，愿姑仍旧。”乃复称接伴使。既至明州，会京师多难，乃便宜称诏厚赐使者，遣还。

建炎元年，复命，自劾矫制之罪，高宗嘉赏。迁卫尉少卿。建议“两河诸郡宜降蜡书，许以世袭，使各坚守。陕西、山东、淮南诸路，并令增陴浚隍，徙民入城为清野计。命大臣留守汴京，车驾早幸江宁。”帝颇纳之。

迁起居舍人，言：“前日金人凭陵，都邑失守，朝臣欲存赵氏者不过一二人而已，其他皆屈节受辱，不以为耻，甚者为敌人敛金帛，索妃嫔，无所不至，求其能诈楚如纪信者无有也。及金人伪立叛臣，僭窃位号，在廷之臣逃避不从及约寇退归位赵氏者，不过一二人而已。其他皆委质求荣，不以为愧，甚者为叛臣称功德，说符命，主推戴之议，草劝进之文，无所不为，求其击朱泚如段秀实者无有也。今陛下践祚之初，苟无典刑，何以立国？凡前日屈节敌人，委质伪命者，宜差第其罪，大则族，次则诛，又其次窜殛，下则斥之远方，终身不齿，岂可犹畀祠禄，使尘班列哉？”又言：“今二帝北迁，寰宇痛心，愿陛下愈自贬损，不忘服雪，卑宫室，菲饮食，恶衣服，减嫔御，斥声乐，以至岁时上寿，春秋锡宴，一切罢之，虽飨郊庙亦不用乐。必俟两宫还阙，然后复常，庶几精诚昭格天地，感动人心。”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读，言：“行在颇兴土木之役，非所以示四方，乞罢筑承庆院、升暘宫。”又奏：“凡黜陟自中出

者，皆由三省乃得奉行，或戾祖宗成宪者，皆许执奏。”时内侍李志道以赦恩复保庆军承宣使，添差入内都知，肤敏极论罢之。初，钦宗内侍昭庆军承宣使容机，围城中时乞致仕，高宗即位，命起之。肤敏言：“自古帝王未有求阉寺于闲退而用者。”遂寝。后父邢焕除徽猷阁待制，太后兄子孟忠厚显谟阁直学士。肤敏言：“非祖宗法。”焕寻换武职，忠厚自若。

俄迁肤敏中书舍人，肤敏恳奏曰：“昔司马光论张方平不当参知政事，自御史中丞迁翰林学士。光言：‘以臣为是，则方平当罢；以臣为非，则臣当贬。今两无所问而迁臣，臣所未谕。’臣虽不肖，愿附于司马光。”又言：“事母后莫若孝，待戚属莫若恩，劝臣下莫若赏，今陛下顺太母以非法非所谓孝，处忠厚以非分非所谓恩，不用臣言而迁其官非所谓赏，一举而三失矣。”帝命宰相谕肤敏曰：“朝廷以次迁官，非因论事也。”肤敏犹不拜，居家逾月，及忠厚改承宣使，诏后族勿除从官，肤敏始拜命。又言：“中书根本之地，舍人所掌，不特演纶而已。”凡命令不合公议者，率封还之。

会肤敏知贡举，有进士何烈对省试策，谬称“臣”，谏官李处遁乞正考官卤莽之罪，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洞霄宫。或谓肤敏在后省论事，为黄潜善、汪伯彦所恶，故因事斥之。

三年春，召赴行在。时帝次平江。肤敏入见，言及时事泣下，帝亦泣曰：“卿今宜知无不言，有请不以时对。”肤敏谢曰：“臣顷尝三为陛下言，扬州非驻蹕之地，乞早幸江宁。今钱塘亦非帝王之都，宜须事定亟还金陵。”因陈所以守长江之策，帝善其言。翌日，再对，归得疾，然犹力疾扈蹕至临安。俄除刑部侍郎，未拜，谒告归华亭就医，许之，迁礼部侍郎。

初，肤敏久疾卧舟中，不能朝，时苗、刘之变，帝未反正，宰相朱胜非言于隆祐太后，以“肤敏称疾坐观成败，无人臣节”。

及卒，始明其非伪云。年四十九，特赠大中大夫。子仲英、仲杰、仲循。

刘珣，字希范，湖州长兴人。登崇宁五年进士第。初游太学，以书遗中书舍人邹浩曰：“公始为博士论取士之失，免所居官，在谏省斥宫掖之非，远迁岭表，岂逆计祸福，邀后日报哉，固欲蹈古人行也。今庶政岂尽修明，百官岂尽忠实，从臣继去，岂尽非才，言官屡逐，岂尽有罪！信任逾曩昔而拱默不言，天下之士窃有疑焉，愿有以慰塞群望。”浩得书愧谢之。宣和四年，擢监察御史，坐言事知舒州，留为尚书主客员外郎。

靖康初，议皇帝朝谒上皇仪，欲以家人礼见于内庭，珣请皇帝设大小次，俟上皇御坐，宰臣导皇帝升自东阶，拜于殿上，则有君之尊，有父之敬。又谓：“君于大臣或赐剑履上殿，或许子孙扶掖。皇帝朝谒，宜令环卫士卒侍立于殿西，宰执、三衙、侍从等官扶侍于殿上。如请帝坐，即宰执等退立西隅。”迁太常少卿。讨论皇帝受册宝故事，珣言：“唐太宗、明皇皆亲受父命，未尝再行册礼，肃宗即位于灵武，故明皇遣韦见素就册之，宣政授传国玺，群臣上尊号，至德宗踵行之，后世以为非。”议遂寝。

除中书舍人。陈十开端之戒曰：“陛下即位罢御笔，止营缮，登俊乂，拙虚诞，戢内侍之权，开言者之路，命令既当，未尝数改，任用既公，率皆称职，赏必视功，政必核实，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。比者内降数出，三省罕有可否，此御笔之开端也。教子弟既有其所，又彻而新之，长入祗候之班，势若可缓，亟而成之，此营缮之开端也。河阳付之庸才，泾原委之贪吏，此任用失当之开端也。花石等滥赏，既治复止，马忠统兵，累行累召，此命令数易之开端也。三省、密院议论各有所见，启拟各举所知，持不同不比之说，忘同寅协恭之议，

此大臣不和之开端也。内路之帅擅作圣旨指挥，行郡之守称为外任监当，此臣下诞谩之开端也。董局务者广辟官属，侍帷幄者分争殿庐，此内侍恣横之开端也。两省缴奏多命以次行下，或戒以不得再缴，台谏言事失当，率责为远小监当，此言路壅塞之开端也。恤民之诏累下，未可行者多，是为空文无实德，此政事失信之开端也。随龙第赏，冠带之工亦推恩，金兵扣阙，礼房之吏亦进秩，此爵赏僭滥之开端也。是十者虽未若前日之甚，其端已见，杜而止之，可以驯致治平，因而循之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。”

詹度都堂稟议，中书舍人安扶持不可，改命珏书行，珏言：“伐燕之役，度以书赞童贯大举，去秋蔡靖屡以金人点集为言，度独谓不应有此，遂不设备，请窜度岭表。”诏予宫祠。李纲以观文殿学士知扬州，安扶又持不可，珏言：“韩琦好水之败，韩绛西州之败，皆不免黜责。纲勇于报国，锐于用兵，听用不审，数有败衄，宜降黜以示惩戒。”纲改宫祠。吏部侍郎冯澥言珏持两端，为纲游说，提举亳州明道宫。

建炎元年，复召为中书舍人，至泗州，上书言：“金人尚有屯河北者，万一猖獗而南，六飞岂能无警，乞早赐行幸。西兵骁勇，宜留以为卫。西京舟船。恐金人藉以为用，并令东下。”时李纲已议营南阳，珏未知也。既至，极言南阳兵弱财单，乘輿无所取给，乞驻蹕金陵以待敌。汪伯彦、黄潜善皆主幸东南，帝遂如扬州。潜善兄潜厚除户部尚书，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，帝遣张恂谕旨，珏论如初。诏潜厚提举醴泉观。

迁给事中，论内降、营缮二事曰：“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庆院，议者以为营造浸广，以隆祐太后时有御笔，议者以为内降数出。盖除授不归中书，工役领之内侍，此人言所以籍籍也。营缮悉归有司，中旨皆许执奏，则众论息矣。”孟忠厚除

显谟阁直学士，邢焕徽猷阁待制，珣封还，言旧制外戚未有为两禁官者，诏焕换武阶。帝曰：“忠厚乃隆祐太后族，宜体朕优奉太后之意。”珣持益坚，忠厚寻亦换武阶。

迁吏部侍郎，同修国史，言：“淮甸备敌，兵食为先，今以降卒为见兵，以余本为见粮，无一可恃，维扬城池未修，军旅多阙，卒有不虞，何以待之？”已而金人果乘虚大入，帝亟如临安，以珣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宣州。俄复为吏部侍郎。

以久雨诏求言，珣疏论消天变、收人心数事，词极激切，并陈荆、陕、江、淮守御之略：“愿申诏大臣，悉屏细务，唯谋守御。自京及荆、淮之郡，置大帅，屯劲兵。命沿江之守，各上措画之方，明斥堠，设险阻，节大府之出，广大农之入，检察战舰而习之，则守御详尽，人心安，天意回，大业昌矣。”迁吏部尚书。

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，诏珣为端明殿学士、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从行。时诏元祐党籍及上书废锢人，追复故官，录用子孙，施行未尽者，珣悉奏行之。又言常安民、张克公尝论蔡京罪，乞厚加恩。至洪州，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，略曰：“陛下遭时艰难，躬履俭约，前冬幸淮甸，供帐弊旧，道路险狭，未尝介意。今闻衢、信以来，除治道路，科率民丁，急如星火，广市羊豕，备造服用，使农夫不得获，齐民不得休，非陛下俭以避难之意也。乞降诏悉罢。”金人攻吉州，分兵追太后，舟至太和县，卫兵皆溃，珣奉太后退保虔州。监察御史张延寿论珣罪，珣亦上书自劾，逾岭俟命，落职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延寿论不已，责授秘书少监，贬衡州。绍兴元年，许自便。明年，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。卒于梧州，年五十五。官其二子。八年，追复龙图阁学士。有《吴兴集》二十卷、《集议》五卷、《两汉蒙求》十卷。

胡舜陟，字汝明，徽州绩溪人。登大观三年进士第，历州县官，为监察御史。奏：“御史以言为职，故自唐至本朝皆论时事，击官邪，与殿中侍御史同。崇宁间，大臣欲便己，遂变祖宗成宪，南台御史始有不言事者。多事之时，以开言路为急。乞下本台，增入监察御史言事之文，以复祖宗之制。”以内艰去。

服阕，再为监察御史。奏：“河北金兵已遁，备御尤不可不讲。”钦宗即位，又言：“今结成边患，几倾社稷，自归明官赵良嗣始，请戮之以快天下。”遂诛良嗣。又奏：“今边境备御之计，兵可练，粟可积，独将为难得，请诏内外之臣，并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。”又奏：“上殿班先台后谏，祖宗法也，今台臣在谏臣下，乞今后台谏同日上殿，以台谏杂压为先后。”

迁侍御中。奏：“向者晁说之乞皇太子讲《孝经》，读《论语》，间日读《尔雅》而废《孟子》。夫孔子之后深知圣人之道者，孟子而已。愿诏东宫官遵旧制，先读《论语》，次读《孟子》。”又奏：“涪陵譙定受《易》于郭雍，究极象数，逆知人事，洞晓诸葛亮八阵法，宜厚礼招之。”

高宗即位，舜陟论宰相李纲之罪，帝不听。言者论其尝事伪廷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庐州。时淮西盗贼充斥，庐人震恐，日具舟楫为南渡计。舜陟至，修城治战具，人心始安。

冀州云骑卒孙琪聚兵为盗，号“一海虾”，至庐，舜陟乘城拒守。琪邀资粮，舜陟不与，其众请以粟遗之，舜陟曰：“吾非有所爱，顾贼心无厌，与之则示弱，彼无能为也。”乃时出兵击其抄掠者，琪宵遁，舜陟伏兵邀击，得其辎重而归。

济南僧刘文舜聚党万余，保舒州投子山纵剽，舜陟遣介使招降之。时丁进、李胜合兵为盗蕲、寿间，舜陟遣文舜破之。

张遇自濠州奄至梁县，舜陟使毁竹里桥，伏兵河西，伺其半渡击败之。又请以身守江北，以护行宫。帝壮其言，擢徽猷阁待制，充淮西制置使。范琼自寿春渡淮，贻书责贍军钱帛，舜陟谕以逆顺，琼乃去。

自军兴后，淮西八郡，群盗攻蹂无全城，舜陟守庐二年，按堵如故，以徽猷阁待制知建康府，充沿江都制置使。逾年，改知临安府，复为徽猷阁待制，充京畿数路宣抚使。寻罢，迁庐、寿镇抚使，改淮西安抚使。至庐州，溃兵王全与其徒来降，舜陟散财发粟，流民渐归。改知静江府，诏措置市战马。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凶暴倾险，罢之。

后十八年，复为广西经略。以知邕州俞僖有脏，为运副吕源所按，事连舜陟，提举太平观。先是，舜陟与源有隙，舜陟因讨郴贼，劾源沮军事，源以书抵秦桧，讼舜陟受金盗马，非讞朝政。桧素恶舜陟，入其说，奏遣大理寺官袁柟、燕仰之往推劾，居两旬，辞不服，死狱中。

舜陟有惠爱，邦人闻其死，为之哭。妻江氏诉于朝，诏通判德庆府洪元英究实。元英言：“舜陟受金盗马，事涉暧昧，其得人心，虽古循吏无以过。”帝谓桧曰：“舜陟从官，又罪不至死，勘官不可不惩。”遂送柟、仰之吏部。

沈晦，字元用，钱塘人，翰林学士沈邁孙。宣和间进士廷对第一，除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。金人攻汴京，借给事中从肃王枢出质鞫离不军。金人再攻也，与之俱南。京城陷，邦昌伪立，请金人归冯澥等，晦因得还，真为给事中。

高宗即位，言者论晦虽使金艰苦，而封驳之职不可以赏劳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信州。帝如扬州，将召为中书舍人，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，帝曰：“顷在金营见其慷慨，士人细行，岂足为终身累邪？”不果召。知明州，移处州。

帝如会稽，移守婺州。贼成皋入寇，晦用教授孙邦策，率民兵数百出城与战，大败，晦欲斩邦，已而释之。时浙东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，单骑往说皋，皋遂降。进徽猷阁待制。以言者论晦妄用便宜指挥行事，降集英殿修撰、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寻复徽猷阁待制、知宣州，移知建康府。甫逾月，以御史常同论罢。

绍兴四年，起知镇江府、两浙西路安抚使，过行在面对，言：“藩帅之兵可用。今沿江千余里，若令镇江、建康、太平、池、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，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，敌至，五郡以舟师守江，步兵守隘，彼难自渡。假使参渡，五郡合击，敌虽善战，不能一日破诸城也。若围五郡，则兵分势弱，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，则五郡尾而邀之，敌安敢远去。此制稍定，三年后移江北，粮饷、器械悉自随。”又自乞“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战士三千，参用昭义步兵法，期年后，京口便成强藩”。时方以韩世忠屯军镇江，不果用。

刘麟入寇，世忠拒于扬州，晦乞促张俊兵为世忠援。赵鼎称晦议论激昂，帝曰：“晦诚可嘉，然朕知其人言甚壮，胆志颇怯，更观临事，能副所言与否？”然晦不为世忠所乐，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，起为广西经略兼知静江府。

先是，南州蛮酋莫公晟归朝，岁久，用为本路钤辖羁縻之，后遁去，旁结诸峒蛮，岁出为边患。晦选老将罗统戍边，招诱诸酋，喻以威信，皆诣府请降，晦犒遗之，结誓而去。自是公晟孤立，不复犯边。晦在郡，岁买马三千匹，继者皆不能及。进徽猷阁直学士，召赴行在，除知衢州，改潭州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卒。

晦胆气过人，不能尽循法度，贫时尤甚，故累致人言。然其当官才具，亦不可掩云。

刘一止，字行简，湖州归安人。七岁能属文，试太学，有司欲举八行，一止曰：“行者士之常。”不就。登进士第，为越州教授。参知政事李邴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。

绍兴初，召试馆职，其略曰：“事不克济者，患在不为，不患其难，圣人不畏多难，以困难而图事耳。如其不为，俟天命自回，人事自正，敌国自屈，盗贼自平，有是哉？”高宗称善，且谕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，欲骤用，执政不乐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考两浙类试，以科举方变，欲得通时务者，同列皆患无其人，一止出一卷曰：“是宜为首。”启号乃张九成也，众皆厌服。

迁监察御史。上疏谓：“天下之治，众君子成之而不足，一小人败之而有余，君子虽众道则孤，小人虽寡势易蔓，不加察，则小人伺隙而入以败政矣。”又言：“陛下悯宿蠹未除，颓纲未振，民困财竭，故置司讲究，然未闻有所施行，得无有以疑似之说欺陛下，曰‘如此将失人心’。夫所谓失人心者，必刑政之苛，赋役之多，好恶之不公，赏罚之不明；若皆无是，则所失者小人之心中耳，何病焉。”

时庶事草创，有司以吏所省记为法，吏并缘为奸，一止曰：“法令具在，吏犹得舞文，矧一切听其省记，所欲与则陈与例，欲夺则陈夺例，与夺在其牙颊，患可胜言哉！请以省记之文刊定颁行，庶几绝奸吏玩法受赇之弊。”从之。逾年而书成。

秦桧请置修政局，一止言：“宣王内修政事，修其外攘之政而已。今之所修，特簿书狱讼，官吏迁降，土木营建之务，未见所当急也。”又谓：“人才进用太遽，仕者或不由铨选，朝士入而不出，外官虽有异能，不见召用，非军事而起复，皆幸门不塞之故。请选近臣晓财利者，仿刘晏法，濒江置司以制国用，乡村置义仓以备水旱，增重监司之选。”后多采用其言。

迁起居郎。奏事，帝迎语曰：“朕亲擢也，繇六察迁二史，祖宗时有几？”一止谢：“先朝惟张澄、李棣耳。”因极陈堂吏宦官之蠹，执政植私党，无忧国心。翌日罢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

召为祠部郎、知袁州，改浙东路提点刑狱，为秘书少监，复除起居郎，擢中书舍人兼侍讲。莫将赐出身除起居郎，一止奏：“将以上书助和议，骤自太府丞缀从班，前此未有，臣乃与将同命，愿并臣罢之。”不报。

迁给事中。徐伟达者，尝事张邦昌为郎，得知池州，一止言：“伟达既仕伪廷，今付以郡，无以示天下。”孟忠厚乞试郡，一止言：“后族业文如忠厚虽可为郡，他日有援例者，何以却之？”汪伯彦知宣州入觐，诏以元帅府旧人，特依见任执政给奉，一止言：“伯彦误国之罪，天下共知，以郡守而例执政，殆与异时非待制而视待制，非两府而视两府者类矣。”帝皆为罢之，于凡贵近之请，虽小事亦论执不置。御史中丞廖刚谓其僚曰：“台当有言者，皆为刘君先矣。”

居琐闼百余日，缴奏不已，用事者始忌，奏：“一止同周葵荐吕广问，迎合李光。”罢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进敷文阁待制。御史中丞何若奏：“一止朋附光，偃蹇慢上。”落职，罢祠。后八年，请老，复职，致仕。秦桧死，召至国门，以病不能拜，力辞，进直学士，致仕。卒年八十三。

一止冲澹寡欲，尝诲其子曰：“吾平生通塞，听于自然，唯机械不生，故方寸自有乐地。”博学无不通，为文不事纤刻，制诰坦明有体，书诏一日数十辄办，尝言：“训诰者，赏善罚恶词也，岂过情溢美、怒邻骂坐之为哉。”其草颜鲁公孙特命官制甚伟，帝叹赏，为手书之。诗自成家，吕本中、陈与义读之曰：“语不自人间来也。”有类稿五十卷。子恋、慤，从弟

宁止。

宁止字无虞，登宣和进士甲科，除太学录、校书郎。建炎初，为浙西安抚大使司参议，改两浙转运判官。苗傅、刘正彦之变，宁止自毗陵驰诣京口、金陵，见吕颐浩、刘光世，勉以忠义，退而具军须以佐勤王。除左司郎官，辞。帝复位，除右司郎官、给事中。梁扬祖为发运使，宁止再疏论驳。

以添差江、淮、荆湖制置发运副使扈从隆祐太后幸江西，寻为两浙转运副使。录勤王功，直龙图阁，进秘阁修撰，主管崇道观，提点江、淮等路坑冶铸钱，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，进右文殿修撰。宁止言：“京口控扼大江，为浙西门户，请分常州、江阴军及昆山、常熟二县隶本司，庶防秋时沿江号令归一，可以固守。”权户部侍郎，总领三宣抚司钱粮。张浚都督诸军，以为行府属。除史部侍郎，进徽猷阁直学士、知秀州，升显谟阁，提举太平观，卒。

宁止有文名，慷慨喜论事。当艰难时，上疏言阙失，指切隐微，多人所难言。乞禁王安石《日录》，复贤良方正科，用司马光十科荐士法，仿唐制宰执论事以谏官侍立，皆其显显者。勤王之举，吕颐浩纪其有输忠赞谋之劳。宁止与一止、岑皆群从昆弟，帝尝称宁止忠、一止清、岑敏云。有《教忠堂类稿》十卷。

胡交修字已楸，常州晋陵人。登崇宁二年进士第，授泰州推官，试词学兼茂科。给事中翟汝文同知贡举，得其文曰：“非吾所能及也。”置之首选，除编类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。政和六年，迁太常博士、都官郎，徙祠部，迁左司官，拜起居舍人、起居郎。昭慈太后垂帘听政，除右文殿修撰、知湖州。

建炎初，以中书舍人召，辞不至，改徽猷阁待制、提举杭州洞霄宫。三年，复以舍人召，诏守臣津发，寻进给事中、直

学士院兼侍讲。入对，首论天下大势曰：“淮南当吾膺，将士遇敌先奔，无藩篱之卫。湖、广带吾胁，群盗乘间窃发，有腹心之忧。江、浙肇吾基，根本久未立。秦、蜀张吾援，指臂不相救。宜诏二三大臣修政事，选将帅，搜补卒乘，以张国势，抚绥疲瘵，以固国本。”

帝又出手诏，访以弭盗保民、丰财裕国、强兵御戎之要，交修疏言：“昔人谓甑有麦饭，床有故絮，虽仪、秦说之不能使为盗，惟其冻饿无聊，日与死迫，然后忍以其身弃之于盗贼。陛下下宽大之诏，开其自新之路，禁苛虐之暴，丰其衣食之源，则悔悟者更相告语欢呼而归。其不变者，党与携落，亦为吏士所系获，而盗可弭，盗弭则可以保民矣。沃野千里，残为盗区，皆吾秔稻之地。操弓矢，带刀剑，椎牛发冢，白昼为盗，皆吾南亩之民。陛下抚而纳之，反其田里，无急征暴敛，启其不肖之心，耕桑以时，各安其业，谷帛不可胜用，而财可丰，财丰则可以裕国矣。日者翟兴连西路，董平据南楚，什伍其人，为农为兵，不数年，积粟充牣，雄视一方。盗贼犹能尔，况以中兴二百郡地，欲强兵以御寇，不能为翟兴辈之所为乎？”世以为名言。

李成盗江、淮，廷议欲亲征，交修谓：群盗猖狂，天子自将，胜之则不武，不胜则贻天下笑。此将帅之责，何足以辱王师？”议遂格，盗寻遁。

周杞守常州，坐残虐免。会大旱，帝问交修致旱之由，对以殆杞佚罚之故，乃以杞属吏。杞疑为交修所讒，上书告其罪，遣大理寺丞胡蒙诣常按验。交修无所絀，然群从多抵罪。寻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太平观。

六年，召为给事中、刑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。久之，迁刑部尚书。汀州宁化县论大辟十人，狱已上，知州事

郑强验问，无一人当死，交修乞治县令冒赏杀无辜罪。江东留狱追逮者尚六百人，交修言：“若待六百人俱至，则瘐死者众矣，请以罪状明白者论如律，疑则从轻。”诏皆如其言。

朝论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诸路，交修力陈其害，谓：“崇宁大钱覆辙可鉴，当时大臣建议，人皆附和，未几钱分两等，市有二价，奸民盗铸，死徙相属。以今交子校之大钱，无铜炭之费，无鼓铸之劳，一夫挟纸日作十数万，真贗莫辨，售之不疑，一触宪网，破家坏产，以赏告捕，祸及无辜。岁月之后，公私之钱尽归藏镪之家，商贾不行，市井萧条，比及悔悟，恐无及矣。”时议大举，交修曰：“今妄言无行之徒，为迎合可喜之论，吾无以考验其实，遽信之以举事，岂不误国哉？”帝览之矍然。翌日，出其奏示大臣曰：“交修真一士之谔谔也。”

蜀帅席益既去，帝问交修孰可守蜀者，对以臣从子世将可用，遂以世将为枢密直学士、四川安抚制置使。世将在蜀五年，号为名帅。

自重兵聚关外以守蜀，饷道险远，漕舟自嘉陵江而上，春夏涨而多覆，秋冬涸而多胶。绍兴初，宣抚副使吴玠始行陆运，调成都、潼川、利州三路夫十万，县官部送，徼赏争先，十毙三四。至是交修言：“养兵所以保蜀也，民不堪命则腹心先溃，何以保蜀？臣愚欲三月以后、九月以前，第存守关正兵，余悉就粮他州，如此则守关者水运可给，分戍者陆运可免。”帝命学士院述交修意，诏玠行之。

议徽宗配享功臣，交修奏：“韩忠彦建中靖国初为相，贤誉翕然，时号‘小元祐’。”从之，人大允服。

八年夏，以亲老，除宝文阁学士、知信州。入辞，上欲留侍经筵，力言母老，愿奉祠里中以便养。帝曰：“卿去，行复召矣。”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九年六月召还，除兵部尚书、

翰林学士兼侍讲。时河南新复，交修奏：“京西、陕右取士之法，乞如祖宗时设诸科之目，以待西北之士；别为号于南宫，以收五路之才。”诏令礼部讨论。逾年，复请补外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知合州。却私请，免上供以万计，领州数月卒。

交修简重寡言，进止有度，为文不事琢雕，坦然明白，在词苑号为称职。自其从祖宿、从父宗愈至交修、世将，皆在禁林。中兴以后，学士三入者自交修始。交修衰次为书，号《四世丝纶集》，以侈一门之遇。至于事继母以孝闻，抚二弟极其友爱，遇恩以次补官，若交修者，其文行之兼副者欤！

綦崇礼，字叔厚，高密人，后徙潍之北海。祖及父皆中明经进士科。崇礼幼颖迈，十岁能作邑人墓铭，父见大惊曰：“吾家积善之报，其在兹乎！”

初入太学，诸生溺于王氏新说，少能词艺者。徽宗幸太学，崇礼出二表，祭酒与同列大称其工。登重和元年上舍第，调淄县主簿，为太学正，迁博士，改宣教郎、秘书省正字，除工部员外郎，寻为起居郎、摄给事中。召试政事堂，为制诰三篇，不淹晷而就，辞翰奇伟。拜中书舍人，赐三品服，进用之速，近世所未有，高宗犹以为得之晚。

车驾如平江，有旨邹浩追复龙图阁待制，崇礼当行词，推帝所以褒恤遗直之意，有曰：“处心不欺，养气至大。言期寤意，引裾尝犯于雷霆；计不顾身，去国再迁于岭徼。群臣动色，志士倾心。”又曰：“英爽不忘，想生气之犹在；奸谀已死，知朽骨之尚寒。”同列推重，除试尚书吏部侍郎，时从官惟崇礼与汪藻，寻兼直学士院。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漳州，其俗悍强，号难治，属有巨寇起建州，声撼邻境，人心动摇，崇礼牧民御众，一如常日，乞盗息，环城内外按堵如故。

徙知明州，召为吏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。时有诏侍从官日

轮一员，具前代及本朝事关治体者一二事进入，崇礼言：“祖宗以来选用儒臣，以奉讲读。若令从官一例献其所闻，既非旧典，且又越职，望令讲读官三五日一进。”乃命学士与两省官如前诏。又言：“驻蹕临安，以浙西为根本，宜固江、淮之守，然后可以图兴复。蜀在万里外，当召用其士夫，慰安远人之心。”时兵革后，省曹簿书残毁几尽，崇礼再执铨法，熟于典故，讨论沿革，援据该审，吏不得容其私。后有诏重刊七司条敕，崇礼所建明，悉著为令。

移兵部侍郎，仍进直学士院。御笔处分召至都堂，令条具进讨固守利害。崇礼奏：“谍传金人并兵趣川、陕，盖以向来江左用兵非敌之便，故二三岁来悉力窥蜀。其意以谓蜀若不守，江、浙自摇，故必图之，非特报前日吴玠一败而已。今日利害，在蜀兵之胜负。”又奏：“君之有臣，所以济治。臣效实用，则君享其功；臣窃虚名，则君受其弊。实用之利在国，虚名之美在身。忠于国者，不计一己之毁誉，惟天下之治乱是忧；洁其身者，不顾天下之治乱，惟一己之毁誉是恤。然效力于国，其实甚难，世未必贵；窃名于己，其为则易，且以得誉。二者有关于风俗甚大，是不可不察也。”

九月，御笔除翰林学士，自靖康后，从官以御笔除拜自此始。杨惟忠、邢焕以节度使致仕，告由舍人院出，崇礼言：“祖宗时，凡节钺臣僚得谢，不以文武，并纳节别除一官致仕。熙宁间，富弼以元勋始令特带节钺致仕，其后继者曾公亮、文彦博，他人岂可援以为例。”诏自今如祖宗故典。

进兼侍读兼史馆修撰。时有旨重修神宗、哲宗《正史》。兵火之后，典籍散亡，崇礼奏：“《神宗实录》墨本，元祐所修已是成书，朱本出蔡卞手，多所附会，乞将朱墨本参照修定。《哲宗实录》，崇宁间蔡京提举编修，增饰语言，变乱是非，

难以便据旧录修定，欲乞访求故臣之家文献事迹参照。”又奏：“知湖州汪藻编类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，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。”并从之。先是，藻奉诏访求甚备，未及修纂，崇礼取而专之。

尝进唐太宗录刺史姓名于屏风故事，曰：“连千里之封得一良守，则千里之民安；环百里之境得一良令，则百里之民说。牧民之吏咸得其良，则治功成矣。苟能效当时之事，以守令姓名详列于屏，简在帝心，则人知尽心职业。”再入翰林凡五年，所撰诏命数百篇，文简意明，不私美，不寄怨，深得代言之体。

以宝文阁直学士知绍兴府。刘豫导金人入侵，扬、楚震扰，高宗躬御戎衣次吴会。崇礼以近臣承宁方面，谓：“浙东一道为行都肘腋之地，备御不可不谨。”密疏于朝，得便宜从事。于是缮城郭，厉甲兵，输钱帛以犒王师，简舟舰以扼海道，疚心夙夜，殆废食寝。及春，帝还，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。斯年，上印绶，退居台州。卒年六十，赠左朝议大夫。

崇礼妙龄秀发，聪敏绝人，不为崖岸斩绝之行。廉俭寡欲，独覃心辞章，洞晓音律，酒酣气振，长歌慷慨，议论风生，亦一时之英也。中年顿剝场屋，晚方登第，以县主簿骤升华要，极润色论思之选。端方亮直，不惮强御，秦桧罢政，崇礼草词显著其恶无所隐，桧深憾之。及再相，矫诏下台州就崇礼家索其稿，自于帝前纳之，且将修怨。会崇礼已没，故身后所得恩泽，其家畏惧不敢陈，士大夫亦无敢为其任保。楼钥尝叙其文，以为气格浑然天成，一旦当书命之任，明白洞达，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云。

论曰：建炎、绍兴之际，网罗俊彦，布于庶职，如卫肤敏以下七人者，其议论时政，指陈阙失，虽或好恶多不同，亦皆一时之表表者，矧一止、宁止兄弟之忠清，交修、崇礼之祠翰，

宋史

·2597·

又有助于治化者焉。

列传第一百三十八

章谊 韩肖胄 陈公辅 张巽 胡松年 曹勋 李植
韩公裔

章谊，字宜叟，建州浦城人。登崇宁四年进士第，补怀州司法参军，历漳、台二州教授、杭州通判。建炎初，陈通寇钱塘，城闭，部使者檄谊聚杭州七县弓兵，以张声势。会王渊讨贼，谊随渊得入城，贼平，旋加抚定，人皆德之。

帝幸临安，苗、刘为变，帝御楼，宰臣百执事咸在，人心汹汹。帝问群臣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辄曰：“乞问三军。”谊越班斥之曰：“问三军何义？若将鼓乱邪？”希孟却立屏息，帝嘉之。事定，窜希孟吉阳军，谊迁二秩，擢仓部员外郎。奉使二浙，贸易祠牒以济军用，以稽迟罢。未几，召为驾部员外郎，迁殿中侍御史。

张浚宣抚陕西，谊奏：“自赵哲退败，事任已重，处断太专，当除副贰，使之自助。”何 赠官，谊论其“折冲无谋，守御无策，乃中国招祸之首”。乞寝免。

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，所至劫掠。谊请置水军于驻蹕之地，且言：“古舟师有三等，大为阵脚，次为战船，小为传令，皆可为战守之备。”诏淮南三宣抚措置。谊又献战守四策，谓：“金人累岁南侵，我亦累岁奔走，盖谋国之臣误陛下也。比者驻蹕扬州，有兵数十万，可以一战。斥候不明，金人奄至，逾江而东，此宰相黄潜善、汪伯彦过也。前年，移蹕建康，兵

练将勇，据长江之险，可守矣。舟师不设，二相异意，金人未至，遵海而南，此宰相吕颐浩过也。不知今年守战之策安所从出？执政大臣谁为陛下任此事者？臣愚谓有江海，必资舟楫战守之具；有险阻，必资郡县防守之力；有兵将，必驾驭抚循，不可为将帅自卫之资；有粮赋，必漕运转输，不可为盗贼侵据之用。四者各付能臣，分路以办，重赏严罚，谁敢不用命哉！”

诏问保民、弭盗、遏寇、生财之策，谊对曰：“去奸贪残虐之吏，则民可保；用循良廉平之吏，则盗可弭；敌寇未遏，以未得折冲御侮之臣；财赋未裕，以未得掌财心计之臣。凡此四者，任人不任法，则政治可得而治矣。”

诏集议明堂配享，胡直儒等请合祭天地，而以太祖、太宗配。谊言：“稽之经旨则未合，参之典故则未尽，施之事帝则未为简严。今国家既以太祖配天于郊，比周之后稷，则太宗宜配帝于明堂，以比周之文王。仁宗皇祐二年，始行明堂合祭天地，并配祖宗，乃一时变礼。至嘉祐七年，再行宗祀，已悟皇祐之非，乃罢配享，仍彻地示之位，故有去并侑烦文之诏。如嘉祐之诏，则太祖地示已不与祭；元丰正祀典之诏，则悉罢群祀。臣等谓将来明堂大飨，宜专祀昊天上帝，而以太宗配。”后不果行。

绍兴二年，除大理卿。宰相奏知平江府，帝曰：“谊儒者，赖其奏谏平恕，使民不冤，勿令补外。”寻除权吏部侍郎，乞：“诏有司编类四选通知之条，与一司专用之法，兼以前后续降指挥，自成一书。如此则铨曹有可守之法，奸吏无舞文之弊，书成而吏铨有所执守矣。”

改刑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，谊奏：“比修绍兴敕令格式，其忠厚之意，则本于祖宗；其纲条之举，则仍于旧贯。今在有司，为日既久，州县推行，渐见牴牾。欲承疑遵用，则众

听惑而不孚；欲因事申明，则法屡变而难守。乞诏监司、郡守与承用官司，参考祖宗旧典，各摭新书之阙遗，条具以闻，然后命官审订删去，著为定法。”

迁徽猷阁直学士、枢密都承旨，谊奏：“汉有南北两屯，唐有南北两卫，皆天子自将之兵。祖宗所置殿班亲军，处禁门之内，皆极天下之选。今日神武兵萃于五军，多逃亡之余，市井之人，殿班亲军，倚以侍卫者，曾无千百。愿陛下酌汉、唐南北禁卫之意，修本朝遴选班直之法，选五军及诸州各为一卫，合取万人，分为两卫，则禁卫增严，王室大竞矣。”

四年，金遣李永寿、王翊来，求还刘豫之俘，及西北人在东南者，又欲画江以益刘豫。时议难之，欲遣大臣为报使。参政席益以母老辞，荐谊为代，加谊龙图阁学士，充军前奉表通问使，给事中孙近副之。谊至云中，与粘罕、兀室论事，不少屈。金人谕亟还，谊曰：“万里衔命，兼迎两宫，必俟得请。”金人乃令萧庆授书，并以风闻事责谊，谊诘其所自，金人以实告，乃还。至南京，刘豫留之，以计得归。帝嘉劳之，擢刑部尚书。

是冬，帝亲征，王师大捷于淮阴，谊扈从。还临安，迁户部尚书，谊言：“祖宗设官理财，内则户部，外则诸路转运使、副，东南委输最盛，则又置发运，以督诸路供输之入，皆有移用补助之法，户部仰以不乏者也。今川、广、荆湖土贡岁输，不入王府者累年矣，皆发运使失职之罪也。顷因定都汴京，故发运使置司真、泗，今驻吴会，则发运当在荆湖南、北之间。望讨论发运置司之地，选能臣以充其任。”又言：“户部左右曹之设，诸路运司则左曹之属也，提举则右曹之属也。若复发运司，於诸路各置转运使副二员，以一员检察常平，以应右曹之选，则户部财用无陷失矣。”

五年，以疾请郡，除龙图阁学士、知温州。适岁大旱，米斗千钱，谊用刘晏招商之法，置场增直以余，米商辐辏，其价自平。部使者以状闻，诏迁官一等。六年，移守平江。时将临幸，供亿繁夥，谊处之皆当於理。召对，赐带笏，帝曰：“此不足以偿卿之劳，其勿谢。”

明年，移躋建康，复为户部尚书。谊奏营田之策，谓：“京西、湖北、淮南东西失业者最多，朝廷必欲家给牛种、人给钱粮以劝耕，则财力不足。今三大将各屯一路，如各捐数县地均给将士，收其馀以省转输，非小补也。”

七年，帝还临安，以谊为端明殿学士、江南东路安抚大使、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未几，提举亳州明道宫，代还。八年卒，年六十一，谥忠恪。

谊宽厚长者，故事台官言事，非挟怨以快己私，即用仇家言为人报复，谊独存大体，士论归之。立朝论事，奏疏无虑数十百篇，皆经国济时之策。初，席益荐谊使金，帝曰：“谊亦母老，朕当自谕之。”谊闻命，略无难色，戒其家人勿使母知。将行，告母曰：“是行不数月即归，大似往年太学谒告时尔。”及还，母竟不知其使金也。谊卒，母年九十二。子八人：“駟、驹、駟、驷、卒、駟、驰、驷。”

韩肖胄，字似夫，相州安阳人。曾祖琦，祖忠彦，再世为相。父治。肖胄以荫补承务郎，历开封府司录。与府尹同对殿中，徽宗问其家世，赐同上舍出身，除卫尉少卿，赐三品服。

寻假给事中、充贺辽国生辰使。既还，时治守相州，请祠。肖胄因乞补外侍疾，诏除直秘阁、知相州，代其父任。陛辞，帝曰：“先帝诏韩氏世官于相。卿父子相代，荣事也。”在相四年，王师传燕，肖胄策幽蓟且有变，宜阴为守备。已而金骑入境，野无所掠而去。

建炎二年，知江州，入为祠部郎，迁左司。尝言：“中原未复，所恃长江之险，淮南实为屏蔽。沃野千里，近多荒废，若广修农事，则转饷可省，兵食可足。”自是置局建康，行屯田於江淮。又应诏陈五事，曰：远斥堠，戢戍兵，防海道，援中原，修军政。擢工部侍郎。

时川、陕马纲路通塞不常，肖胄请於广西邕州置司，互市诸蕃马，诏行之。时召侍从问战守计，肖胄条奏千余言，帝称其所对事理简当。吏部尚书席益叹曰：“援古证今，切于时用，非世官不能也。”

绍兴二年，诏百官各言省费裕国、强兵息民之策，肖胄言：“天下财赋窠名，旧悉隶三司，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。问诸路窠名于户部，户部不能悉，问诸州窠名于漕司，漕司不能悉，失一窠名，则此项遂亡。愿诏诸路漕司，括州县出纳，可罢罢之，可并并之，立为定籍。漕司总诸州，户部总诸路，则无失陷矣。经费之大，莫过养兵。今人亡而冒请者众，愿立诸军核实之法，重将帅冒请之罪，则兵数得实，饷给不虚，省费裕国，此其大者。生民常赋之外，迫以军期，吏缘为奸，敛取百端。复为寇所迫逐，田桑失时，寇去复业，未及息肩，催科之吏已呼其门矣。愿诏郡邑，招集流散，官贷之种，俟及三年，始责其赋，置籍书之，以课殿最，强兵息民，此其先者。”时多所采纳。又请复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社稷之祀，於是下有司定一岁祭礼。

迁吏部侍郎，时条例散失，吏因为奸，肖胄立重赏，俾各省记，编为条目，以次行之，舞文之弊始革。阵亡补官，得占射差遣，而在部常调人，守待不能注授，且有短使重难。肖胄请阵亡惟许本家用恩例，异姓候经任收使，遂无不均，且严六部出入之禁，而请托不行。

三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充通问使，以胡松年副之，肖胄慨然受命。时金酋粘罕专执政，方恃兵强，持和战离合之策，行人皆危之。肖胄入奏曰：“大臣各循己见，致和战未有定论。然和乃权时之宜，他日国家安强，军声大振，誓当雪此仇耻。今臣等行，或半年不返命，必复有谋，宜速进兵，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。”将行，母文语之曰：“汝家世受国恩，当受命即行，勿以我老为念。”帝称为贤母，封荣国夫人。

肖胄至金国，金人知其家世，甚重之，往返才半年。自帝即位，使者凡六七年未尝报聘，至是始遣人偕来。肖胄先北使入对，与朱胜非议不合，力求去，以旧职知温州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

五年，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，肖胄言：“女真等军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，今三帅所统多西人，吴玠继有捷奏，军声益振，敌意必摇，攻战之利，臣固知之。自荆、襄至江、淮，绵亘数千里，不若择文武臣僚按行计度，求险阻之地，屯兵积粮，则形势相接。今淮东、西虽命宣抚使，然将屯置司，乃在江上，所遣偏裨分守，不过资以轻兵，势孤力弱，难以责其固志。当移二将于江北，使藩篱可固。”又言：“诸大将之兵自主庭户，更相仇疾。若欲并遣进攻，宜先命总帅，分以精锐，自成一军，号令既一，则诸将畴敢不听命。畿甸、山东、关河之民怨金人入骨，当以安集流亡，招怀归附为先，今淮南、江东西荒田至多，若招境上之人，授田给粮，捐其赋租，必将接迹而至。”又奏：“江之南岸，旷土甚多，沿江大将各分地而屯，军士旧为农者十之五六，择其非甚精锐者，使之力耕，农隙则试所习之技艺，秋成则均以所种之禾麦，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无业愿迁之人分给之，创为营屯。止则固守，出则攻讨。”起知常州，

召赴行在，提举万寿观，寻除签书枢密院事。

和议已定，复命肖胄为报谢使。接伴者逆于境，谓当称谢恩使。肖胄论难三四反，遂语塞。既至，金遣人就馆议事，肖胄随问随答，众皆耸听。其还，给毡车及顿递宴设，自肖胄始。

除资政殿学士、知绍兴府。寻奉祠，与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几十年。事母以孝闻，弟不至不食，所得恩泽，皆先给宗族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谥元穆。

琦守相，作昼锦堂，治作荣归堂，肖胄又作荣事堂，三世守乡郡，人以为荣。

陈公辅，字国佐，台州临海人。政和三年，上舍及第，调平江府教授。朱勔方嬖幸，当官者奴事之，公辅绝不与交。勔有兄丧，诸生欲往吊，公辅不予告。勔不悦，讽权要移公辅越州。累迁权应天府少尹，除秘书郎。

靖康初，二府多宣和旧人，公辅言：“蔡京、王黼用事二十余年，台谏皆缘以进，唐重、师驥为太宰李邦彦引用，谢克家、孙覿为纂修蔡攸引用，及邦彦作相，又附丽以进。此四人者，处台谏之任，臣知其决不能言宰相大臣之过。愿择人臣中朴茂纯直，能安贫守节、不附权幸、慷慨论事者，列之台谏，则所任得人，礼义廉耻稍稍振起，敌国闻之，岂不畏服哉！”时吴敏、李纲不协，公辅奏：“陛下初临万机，正赖其同心合谋，而二臣不和，已有其迹，愿谕以圣训，俾务一心以安国家。”

徽宗渡江未还，人情疑惧，公辅力陈父子之义，宜遣大臣迎奉。钦宗嘉之，擢为右司谏。孟夏享景灵宫，遂幸阳德、佑神观。公辅谏不当如平时事宴游，论：“蔡京父子怀奸误国，终未行遣。今朝廷公卿百执事半出其门，必有庇之者。”诏谪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德安府安置。又奏：“朱勔罪恶，都城之民皆谓已族灭其家，乞勿许其子姓随上皇入京。”

时有指公辅为李纲之党，鼓唱士庶伏阙者。公辅自列，因辞位，后陈三事：其一言李纲书生，不知军旅，遣援太原，乃为大臣所陷，必败事。其二言余应求不当以言远谪。其三言方复祖宗法度，冯澥不宜更论熙宁、元丰之政。语触时宰，遂与应求、程瑀、李光俱得罪，斥监合州税。

高宗即位，召还，除尚书左司员外郎。明年，始达维扬。初，李纲得政，公辅自外除郎，未至而纲罢，改南剑州，寻予宫观。

绍兴六年，召为吏部员外郎。疏言：“今日之祸，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，不能维持天下国家，平时既无忠言直道，缓急讵肯伏节死义，岂非王安石学术坏之邪？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，学术尚可取。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，尤甚于政事，政事害人才，学术害人心，《三经》、《字说》诋诬圣人，破碎大道，非一端也。《春秋》正名分，定褒贬，俾乱臣贼子惧，安石使学者不治《春秋》；《史》、《汉》载成败安危、存亡理乱，为圣君贤相、忠臣义士之龟鉴，安石使学者不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。王莽之篡，扬雄不能死，又仕之，更为《剧秦美新》之文。安石乃曰：‘雄之仕，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。’五季之乱，冯道事四姓八君，安石乃曰：‘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。’使公卿大夫皆师安石之言，宜其无气节忠义也。”复授左司谏，言：“中兴之治在得天得人，以孝感天，以诚得民。”帝善其深得谏臣体，赐三品服，令尚书省写图进入，以便观览。

公辅感帝知遇，益罄忠鯁，言：“正心在务学，治国在用人，朝廷之祸在朋党。”仍乞增轮对官，令审计、官告、粮料、榷货、监仓及茶场等官，有己见，许面对。时有诏将驻蹕建康，公辅上疏陈攻守之策，且乞选大臣镇淮西，增兵将守要害，使西连鄂、岳，东接楚、泗，皆有犄角之形。

徽宗讣至，公辅请官中行三年之丧，视朝服淡黄，群臣未可纯吉服，明堂未当以徽宗配，宜罢临轩策士。又乞权罢讲筵，事不行。

迁尚书礼部侍郎。会赵鼎言进退人才乃其职分，疏稍侵公辅，因力请祠。除集英殿修撰、提举江州太平观，寻知处州。升徽猷阁待制，乃提举太平观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太中大夫。有《文集》二十卷，《奏议》十二卷，行于世。公辅论事剴切，疾恶如仇，惟不右程颐之学，士论惜之。

张翥，字柔直，福州人。举进士，为小官，不与世诡随。时蔡京当国，求善训子弟者，翥适到部，京族子应之以翥荐，翥再三辞，不获，遂即馆，京亦未暇与之接。翥严毅耸拔，意度凝然，异于他师，诸生已不能堪，忽谓之曰：“汝曹曾学走乎？”诸生骇而问曰：“尝闻先生教令读书徐行，未闻教以走也。”翥曰：“天下被而翁破坏至此，旦夕贼来，先至而家，汝曹惟有善走，庶可逃死尔。”诸子大惊，亟以所闻告京，曰：“先生心恙。”京矍然曰：“此非汝所知也。”即见翥深语，翥慷慨言曰：“宗庙社稷，危在旦夕。”京敛容问计，翥曰：“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诸左右，以开道上心。罗天下忠义之士，分布内外，为第一义尔。”京因扣其所知，遂以杨时荐，于是召时。

翥后守南剑州，迁福建路转运判官。未行，会范汝为陷建州，遣叶彻拥众寇南剑。时统制官任士安驻军城西，不肯力战，翥独率州兵与之战，分为数队，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，仍多具饭。将战，则食第一队人，既饱，遣之入阵，便食第二队人，度所遣兵力将困，即遣第三队人往代，第四至五六队亦如之。更迭交战，士卒饱而力不乏。彻中流矢死，众败走。翥知士安惧无功，即函彻首与之，州兵皆愤，翥曰：“贼必再至，非与

大军合力不能破也。”士安得之大喜，遂驰报诸司，谓已斩彻。未几，彻二子果引众声言复父仇，縞素来攻。于是士安与州兵夹攻，大败之，城赖以全。

再知处州，尝欲造大舟，幕僚不能计其直，鬻教以造一小舟，量其尺寸，而十倍算之。又有欲筑绍兴园神庙垣，召匠计之，云费八万缗，鬻教之自筑一丈长，约算之可直二万，即以二万与匠者。董役内官无所得，乃奏绍兴空乏难济，太后遂自出钱，费三十二万缗。以直龙图阁知虔州，荡平余寇，进秘阁修撰，卒。后庙食邵武。

胡松年字茂老，海州怀仁人。幼孤贫，母粥机织，资给使学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尤邃于《易》。政和二年，上舍释褐，补潍州教授。八年，赐对便殿，徽宗伟其状貌，改校书郎兼资善堂赞读。为殿试参详官，以沈晦第一，徽宗大悦曰：“朕久闻晦名，今乃得之。”迁中书舍人。

时方有事燕云，松年累章谓边衅一开，有不胜言者。晞时相意，提举太平观。建炎间，密奏中原利害，召赴行在，出知平江府。未入境，贪吏解印敛迹，以兴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，百姓便之。加徽猷阁待制。奏防江利害：一曰立国无藩篱之固，二曰遣将无首尾之援，三曰不攻敌技之所短。

召为中书舍人。言武昌、九江、建昌、京口、吴江、钱塘、明、越宜各屯水战士三千以为备。唐恪追复观文殿学士，松年缴奏曰：“靖康之祸，何轻脱寡谋，宜为罪首。去年秦桧还朝，力称其抗义守正，遂被褒赠，已大拂士论。今恪子琢自陈其父不获伸迎请二帝之谋，饮药而死。此事凜然，追踪古人。宜诏有司详考实状，庶不为虚美，以示激劝。”

除给事中。会选将帅，松年奏：“富贵者易为善，贫贱者难为功，在上之人识擢何如尔。愿陛下亲出劳军，即行伍搜简

之，必有可为时用者。”又奏：“恢复中原，必自山东始，山东归附，必自登、莱、密始，不特三郡民俗忠义，且有通、泰飞艘往来之便。”除兼侍讲。

王伦使金还，言金人欲再遣重臣来计议，以松年试工部尚书为韩肖胄副，充大金奉表通问使。时使命久不通，人皆疑惧，松年毅然前往。至汴京，刘豫令以臣礼见，肖胄未答，松年曰：“圣主万寿。”豫曰：“圣意何在？”松年曰：“主上之意，必复故疆而后已。”使还，拜吏部尚书。

岳飞收复襄、汉，令松年筹度守御事。松年奏：“乞飞班师，徐窥刘豫意向，若豫置不问，其情叵测，当饬将士谨疆场可也。”又条战舰四利：一曰张朝廷深入之军势，二曰固山东欲归之民心，三曰震叠强敌，使不敢窥江、浙，四曰牵制刘豫不暇营襄、汉。

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首奏八事：立规摹以定中兴之基，振纪纲以尊朝廷之势，驭将帅使知畏，抚士卒使知劝，收予夺之柄，察毁誉之言，无以小疵弃人才，无以虚文废实效。又荐张敌万：“向在淮南诱敌深入，步骑四集，悉陷于淖，无得解者，金人至今胆落。乞令统率军马别为任使，庶几外阃浙多名将，不独仗倚三四人而已。”

谍报刘豫于登、莱、海、密具舟楫，淮阳、顺昌积刍粟，欲凭藉金人侵我边鄙。议者谓韩、刘、岳各当一面，可保无虞。松年奏：“三人声势初不相属，缓急必不相救。况海道阔远，苏、秀、明、越最为要冲，乞选精兵万人，命一大臣往驻建康，亲督世忠、光世守采石、马家渡，以张两军之势，仍以兵五千屯明州、平江，控制江海。或无人可遣，臣愿疾驰以赴其急。”诏遣松年往江上，与诸将会议进讨，因覘贼情。帝决意亲征，遂次平江，命松年权参知政事，专治战舰，张浚专治军器。松

年曰：“议论既定，力行乃有效，若今日行，明日止，徒纷纷无益。”

俄以疾提举洞霄宫，卜居阳羨，虽居闲不忘朝廷事，屡言和余科敛、防秋利害，帝皆嘉纳。十六年，病革，呼其子曰：“大化推移，有所不免。”乃就枕，鼻息如雷，有顷卒，人谓不死也。年六十。

松年平生不喜蓄财，每除官例赐金帛，以军兴费广，一无所陈请，或劝其白于朝，曰：“弗请则已，白之是沽名也。”喜宾客，奉入不足以供费，或请节用为子孙计。松年曰：“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，况俸廩，主上所以养老臣也。”自持囊至执政，所举自代，皆一时闻人，所荐一以至公，权势莫能夺。

方秦桧秉政，天下识与不识，率以疑忌置之死地，故士大夫无不曲意阿附为自安计。松年独鄙之，至死不通一书，臣以此高之。

曹勋，字公显，阳翟人。父组，宣和中，以阁门宣赞舍人为睿思殿应制，以占对开敏得幸。勋用恩补承信郎，特命赴进士廷试，赐甲科，为武吏如故。

靖康初，为阁门宣赞舍人、勾当龙德宫，除武义大夫。从徽宗北迁，过河十余日，谓勋曰：“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？”翌日，出御衣书领中曰：“可便即真，来救父母。”并持韦贤妃、邢夫人信，命勋间行诣王。又谕勋：“见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，悉举行之，毋以我为念。”又言“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，不杀大臣及言事官，违者不祥”

勋自燕山遁归。建炎元年七月，至南京，以御衣所书进入。高宗泣以示辅臣。勋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国东京，奉徽宗由海道归，执政难之，出勋于外，凡九年不得迁秩。绍兴五年，除江西兵马副都监，勋以远次为请，改浙东，言者论其不闲武艺，

专事请求，竟夺新命。

十一年，兀术遣使议和，授勋成州团练使，副刘光远报之。及淮，遇兀术，遣还，言当遣尊官右职持节而来，盖欲亟和也。勋还，迁忠州防御使。金使萧毅等来，命勋为接伴使。未几，落阶官为容州观察使，充金国报谢副使，召入内殿，帝洒泣，谕以恳请亲族之意。及见金主，正使何铸伏地不能言，勋反覆开谕，金主首肯许还梓宫及太后。勋归，金遣高居安等卫送太后至临安，命勋充接伴使。迁保信军承宣使、枢密副都承旨。

二十九年，拜昭信军节度使，副王纶为称谢使。时金主亮已定侵淮计，勋与纶还，言邻国恭顺，和好无他，人讥其妄。孝宗朝加太尉、提举皇城司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淳熙元年卒，赠少保。

李植，字元直，泗州临淮人。幼明敏笃学，两举于乡。从父中行客苏轼门，太史晁无咎见之曰：“此国士也。”以女妻焉。

靖康初，高宗以康王开大元帅府。湖南向子諲转运京畿，时群盗四起，饷道厄绝，环视左右无足遣者。有以植荐，遂借补迪功郎，使督四百艘，总押犒师银百万、粮百万石，招募忠义二万余众，自淮入徐趋济，凡十余战，卒以计达。时高宗驻师钜野，闻东南一布衣统众而至，士气十倍，首加劳问。植占对详敏，高宗大悦，亲赐之食，曰：“得一士如获拱璧，岂特军饷而已。”承制授承直郎，留之幕府。

植三上表劝进：“愿蚤正大宝，以定人心，以应天意。”三降手札奖谕。植感激知遇，言无不尽，为汪伯彦、黄潜善所忌。高宗既即位，为东南发运司干办公事，寻以奉议郎知潭州湘阴。县经杨么荡析，植披荆棘，立县治，发廩粟，振困乏，专以抚摩为急。

丞相张浚督师江上，知植才，荐为朝奉郎、鄂州通判。大盗马友、孔彦舟未平，植请修战舰，习水战，分军马为左右翼，大破彦舟伏兵，诛马友，二盗平。浚以破贼功上于朝，转朝奉大夫、通判荆南府。秩满，除尚书户部员外郎。

时秦桧当国，凡帅府旧僚率皆屏黜，浚亦去国。植即丐祠奉亲，寓居长沙之醴陵十有九年，杜门不仕。

桧死，子諲以户部尚书居迺列，语及龙飞旧事，识植姓名，除户部郎中。植始入见，帝曰：“朕故人也。”方有意大用，以母老，每辞，愿便养，除知桂阳军。丁母忧，归葬，哀毁庐墓，有白鹭朱草之祥。刘锜遗之书曰：“忠臣孝子，元直兼之矣。”

服阕，参政钱端礼荐差知琼州。陛辞，帝慨然曰：“卿老矣，琼管远在海外。”改知徽州。徽俗崇尚淫祠，植首以息邪说、正人心为事，民俗为变。转朝请大夫、直秘阁，改知镇江府，迁江、淮、荆湘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。

逾年，金人败盟，朝廷将大举，以植漕运有才略，授直敷文阁、京西河北路计度转运使。植措画有方，廷议倚重。乾道元年，迁提刑江西。二年，直宝文阁、江南东路转运使兼知建康军府兼本路安抚使，主管行宫留守司事。

植上书极言防江十策，其略曰：“保荆、襄之障，以固本根；审中军所处，以俟大举；搜选强壮，以重军势；度地险厄，以保居民；避敌所长，击其所短；金人降者宜加赏劝。”皆直指事宜，不为浮泛。疏上，帝嘉其言，以太府卿召赴阙，有疾不克上道，遂以中奉大夫、宝文阁学士致仕，还湘。

时胡安国父子家南岳下，刘锜家湘潭，相与往还讲论，言及国事，必忧形于色，始终以和议为恨。年七十有六卒。有文集十卷，题曰《临淮集》，庐陵胡铨为之序。谥忠襄。

子五人，汝虞知桃源县，汝士朝奉大夫、知黄州，汝工知昌化军。

韩公裔，字子宸，开封人。初以三馆吏补官，掌韦贤妃阁笺奏，寻充康王府内知客。金兵犯京，王出使，公裔从行。渡河，将官刘浩、吴湛私斗，公裔谕之乃解。次磁州，军民戕奉使王云，随王车入州廨，公裔复谕退之。王之将南也，与公裔谋，问道潜师夜起，迟明至相，磁人无知者，自是亲爱愈笃。及兵退，张邦昌遣人同王舅韦渊来献传国玺。时渊自称伪官，议者又谓邦昌不可信，王怒将诛渊，公裔曰：“神器自归，天命也。”王遂受玺，命公裔掌之。公裔力救渊，释其罪。

元祐后诏王入承大统，府僚谓金兵尚近，宜屯彭城。公裔言：“国家肇基睢阳，王亦宜于睢阳受命。”时前军已发，将趋彭城，会天大雷电，不能前，王异之，夜半抗声语公裔曰：“明日如睢阳，决矣。”既即帝位，公裔累迁武功大夫、贵州防御使。

后以事忤黄潜善，适帝幸维扬，公裔丐去，潜善以为避事，遂降三官，送吏部。帝幸越，念其旧劳，召复故官、干办皇城司，仍带御器械，累迁至广州观察使、提举佑神观。

公裔给事藩邸三十余年，恩宠优厚，每置酒慈宁宫，必召公裔。会修《玉牒》，元帅府事多放佚，秦桧以公裔帅府旧人，奏令修书官就质其事。俄除保康军承宣使，桧疑其舍己而求于帝，衔之。右谏议大夫汪勃希桧意，劾罢公裔，遂与外祠，在外居住，而帝眷之不衰。

桧死，即复提举佑神观，赐第和宁门西，帝曰：“朕与东朝欲常见卿，故以自近耳。”升华容军节度使，寻致仕。后华容军复为岳阳军，公裔遂换岳阳军节度使。高宗既内禅，尝与孝宗语其忠劳，因诏所居郡善视之。乾道二年卒，年七十五，

贈太尉，謚恭榮，官其親族八人。高宗賜金帛甚厚。

公裔律身稍謹，不植勢，不市恩，又敢與黃潛善、秦檜異，斯亦足取云。

論曰：章誼有蹇諤之節，肖胄席父祖之蔭，二人多所論建，奉使不辱，亦可取矣。陳公輔得諫臣之體，其劾蔡京、王黼之黨，論吳敏、李綱之隙，是矣。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，而不尚程頤之學，何邪？張鬻斥蔡京之禍，荐楊時之賢，其趣操正矣，況平寇有術，而不自以為功乎？松年鄙秦檜而不交，知命通方，固不易得。而曹勛崎嶇兵間，稍著勞效，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，猶曰鄰國恭順無他，何其見几之不早邪？若李植、韓公裔早著忠荃，為天子故人，能與黃潛善、秦檜為異，閉門不出，待時而動，斯亦知所向方者哉！

列传第一百三十九

何铸 王次翁 范同 杨愿 楼炤 勾龙如渊 薛弼
罗汝楫 子愿附 萧振

何铸，字伯寿，余杭人。登政和五年进士第，历官州县，入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、秘书郎。御史中丞廖刚荐铸操履劲正，可备拾遗补阙之选。即命对。铸首陈：“动天之德莫大于孝，感物之道莫过于诚。诚孝既至，则归梓宫于陵寝，奉两宫于魏阙，绍大业，复境土，又何难焉。”帝嘉纳之。

拜监察御史，寻迁殿中侍御史。上疏论：“士大夫心术不正，徇虚以掠名，托名以规利。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，行险自售而设意相倾者，为事君之失。怀险 戏之谋，行刻薄之政，轻儇不庄，慢易无礼者，为行己之失。乞大明好恶，申饬中外，各务正其心术，毋或欺诞。”盖有所指也。时迁温州诸宫殿神像于湖州，有司迎奉，所过骚然。铸言：“孝莫大于宁神，宁神莫大于得四海之欢心。浙东旱荒，若加勤动，恐道路怨咨。乞务从简约，不得过为骚扰。”疏奏，其事遂已。擢右谏议大夫。论：“中兴之功，在于立志，天下之事济与否，在于思与不思。愿陛下事无大小，精思熟虑，求其至当而行。如是，则事无过举矣。”寻拜御史中丞。

先是，秦桧力主和议，大将岳飞有战功，金人所深忌，桧恶其异己，欲除之，胁飞故将王贵上变，逮飞系大理狱，先命

铸鞫之。铸引飞至庭，诘其反状。飞袒而示之背，背有旧涅“尽忠报国”四大字，深入肤理。既而阅实俱无验，铸察其冤，白之桧。桧不悦曰：“此上意也。”铸曰：“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，强敌未灭，无故戮一大将，失士卒心，非社稷之长计。”桧语塞，改命万俟卨。飞死狱中，子云斩于市。

桧衔铸。时金遣萧毅、邢具瞻来议事，桧言：“先帝梓宫未反，太后銮舆尚迁朔方，非大臣不可祈请。”乃以铸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为报谢使。铸曰：“是行犹颜真卿使李希烈也，然君命不可辞。”既返命，桧讽万俟卨使论铸私岳飞为不反，欲窜诸岭表，帝不从，止谪徽州。

时有使金者还，言金人问铸安在，曾用否。于是复使知温州。未几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召赴行在，力辞。乃再遣使金，使事秘而不传。既归报，帝复许以大用，又力请祠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知徽州。居数月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卒，年六十五。

铸孝友廉俭。既贵，无屋可居，止寓佛寺。其辨岳飞之冤，亦人所难。然绍兴己未以后，遍历台谏，所论如赵鼎、李光、周葵、范冲、孙近诸人，未免迎望风旨，议者以此少之。至于慈宁归养，梓宫复还，虽铸祈请之力，而金谋盖素定矣。

先是，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，难自己发，故使桧尽室航海而归，密有成约。绍兴以后，我师屡捷，金欲和益坚。至是，遣铸衔命，盖桧之阴谋，以铸尝争岳飞之狱，而飞竟死，使金知之而其议速谐也。

铸死四十余年，谥通惠，其家辞焉。嘉定初，改谥恭敏。

王次翁，字庆曾，济南人。聚徒授业，齐、鲁多从游者，入太学，贫甚，夜持书就旁舍借灯读之。礼部别头试第一，授恩州司理参军，历婺州教授、辟雍博士，出知道州。

燕云之役，取免夫钱不及期，辄以乏兴论。次翁檄取属邑丁籍，视民产高下以为所输多寡之数，约期受输，不扰而集。除广西转运判官。时剧盗马友、孔彦舟、曹成更据长沙，帅檄漕司预鸠粮刍三十万以备调发，次翁即以具报，吏愕眙，次翁曰：“兵未必发，先扰民可乎？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计之，不啻三十万。”已而贼不犯境。召对，论事不合，出知处州，乞祠，归寓于婺。

吕颐浩帅长沙，辟为参谋官。顷之，力乞致仕。秦桧召还，道出婺，次翁见之。楼炤言：“颐浩与次翁同郡，颐浩再相，次翁贫困至此。”桧笑曰：“非其类也。”桧居朝，遂以为吏部员外郎，迁秘书少监，除起居舍人，迁中书舍人。刘光世除使相，奏以文资荫其子，次翁执奏缴还。

除工部侍郎兼侍讲。蜀阍帅，宰执拟次翁以闻。帝以次翁明经术，留兼资善堂翊善。改御史中丞。论赵鼎不法，罢知泉州。部差李泗为鄂州巡检，而湖北宣抚使不可，次翁言：“法令沮于下，而不知朝廷之尊，渐不可长。”帝令诘宣抚司。宣赞舍人陈谏、孙崇节即阁门受旨升转，次翁言：“阁门径自画旨，不由三省，非祖宗法。”寝弗命。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逊语，次翁乞斩通以肃军，且言：“著令，寸铁入皇城者有常刑。”遂罢内教。

韩世忠与刘光世、张俊与刘锜皆不相能，次翁言：“世忠于光世因言议有隙，俊于锜由措置有睽。窃恐锜保一孤垒，光世军处穷，独俊与世忠不肯急援。愿遣使切责，因用郭子仪、李光弼以忠义泣别相勉者感动之。”

金人败盟入侵，次翁为秦桧言于帝曰：“前日国是，初无主议，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，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，而排斥异党，收召亲故，纷纷非累月不能定，于国事初无补。愿陛下以

为至戒，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。”桧德之。先是，桧兄子与其内兄王

奂皆以恩幸得官，桧初罢政，二人摈斥累年。至是，次翁希桧旨，言：“吏部之有审量，皆暴扬君父过举，得无伤陛下孝治。乞悉罢建炎、绍兴前后累降指挥。”由是二人骤进。

初，次翁既论罢赵鼎，鼎归会稽，上书言时政。桧忌鼎复用，乃令次翁又言之，乞显置于法。且言：“特进乃宰相阶官，鼎虽谪降，而阶官如故，是未尝罢相也。”遂降散官，谪居兴化军。右谏议大夫何铸又论鼎罪重罚轻，降朝奉大夫，移漳州。桧意犹未厌，次翁又论：“鼎闻边警，喜见颜色。绳以汉法，当伏不道之诛；责以《春秋》，当坐诛意之罚。虽再行贬责，然朝奉大夫视中大夫品秩不相辽，漳州比兴化尤为善地，以此示罚，人将玩刑。”再移潮州安置。

次翁除参知政事。两浙转运司牒试，主司观望，桧与次翁子侄预选者数人，士论大骇。金人败于柘皋，帝曰：“将帅成不战劫敌之功，乃辅弼奇谋指纵之力。”除一子职名。

桧召三大将论功行赏，岳飞未至。桧与次翁谋，以明日率世忠、俊置酒湖上，欲出，则语直省官曰：“姑待岳少保来。”益令堂厨丰其燕具，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。飞既至，皆除枢密使，罢兵柄。次翁归语其子伯庠曰：“吾与秦相谋之久矣。”

太后回銮，次翁为奉迎扈从礼仪使。初，太后贷金于金使以犒从者，至境，金使责偿乃入。次翁以未得桧命，且惧桧疑其私相结纳，欲攘其位，坚不肯偿，相持境上凡三日，中外忧虑，副使王奂哀金与之。太后归，泣诉于帝曰：“王次翁大臣，不顾国家利害，万一有变，则我子母不相见矣。”帝震怒，欲暴其罪诛之。次翁先白桧谓所以然者，以未尝禀命，故不敢专。桧大喜，力为营救，奏为报谢使以避帝怒。

使还，帝立中宫，奏为册宝副使，帝终恶之。桧谕次翁辞位，遂以资政殿学士奉祠，引年归，居明州。桧怜之，馈问不绝。十九年，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宣奉大夫，诸子婿亲戚族人添差浙东者又数人，皆桧为开陈也。桧擅国十九年，凡居政府者，莫不以微忤出去，终始不二者，惟次翁尔。

范同，字择善，建康人。登政和五年第，再中宏词科，累官至吏部员外郎。与秦桧力主和议。绍兴八年，假太常少卿陪伴金使萧哲、张通古入境，同北向再拜，问金主起居，军民见者多流涕。除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，权吏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，迁给事中。

十一年，桧再主和议，患诸将难制，同献计于桧，请皆除枢府，罢其兵权。桧喜，乃密奏以柘皋之捷，召三大将赴行在，论功行赏。同入对，帝命与林待聘分草三制，世忠、俊枢密使，飞副使，并宣押赴枢府治事。张俊与桧意合，且觉朝廷欲罢兵权，即首纳所统兵。帝召同入对，复以同为翰林学士，俄拜参知政事兼修实录。

同始赞和议，为桧所引，及在政府，或自奏事，桧忌之。万俟卨因论：“同贰政之初，首为迁葬之议，自建康至信州，调夫治道，怨嗟籍籍。近朝廷收天下兵柄，归之宥密，同辄于稠人中贪天功以为己有。”遂罢与祠。桧意未已，高再论，责授左朝奉郎、秘书少监，谪居筠州。

十四年，复朝奉大夫，提举江州太平观，移池州。十八年，复太中大夫、知太平州。卒，年五十二。

杨愿，字原仲。宣和末，补太学录。二帝北迁，金人闻愿名，索之，愿匿民间。上书执政，请迎复元祐皇后。又奔济州元帅府劝进，辟为属。

高宗即位，以元帅府结局恩，授修职郎，御营司辟机宜文

字。历新昌县丞、越州判官。秦桧荐之，召改枢密院编修官。登绍兴二年进士第，迁计议官。召试馆职，罢。主管崇道观，复除秘书郎。议者谓外任未终，故通判明州。

桧既专政，召为秘书丞。未几，拜监察御史。台长言愿资浅，当先历郎官，改司封员外郎，迁右司，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。初修玉牒，特以命愿，愿言：“玉牒当载靖康推戴赵氏事，以秦桧建议本末书之。”

十三年，权直学士院，充金国贺正旦接待使。金使完颜晔入境，犹欲据主席，中使传宣，晔不迎拜，愿以礼折之，皆听服。及还，就充送伴使。十四年，为御史中丞。逾月，升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仍兼修玉牒。

十五年罢，提举太平观。初，愿与张扩并居西掖，一时书命，藉扩润色。扩咏《二毫笔诗》，愿以为诮己，诉于桧，劾御史李文会劾之。高闾侍经筵，帝问张九成安否，翌日，又问桧，桧曰：“九成以唱异惑众，为台臣所论，予郡，乃力乞祠。观其意，终不为陛下用。”帝曰：“九成清贫，不可无禄。”桧疑闾荐之，以语愿，愿又劾文会攻闾去。藤州守臣言迁客李光作诗讽刺时政，愿在中司，傅会其说，谓：“光纵横倾险，子弟宾客往来吴、越，诱人上书，动摇国是。”光再移谪琼海。文会既升西府，愿觇桧意稍厌，即数其害政，罢之。后二日，愿遂补其处。帝与桧论事，因曰：“朕谓进用士大夫，一相之责也。一相既贤，则所荐皆贤。”愿曰：“陛下任相如此，盖得治道之要。”又论史事，桧曰：“靖康围城中，失节者相与作私史，公肆挤排。”帝曰：“卿不推异姓，宜其不容。”愿曰：“桧非独是时不肯雷同，宣和间耿延禧为学官，以其父在东宫，势倾一时，士皆靡然从之，以徼后福，独桧守正不易。”盖自桧再居相位，每荐执政，必选世无名誉、柔佞易制者。愿

希楨意迎合，附下罔上，至是斥去，天下快之。

又三年，起知宣州。玉牒书成，加资政殿学士，移建康府。二十二年，卒，年五十二。

初，愿守宣城，表弟王炎调蕲水令，过之，醉中谓愿曰：“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通书，其间颇及秦丞相之短，尚记忆否？”愿闻之，色如死灰，遂留炎不听去。会愿移守金陵，宴监司，大合乐，守卒皆怠，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，愿忧挠而卒。

楼炤，字仲晖，婺州永康人。登政和五年进士第，调大名府户曹，改西京国子博士、辟雍录、淮宁府司仪曹事，改尚书考功员外郎。

帝在建康，炤谓：“今日之计，当思古人量力之言，察兵家知己之计。力可以保淮南，则以淮南为屏蔽，权都建康，渐图恢复。力未可以保淮南，则因长江为险阻，权都吴会，以养国力。”于是移蹕临安。擢右司郎中。时铨曹患员多阙少，自倅贰以下多添差。炤言：“光武并省吏员，今纵未能损其所素有，安可置其所本无乎？”

绍兴二年，秦楨罢相，炤亦以言者论去。六年，召为左司员外郎，寻迁殿中侍御史。明年，迁起居郎。言：“今暴师日久，财用匱乏。考唐故事，以宰相领盐铁转运使，或判户部，或兼度支。今宰相之事难行，若参仿唐制，使户部长贰兼领诸路漕权，何不可之有？内则可以总大计之出入，外则可以制诸道之盈虚，如刘晏自按租庸，以知州县钱谷利病。”诏三省相度措置，卒施行之。又言：“监司、郡守，系民甚切。乞令侍从官各举通判资序或尝任监察御史以上可任监司、郡守者一二人。”诏从之，命中书、门下置籍。

七年，宰相张浚之兄滉赐出身与郡，中书舍人张焘封还，

乃命炤行，炤又封还，而竟为权起居舍人何抡书黄行下，于是焘与炤皆请补外，以秘阁修撰知温州。未几，除中书舍人，与勾龙如渊并命。如渊入对，帝谓之曰：“卿与楼炤皆朕所亲擢。”寻迁给事中兼直学士院。

九年，以金人来和传敕，炤草其文，曰：“乃上穹开悔祸之期，而大金报许和之约。割河南之境土，归我舆图；戢宇内之干戈，用全民命。”寻兼侍读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继命往陕西宣谕德意。炤奏：“京城统制吴革、知环州田敢、成忠郎卢大受皆以节义，革为范琼所害，敢、大受为刘豫所杀，乞赐褒恤。”又奏：“陕西诸路陷刘豫，郡县有不从伪之人，所籍资产，并令勘验给还。”炤至东京，检视宫室，寻诣永安军谒陵寝，遂至长安。

会李世辅自夏国欲归朝，炤以书招之，世辅以二千人赴行在。寻至凤翔，以便宜命郭浩帅鄜延，杨政帅熙河兰巩，吴璘帅凤翔。炤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，璘曰：“金人反覆难信，今移军陕右，则蜀口空虚。金若自南山捣蜀，要我陕右军，则我不战自屈。当依山为屯，控守要害。”于是璘、政二军独屯内地。炤又会诸路监司于凤翔，皆言蜀边屯驻大军之久，坐困四川民力，乃下其议，语在《胡世将传》。

炤还朝，以亲老求归省于明州，许之，命给假迎侍，仍赐以金带。十四年，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，过阙入见，除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寻为李文会、詹大方所劾，与祠。久之，除知宣州，徙广州，未行而卒，年七十三。后谥襄靖。

炤早附蔡京改秩，为台谏所论。其后立朝至位二府，皆与秦桧同时。其宣谕陕西，妄自尊大，或者论其好货失将士心云。

勾龙如渊，字行父，永康军导江人。勾姓本出古勾芒，高宗即位，避御名，更勾龙氏。政和八年，登上舍第。沉浮州县

二十年，以张浚荐，召试馆职。

绍兴六年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历著作佐郎、祠部员外兼礼部、起居舍人。尝进所为文三十篇，帝曰：“卿文极高古，更令平易尽善。”后因进对，帝复言：“文章平易者多浅近，渊深者多艰涩，惟用意渊深而造语平易，此最难者。”

八年，兼给事中、同知贡举，除中书舍人兼侍读，兼直学士院。面命草赵鼎罢相制，如渊言：“陛下既罢鼎，则用人才须耸动四方，当速召君子，显黜小人。”帝曰：“君子谓谁？”曰：“孙近、李光。”“小人谓谁？”曰：“吕本中。”先是，祠臣曾开以老病辞不草国书，帝欲用如渊代之，而赵鼎荐本中，故如渊憾之。

又言：“臣观朝廷事，非君臣情通，未易能济。大臣于事稍有过差，陛下训饬之可也。陛下所欲为，势有未可，大臣亦当明白辩论。然必陛下先与大臣言及此意，若不先言，即大臣论一事不从，尚未之觉，至再至三，遂以为陛下疏之，或疑他人有以间之。既以怀疑，即不能尽诚，陛下察其不诚，又从而疑之，安有君臣之间，动相疑问而能久于其位者？愿陛下明谕之。”帝曰：“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，卿见秦桧亦宜语此。”时桧方得君，如渊犹恐委桧未专，故及之。除御史中丞。

先是，桧力主和，执政、侍从及内外诸臣皆以为非是，多上书谏止者，桧患之。如渊为桧谋曰：“相公为天下大计，而邪说横起，盍不择人为台谏，使尽击去，则相公之事遂矣。”桧大喜，即擢如渊中司。

如渊言：“凡事必有初，及其初而为之则易，无其端而发之则难。陛下即位，一初也；渡江，二初也；移蹕建康，三初也；自建康复还临安，四初也。自赵鼎相，刘大中、王庶相继去，今复独任一相，召一二名士，凡事有当行而弊有当去者，

又一初也，臣愿以正纪纲、辨邪正、明赏罚、谨名器、审用度、厚风俗、去文具七者为献。”

又言：“孟庾召节在途，士论不与。”帝曰：“朕欲遣令使金国，在廷莫更有小人否？”对曰：“如赵鼎为相，尽隳纪纲，乃窃贤相之名而去。王庶在枢府，尽用奸计，乃以和议不合，卖直而去。刘大中以不孝得罪，乃窃朝廷美职而去。”帝曰：“卿胡不论？”对曰：“目今士论见孟庾之召，王庶之去，已有‘一解不如一解’之语。愿陛下不惜孟庾一人，以正今日公论，其他容臣一一为陛下别白之。”于是出庾知严州。又连论庶、大中，皆罢之。

金国遣二使来议和，许归河南地。使者踞甚，议受书之礼不决，外议汹汹。如渊建议取其书纳禁中。于是同谏长请对，又呼台吏问：“朝廷有大议论，许台谏见宰执商议乎？”吏曰：“有。”遂赴都堂与宰执议取书事，宰执皆以为然。帝亲笔召如渊、李谊入对。明日，诏宰执就馆见金使，受其书纳入，人情始安。

九年，奏召还曾开、范同，而罢施庭臣、莫将，以谓：“开、同之出，虽曰语言之过，而其心实出于爱君；庭臣、将之迁，虽曰议论之合，而其迹终近于希进。今国论既定，好恶黜陟，所宜深谨。”又论张邦昌时伪臣因赦复职非是。帝曰：“卿言是也，朕亦欲置此数匹夫不问。”对曰：“将恐无以示训。”其后卒不行。

忽一日，如渊言：“和议之际，臣粗自效，如臣到都堂，若不谒朝廷再遣使之议，则和议必至于坏，而宣对之日，稍有将顺，则遂至于屈。臣于二者，粗有报国之忠。臣亲老，愿求归。”帝不许。如渊疑帝有疏之之意，又奏曰：“臣向荐君臣腹心之论，陛下大以为然。其后秦桧在和议可否未决之间欲求

去，陛下颇罪之，臣再三为桧辨析。今陛下与桧君臣如初，而臣反若有谗诉于其间者。”帝曰：“朕素不喜谗，卿其勿疑。”如渊尝与施庭臣忿争，庭臣谓如渊有指斥语，帝谓秦桧曰：“以朕观之，庭臣之罪小，如渊之罪大。”桧请斥庭臣而徙如渊，待其求去然后补外。帝不可，于是与庭臣皆罢。

初，如渊与莫将及庭臣皆力主和议，如渊缘此擢中司，而将及庭臣缘此皆峻用。张焘、晏敦复上疏专以三人为言。如渊入言路，即劾二人，至是与庭臣俱罢。其后桧拟如渊知遂宁府，帝曰：“此人用心不端。”遂已。两奉祠，卒，年六十二。

如渊始以张浚荐召，而终乃翼秦桧挤赵鼎，仇吕本中，逐刘大中、王庶，心迹固可见矣。子佃、僕、似。

薛弼，字直老，温州永嘉人。登政和二年进士第，调怀州刑曹、杭州教授。初颁《五礼》《新书》，定著释奠先圣误用下丁，弼据礼是正，州以闻，诏从其议。监左藏东库。内侍王道使奴从旁礼绢美恶，多取之，弼白版曹穷治，人严惮之。

靖康初，金兵攻汴京，李纲定议坚守，众不悦。弼意与纲同，围解，迁光禄寺丞。尝言：“姚平仲不可恃。”未几而败。纲救太原，弼言：“金必再至，纲不当去，宜先事河北。”金人果再入。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举河防，弼以点检粮草从之，为计画甚切，皆不能用，乃乞罢归，改三门、白波犂运，寻主管明道宫，提举淮东盐事，改湖南运判。

杨么据洞庭，寇鼎州，王 夔久不能平，更命岳飞讨之。么陆耕水战，楼船十余丈，官军徒仰视不得近。飞谋益造大舟，弼曰：“若是，则未可以岁月胜矣。且彼之所长，可避而不可斗也。今大旱，湖水落洪，若重购舟首，勿与战，逐筏断江路，藁其上流，使彼之长坐废，而精骑直捣其垒，则破坏在目前矣。”飞曰：“善。”兼旬，积寇尽平，进直秘阁。时道殣相望，弼

以闻，帝恻然，命给钱六万缗、广西常平米六万斛、鄂州米二十万斛振之，且使讲求富弼青州荒政，民赖以甦。

王彦自荆移襄，迁延不即赴。彦所将八字军皆中原劲卒，朝廷患其恣横，以弼直徽猷阁代之。彦殊不意，弼径入府受将吏谒，大骇。弼曲折譬晓，彦感悟，即日出境。

除岳飞参谋官。飞母死，遁于庐山，张宗元摄飞事。飞将张宪移疾，部曲汹汹，生异语。弼谓诸将曰：“太尉力乞张公，而诏使随至，岳军素整，今而哗哄，是汝曹累太尉也。”诸将以谗宪，宪佯悟曰：“相公腹心，惟参谋知之。”众乃定。除户部郎官，再知荆南。

桃源剧盗伍俊既招安，复谋叛，提点刑狱万俟卨不能制，乃以委弼，弼许俊以靖州。俊喜曰：“我得靖，则地过桃源远矣。”俊至，则斩以徇。迁秘阁修撰、陕西转运使，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，移黄州。

时福州大盗有号“管天下”、“伍黑龙”、“满山红”之属，其众甚盛，钤辖李贵为贼所获。民作山寨自保。守臣莫将议委漳、泉、汀、建，募强壮游手各千人为效用，与殿司统制张渊同措置。未及行，诏升弼集英殿修撰，与将两易。弼至郡，漕臣以游手易聚难散，恐为他日患，闻于朝。事下弼议，弼谓：“昔守章贡，有武夫周虎臣、陈敏者，丁壮各数百，皆能战，视官军可一当十。”乃奏虎臣为副将，敏为巡检，选丁壮千人，号“奇兵”，日给糗粮，责以灭贼。自是岁费钱三万六千余缗、米九千石，凡四年而贼平。弼知广州，擢敷文阁待制。卒，年六十三。

初，秦桧居永嘉，弼游其门。弼在湖北除盗，归功于万俟卨。桧诬岳飞下吏，高以中司鞫狱，飞父子及宪皆死。朱芾、李若虚亦坐尝为飞谋议，夺职，惟弼得免，且为桧用，屡更事

任，通籍从官，世以此少之。

罗汝楫，字彦济，徽州歙县人。登政和二年进士第，监登闻鼓院，迁大理丞、刑部员外郎。奏命官犯公罪，勿取特旨以终惠臣子，又户口凋耗，宜少宽养子之禁。

拜监察御史。未逾月，迁殿中侍御史。与中丞何铸交章论岳飞，罢其枢筦。朱芾、李若虚尝为飞议曹，主帅有异意而不能谏；又言，飞狱具，寺官聚断，咸谓死有余罪，寺丞何彦猷、李若朴独喧然以众议为非，欲从轻典。皆坐黜。王庶谪道州，郡丞孙行俭以官廨居之，汝楫劾其无忌惮当斥，且令庶徙居。刘子羽知镇江，上言：“和好非久远计，宜及闲暇为备。”桧怒，风汝楫论罢之。

时抚州有两陈四系狱，误论轻罪者死，汝楫诵其冤，且言：“独罪狱官而守卒不坐，非祖宗法。”于是诏天下断死刑，守以下引囚问姓名、乡里然后决。又言：“国家驻蹕临安，淮南不可置度外，当重防海之寄，守长江之要，革窜名赏籍以劝有功。”

迁起居郎兼侍讲。帝问：“或谓《春秋》有贬无褒，此谊是否？”对曰：“《春秋》上法天道，春生秋杀，若贬而无褒，则天道不具矣。”帝称善，尝曰：“自王安石废《春秋》学，圣人之旨浸以不明。近世得其要者，惟胡安国与卿耳。”兼权中书舍人，除右谏议大夫。

有南雄守奏对：“太后之归，和议之力也，当尽按前言和不便者。”时相是之，骤用为台官，中外悚惧，多束装待遣。汝楫言：“皆不当罪，宜以崇宁事党为戒。”议遂寝。

迁御史中丞。旧例，中丞、侍御史不并置，乃更侍御史。汝楫求去益力，迁吏部尚书，充国信使。除龙图阁学士、知严州。秩满，请祠，居丧未终而卒，年七十。累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子颢、吁、颢、頌、愿、颢，皆有文。

愿字端良，博学好古。法秦、汉为词章，高雅精炼，朱熹特称重之。有《小集》七卷，《尔雅翼》二十卷。知鄂州，有治绩，以父故不敢入岳飞庙。一日，自念吾政善，姑往祠之，甫拜，遽卒于像前。人疑飞之憾不释云。

萧振，字德起，温州平阳人。幼庄重，不好弄。稍长，能自谋学。尝奉父命董农役陇亩，手不释卷，其师谓其父曰：“此儿远大器也。”未冠，游郡庠，既冠，升太学。时有号“三贤”者，推振为首。登政和八年进士第，调信州仪曹。

时州郡奉神霄宫务侈靡，振不欲费财劳民，与守议不合。会方腊寇东南，距信尤近，守欲危振，檄振摄贵溪、弋阳二邑。既而王师至衢，又檄振督军饷，振治办无阙。大将刘光世见而喜之，欲以军中俘馘授振为赏，振辞曰：“岂可不冒矢石而贪人之功乎！”诸邑盗未息，守复檄振如初。振悉意区处，许其自新，贼多降者。守以赃去，振独为办行，守愧谢之。

调婺州兵曹兼功曹。时振妇翁许景衡以给事中召，振祝之曰：“公至朝幸勿见荐。”景衡询其故，振曰：“今执政多私其亲，愿为时革弊。”景衡然之。

时盗贼所在猖獗，婺卒扬言欲叛以应贼，官吏震恐。振选诸邑士兵强勇者几千人，日习武以备，蓄异谋者稍惧。有一兵官素得军士心，守疑而罢之，群卒数百人被甲挺刃，斩仪门入。振闻即往，群卒皆罗拜呼曰：“某等屈抑，愿兵曹理之。”振使之言，厉色叱曰：“细事耳。车驾南巡，大兵咫尺，汝速死耶！可急释械，当为汝言。”众拜谢而去。郡守由是益相信，事悉与谋。尝议城守，振请以钱数万缮庸工板筑，未数月，城垒屹然，一毫无扰。任满归，告其亲曰：“家世业农，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，振不愿仕。”或荐于朝，授婺州教授，改秩，

乞祠。

以执政荐召对，敷奏数事，皆中时病，帝大喜，拜监察御史。明年冬，以亲老乞补外，章七上，不许。面奏曰：“臣事亲之日短，事陛下之日长。”指心自誓：“今日之事父母，乃他日之事陛下也。”遂除提点浙西刑狱，寻召为宗正少卿，俄擢侍御史。

振本赵鼎所荐，后因秦桧引入台，时刘大中与鼎不主和议，振遂劾大中以摇鼎。大中既出，振谓人曰：“如赵丞相不必论，盍自为去就。”鼎遂罢。

后振知绍兴府，改兵部，除徽猷阁待制、知湖州。陛辞，奏曰：“国家讲和，恐失诸将心，宜遣使抚谕，示以朝廷息兵宽民意。虽两国通好，战御之备宜勿弛。”帝曰：“卿欲奉亲求便，岂不知朕有亲哉？”振曰：“臣之亲所系者一夫也，陛下之亲所系者天下也。陛下以天下为心，圣孝愈光矣。”帝叹其忠。将行，白桧曰：“宰相如一元气，不可有私，私则万物为之不生。”桧不悦。

振至州，桧欲取羨余，振遗桧书，谓：“财用在天下，如血气之在一身，移左以实右，则病矣。”桧属以私事，又不克尽从。以亲老乞祠，提举太平观。后知台州。海寇势张，振至，克之。二十二年，以杨炜在狱供涉，镌徽猷待制，谪居池州。

初，炜将上书，责李光侁秦桧议和。时振为侍御史，炜见振道书意，振然其言。及振知台州，而炜治邑有声，每大言无顾忌，振击节称善，遂荐炜改秩，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，俾同荐之。属吏密语振曰：“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，昌时义不当举，待制亦不可举。”振曰：“吾业已许之，岂可中辍。”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。

明年，诏除敷文阁待制、知成都府、安抚制置使。军储适

阙，仓吏以窘告，振奏留对余米八万斛以足军食，以其直归计所。总计者利在掊克，即先告桧，谓振唱为阙乏之语，风御史劾振要誉，复谪池阳。而总计者以譖得蜀帅，既而专用罗织掊克其民，民益思振。

桧死，语得闻，帝大感悟。亟遣振还成都，父老欢呼蜀道。振至，一切以宽治。或问其故，振曰：“承纵弛，革之当严，今继苛劾，非宽则民力瘁矣。”帝嘉振治行，谓宰臣沈该、汤思退曰：“四川善政，前有胡世将，今有萧振。”进秩四等，加敷文阁学士。卒于成都府治，年七十二。振两为蜀守，威行惠孚，死之日，民无老稚，相与聚哭于道。遗表至，帝悼惜之，赙银五百两、绢五百匹，赠四官。

振好奖善类，端人正士多所交识，其间有卓然拔出者，迄为名臣。振居濒江，自父微时，见过客与掌渡者争，多溺死。振造大舟，佣工以济，人感其德，相与名其江为萧家渡云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誠、忱。

论曰：何铸、王次翁以下数人者，附丽秦桧，斥逐忠良，以饗富贵，而次翁尤为柔媚，故桧独怜之，其在位最久。孔子所谓鄙夫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，此辈是已。铸能伸岳飞之枉，虽为可尚，然又为之使金而通问焉，盖堕其术而不悟者，桧之计深哉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四

范如圭 吴表臣 王居正 晏敦复 黄龟年 程瑀 张
阐 洪拟 赵逵

范如圭，字伯达，建州建阳人。少从舅氏胡安国受《春秋》。登进士第，授左从事郎、武安军节度推官。始至，帅将斩人，如圭白其误，帅为已署不易也。如圭正色曰：“节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轻数人之命？”帅矍然从之。自是府中事无大小悉以咨焉。居数月，以忧去。辟江东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。近臣交荐，召试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。

秦桧力建和议，金使来，无所于馆，将虚秘书省以处之。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：“秘府，谟训所藏，可使仇敌居之乎？”鼎竦然为改馆。既而金使至悻傲，议多不可从，中外愤郁。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，并疏争之，既具草，骇遽引却者众。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、忘仇辱国之罪，且曰：“公不丧心病狂，奈何为此，必遗臭万世矣！”桧怒。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。

金归河南地，桧方自以为功。如圭轮对，言：“两京之版图既入，则九庙、八陵瞻望咫尺，今朝修之使未遣，何以慰神灵、萃民志乎？”帝泫然曰：“非卿不闻此言。”即日命宗室士人裹及张焘以行。桧以不先白己，益怒。

如圭谒告去，奉枢归葬故乡，既窆，差主管台州崇道观。

杜门十余岁，起通判邵州，又通判荆南府。荆南旧户口数十万，寇乱后无复人迹，时蠲口钱以安集之，百未还一二也。议者希桧意，遽谓流庸浸复而增之，积逋二十余万缗，他负亦数十万，版曹日下书责偿甚急。召圭白帅，悉奏蠲之。

桧死，被旨入对，言：“为治以知人为先，知人以清心寡欲为本。”语甚切。又论：“东南不举子之俗，伤绝人理，请举汉《胎养令》以全活之，抑亦勾践生聚报吴之意也。”帝善其言。又奏：“今屯田之法，岁之所获，官尽征之。而田卒赐衣廩食如故，使力穡者绝赢余之望，惰农者无饥饿之忧，贪小利，失大计，谋近效，妨远图，故久无成功。宜籍荆、淮旷土，画为丘井，仿古助法，别为科条，令政役法，则农利修而武备饬矣。”

以直秘阁提举江西常平茶监移利州路提点刑狱，以病请祠。时宗藩并建，储位未定，道路窃有异言。如圭在远外，独深忧之，掇至和、嘉佑间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，合为一书，囊封以献，请深考群言，仰师成宪，断以至公勿疑。或以越职危之，如圭曰：“以此获罪，奚憾！”帝感悟，谓辅臣曰：“如圭可谓忠矣。”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，进封建王。复起如圭知泉州。

南外宗官寄治郡中，挟势为暴，占役禁兵以百数，如圭以法义正之，宗官大沮恨，密为浸润以去如圭，遂以中旨罢，领祠如故。僦舍邵武以居，士大夫高之，学者多从之质疑。卒年五十九。

如圭忠孝诚实，得之于天。其学根于经术，不为无用之文。所草具屯田之目数千言，未及上，张浚视师日，奏下其家取之，浚罢，亦不果行。有集十卷，皆书疏议论之语，藏于家。子念祖、念德、念兹。

吴表臣，字正仲，永嘉人。登大观三年进士第，擢通州司理。陈瓘谪居郡中，一见而器之。盛章者，朱勔党也，尝市婢，有武臣强取之，章诬以罪，系狱。表臣方鞫之，郡将曰：“知有盛待制乎？”表臣佯若不知者，卒直其事。累官监察御史，迁右正言。

高宗诏台谏条陈大利害，表臣请措置上流以张形势，安辑淮甸以立藩蔽，择民兵以守险阻，集海舶以备不虞。其策多见用。帝方乡儒术，表臣乞选讲官以裨圣德，且于古今成败、民物情伪，边防利害，详熟讲究。由是诏开经筵。迨臣有请用蔡京、王黼之党者，侍御史沈与求乞明指其人，显行黜责，执政不悦，夺其言职。表臣争曰：“台谏为天子耳目，所以防壅蔽、杜奸邪，若咎其切直而黜之，后谁敢言，非国家福也。请还与求以开言路。”

时防秋，议选守边者，患乏才。表臣曰：“唐萧复言于德宗，陈少游任兼将相，首败臣节，韦皋幕府下僚，独建忠义，以皋代少游镇淮南。善恶著明，则天下知逆顺之理，初不以皋名贱官卑为疑。今取忠义不屈有已试之验者，不次而用，岂特可以劝，捍御方略，亦堪倚仗。”于是陈敏等十数人浸以录用。久之，以病请补外，以直秘阁知信州。

绍兴元年，召为司勋郎中，迁左司。诏百官陈裕国强兵之策，表臣条十事以献，曰：蠲税役以垦闲田，汰懦卒以省兵费，罢添差以澄冗员，停度牒以蕃生齿，拘佃租以防乾没，委计臣以制邦用，奖有功以厉将帅，招弓手以存旧籍，严和买以绝弊幸，简法令以息疮痍。

宰相拟表臣为检正，帝曰：“朕将自用之。”遂除左司谏。给事中胡安国以论事不合罢，表臣上疏留之。前宰相朱胜非同都督江、淮军马，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罢。除侍读，又累疏争之，

不听，遂罢。表臣送吏部。授台州黄岩丞，寻除提点浙西刑狱，召为秘书少监，同修《哲宗实录》。

帝如建康，诏表臣兼留司参议官，除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兵部侍郎。建、崇二国公就外傅，兼翊善。帝曰：“二国公诵习甚进，卿力也。”徙礼部侍郎，迁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。时秦桧欲使使金议地界，指政事堂曰：“归来可坐此。”表臣不答。又以议大礼忤意，罢去。

俄起知婺州。会大水，发常平米振贷之，然后以闻，郡人德之。课最，除敷文阁待制。三岁请祠，进直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家居数年，卒，年六十七。

表臣晚号湛然居士，自奉无异布衣时，乡论推其清约。

王居正，字刚中，扬州人。少嗜学，工文辞。入太学，时习《新经》、《字说》者，主司辄置高选，居正语人曰：“穷达自有时，心之是非，可改邪？”流落十余年，司业黄齐得其文，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及同知贡举，欲擢为首，以风多士，他考官持之，置次选。调饶州安仁丞、荆州教授，皆不赴。大名、镇江两帅交辟教授府学，亦不就。

范宗尹荐于朝，召至，谓宗尹曰：“时危如此，公不极所学，拔元元涂炭中，尚谁待？居正避寇阳羨山间，勉出见公，一道此意尔。”宗尹愧谢。入对，奏：“昔人有云：‘君以为难，易将至矣。’今日之事，朝廷皆曰难，则当有易为之理。然国势日弱，敌气日骄，何邪？盖昔人于难者勉强为之，今以为难，不复有所为，以俟天意自回，强敌自毙也。宣和末，以为难者十五六，至靖康与宣和孰难？靖康末，以为难者十八九，至建炎与靖康孰难？由此而言，今日虽难于前日，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？盖宣和以为难，故有靖康之祸；靖康以为难，故有今日之忧。今而亦云，臣有所不忍闻。”高宗嘉之，谕宗尹曰：

“如王居正人才，岁月间得一人亦幸矣。”

除太常博士，迁礼部员外郎。建议合祭天地于明堂，请奉太祖、太宗配，宗尹是之，议遂定，天地复合祭。侍御史沈与求劾宗尹，因及居正，宗尹去，居正乞补外，不许。抚州守高卫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观，为图以献。居正论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时，却其图。

试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参议，迁起居郎。帝方乡规谏，居正次前世听纳事为《集谏》十五卷，以广帝意。诏以时务访群臣，居正献疏数千言，论省费尤切，曰：“宋兴百七十三年矣，所行多弥文之事。今陛下所至曰行在，于一日二日少驻蹕之顷，欲尽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，非所谓知变也。夫不知随时以省事，而乃随事以省费，故今日例有减半之说，究其实未始不重费。愿诏大臣计百事之实而论定之，苟非御寇备敌，任贤使能，振恤百姓，一切姑置，则费省而国裕。”

居正素与秦桧善，桧为执政，与居正论天下事甚锐，既相，所言皆不酬。居正疾其诡，见帝言曰：“秦桧尝语臣：‘中国人惟当着衣啖饭，共图中兴。’臣心服其言。又自谓‘使桧为相数月，必耸动天下。’今为相施設止是，愿陛下以臣所闻问桧。”桧衔之，出居正知婺州。州贡罗，旧制岁万匹，崇宁后增五倍，建炎中减为二万。至是，主计者请复崇宁之数，居正力言于朝，户部督趣愈峻，居正置檄不行，语其属曰：“吾愿身坐，不以累诸君。”呼吏为文书付之曰：“即有谴，以此自解。”复手疏“五不可”以闻。诏如建炎中数。漕司市御炭，须胡桃文、鹑鸽色者，居正曰：“民以炭自业者，率居山谷，安知所谓胡桃文、鹑鸽色耶？”入朝以闻，诏止之。

召为太常少卿，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、史馆修撰。帝欲迁赵令應大中大夫，居正奏：“官非侍从不可转，此祖宗

法，若令應以庶官得迁，则宗室为承宣者，不旋踵求为节度，何以却之？”遂寢其命。上书人陈东、欧阳澈已赠官，居正乞重贬黄潜善、汪伯彦，以彰二子杀身成仁之美。大将张俊遣卒至彭泽，卒故县吏，怙俊势侵辱令，令郭彦恭械之，俊诉于朝，帝为罢彦恭。居正言：“彦恭不畏强御，无可罪。”俊又乞免徭役，居正言：“兵兴以来，士大夫及勋戚家赋役与编户均，盖欲贵贱上下，共济国事，以宽民力，俊反不能体此乎？”和州请蠲进奉大礼绢，居正言：“大礼进奉，乃臣子奉上之诚，初非朝廷取于百姓之物，若察民力无所从出，不能预降旨蠲之，至使州县自陈，已为非是，乞速如所请。”除目有自中出者，居正奏：“近习请托，进拟不自朝廷，所系非轻。”因录皇佑诏书以进。帝皆嘉纳。

兼权直学士院，又除兵部侍郎。入对，以所论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于道者，裒得四十二篇，名曰《辨学》，上之。又曰：“陛下恶安石之学，尝于圣心灼见，其弊安在？”帝曰：“安石之学，杂以伯道，欲效商鞅富国强兵，今日之祸，人徒知蔡京、王黼之罪，而不知生于安石。”居正曰：“安石得罪万世者不止此。”因陈安石释经无父无君者。帝作色曰：“是岂不害名教邪？孟子所谓邪说，正谓是矣。”居正退，序帝语系于《辨学》首。

出知饶州，寻改吉州。侍御史谢祖信劾居正凶暴诡诈，倾陷大臣，罢官，屏居括苍三载。其弟驾部郎居修入对，帝曰：“卿兄今安在？行大用矣。”中书舍人刘大中侍帝，论制诰，帝曰：“王居正极得词臣体。”侍御史萧振论守令贤否，帝举居正守婺免贡罗、御炭事，曰：“守臣爱百姓皆如此，朕复何忧。”

起知温州。是时桧专国，居正自知不为所容，以目疾请祠，

杜门，言不及时事，客至谈论经、史而已。桧终忌之，风中丞何铸劾居正为赵鼎汲引，欺世盗名，夺职奉祠，凡十年。桧死，复故职。绍兴二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五。

居正仪观丰伟，声音洪畅。奉禄班兄弟宗族，无留者。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，及卒，季子犹布衣。其学根据《六经》，杨时器之，出所著《三经义辨》示居正曰：“吾举其端，子成吾志。”居正感厉，首尾十载为《书辨学》十三卷，《诗辨学》二十卷，《周礼辨学》五卷，《辨学外集》一卷。居正既进其书七卷，而杨时《三经义辨》亦列秘府，二书既行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。

晏敦复字景初，丞相殊之曾孙。少学于程颐，颐奇之。第进士，为御史台检法官。绍兴初，大臣荐，召试馆职，不就。特命祠部郎官，迁吏部，以守法忤吕颐浩，出知贵溪县。会有为敦复直其事者，改通判临江军，召为吏部郎官、左司谏、权给事中，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

淮西宣抚使刘光世请以淮东私田易淮西田，帝许之。敦复言：“光世帅一道，未闻为朝廷措置毫发，乃先易私亩。比者岳飞属官以私事干朝廷，飞请加罪，中外称美，谓有古贤将风。光世自处必不在飞下，乞以臣言示光世，且令经理淮南，收抚百姓，以为定都建康计，中兴有期，何患私计之未便。”权吏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。

渡江后，庶事草创，凡四选格法多所裁定。敦复素刚严，居吏部，请谒不行，铨综平允，除给事中。冬至节，旨下礼部，取度牒四百充赐予。敦复奏：“兵兴费广，凡可助用度者尤当惜，矧两宫在远，陛下当此令节，欲奉一觴为万岁寿不可得，有司乃欲举平时例行庆赐乎？”遂寝。有卒失宣帖，得中旨给据，太医吴球得旨免试，敦复奏：“一卒之微，乃至上读圣聪，

医官免试，皆坏成法。自崇宁、大观以来，奸人欺罔，临事取旨，谓之‘暗赢指挥’，纪纲败坏，驯致危乱，正蹈前弊，不可长也。”汪伯彦子召嗣除江西监司，敦复论：“伯彦奸庸误国，其子素无才望，难任澄清。”改知袁州。又奏：“召嗣既不可为监司，亦不可为守臣。”居右省两月，论驳凡二十四事，议者惮之。复为吏部侍郎。

彗星见，诏求直言。敦复奏：“昔康澄以‘贤士藏匿，四民迁业，上下相徇，廉耻道消，毁誉乱真，直言不闻’为深可畏。臣尝即其言考已然之事，多本于左右近习及奸邪以巧佞转移人主之意。其恶直丑正，则能使贤士藏匿；其造为事端，则能使四民迁业；其委曲弥缝，则能使上下相徇；其假宠窃权，簧鼓流俗，则能使廉耻道消；其诬人功罪，则能使毁誉乱真；其壅蔽聪明，则能使直言不闻。臣愿防微杜渐，以助应天之实。”又论：“比来百司不肯任责，琐屑皆取决朝省，事有不当，上烦天听者，例多取旨。由是宰执所治烦杂，不减有司，天子听览，每及细务，非所以为政。愿详其大，略其细。”

八年，金遣使来要以难行之礼，诏侍从，台谏条奏所宜。敦复言：“金两遣使，直许讲和，非畏我而然，安知其非诱我也。且谓之屈己，则一事既屈，必以他事来屈我。今所遣使以诏谕为名，僥欲陛下易服拜受，又欲分廷抗礼，还可从乎？苟从其一二，则此后可以号令我，小有违异，即成衅端，社稷存亡，皆在其掌握矣。”时秦桧方力赞屈己之说，外议群起，计虽定而未敢行。勾龙如渊说桧，宜择人为台官，使击去异论，则事遂矣。于是如渊、施廷臣、莫将皆据要地，人皆骇愕。敦复同尚书张焘上疏言：“前日如渊以附会和议得中丞，今施廷臣又以此跻横榻，众论沸腾，方且切齿，莫将又以此擢右史。夫如渊、廷臣庸人，但知观望，将则奸人也，陛下奈何与此辈

断国论乎？乞加斥逐，杜群枉门，力为自治自强之策。”既又与焘等同班入对，争之。桧使所亲谕敦复曰：“公能曲从，两地旦夕可至。”敦复曰：“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，况吾姜桂之性，到老愈辣，请勿言。”桧卒不能屈。

胡铨谪昭州，临安遣人械送贬所。敦复往见守臣张澄曰：“铨论宰相，天下共知，祖宗时以言事被谪，为开封者必不如是。”澄愧谢，为追还。始桧拜相，制下，朝士相贺，敦复独有忧色曰：“奸人相矣。”张致远、魏矼闻之，皆以其言为过。至是窜铨，敦复谓人曰：“顷言秦之奸，诸君不以为然，今方专国便敢尔，他日何所不至耶？”

权吏部尚书兼江、淮等路经制使。故事，侍从过宰相阁，既退，宰相必送数步。敦复见桧未尝送，每曰：“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。”寻请外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衢州，提举亳州明道宫。闲居数年卒，年七十一。

敦复静默如不能言，立朝论事无所避。帝尝谓之曰：“卿鯁峭敢言，可谓无忝尔祖矣。”

黄龟年，字德邵，福州永福人。登崇宁五年进士第，调洛州司理参军，累官河北西路提举学士。吕颐浩见而奇之，入为太常博士。

靖康元年，除吏部员外郎，拜监察御史，寻除尚书左司员外郎、中书门下检正房公事，充修政局检讨官。乞令检正官察通进司，帝从其请。时颐浩再相，植党倾秦桧，引朱胜非奉京祠兼侍读，恐中书舍人胡安国持录黄不下，特命龟年书行，议者讥其侵官。

迁殿中侍御史。会边报王伦来归，龟年劾桧专主和议，沮止恢复，植党专权，渐不可长。乃上书曰：“臣闻一言而尽事君之道曰忠，罪莫大于欺君；一言而尽辅政之道曰公，罪莫大

于私己。臣人者背公而徇私，则刑赏僭滥。虑人主之照其奸，则合党缔交，相与比周，荧惑主听。故附下罔上之党盛，而威福之柄下移，祸有不可胜言者。伏见秦桧还自金国，陛下骤任，不一年而超至宰辅，乃不顾国家，盗威福在己，欲永塞言路。”书上，桧罢，并劾桧党王 奂、王 昉、王守道，皆罢之。桧乃授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江州太平观，官如故。龟年又奏：“比论桧徇私欺君，合正典刑，投诸裔土，以御魑魅。今乃任便居住，虽陛下曲全大臣之礼，秦桧奸状暴露，复宠以儒学最上职名，俾优游琳馆，听其自如。律断群盗，必分首从，为之从者皆已伏诛，独置渠魁可乎？”又曰：“臣闻恩莫隆于父子，义莫重于君臣。不义则后其君，不仁则遗其亲。君亲既然，则何忌惮而不为。桧厚貌深情，矫言伪行，进迫君臣之势，阳为面从；退恃朋比之奸，阴谋沮格。上不畏陛下，中不畏大臣，下不畏天下之议，无忌惮如此。欺君私己，有一即可黜，况桧之欺与私显著者为多乎？”章凡三上，遂褫桧职。复上章曰：“桧行诡而言谄，外缩而中邪，以巧诈取相位，奸回窃国柄，收召险佞，蟠结党与。陛下以智临而辨之早，以刚决而去之速，故端人正士，举手相庆，盖以公天下之同恶耳。臣愿陛下发明诏，以桧潜慝隐恶暴白于天下，使知陛下数易相位真不得已也；又所以破为臣奸胆，庶朋比之风不复作矣。”除太常少卿，累迁起居舍人、中书舍人兼给事中。

侍御史常同言龟年阴结大臣，致身要地，又交结诸将，趣操不正，罢归。司谏詹大方希桧意劾龟年附丽匪人，搢绅不齿，落职，本贯居住。卒，六十三。

龟年微时，永福簿李朝旌奇之，许妻以女。龟年既登第，而朝旌已死，家贫甚。或劝龟年别娶，龟年正色曰：“吾许以诺，死而负之，何以自立。”遂娶之。任子恩，先奏其弟之子，

人皆义之。子衡，仕至湖南提举。

程瑀，字伯宇，饶州浮梁人。其姑臧氏妇，养瑀为子，姑没，始复本姓。少有声太学，试为第一，累官至校书郎。为臧氏父母服，服阕，除兵部员外郎。适高丽使回，充送伴使。先是，使者往返江、浙间，调挽舟夫甚扰，有诏禁止。提举人舡王珣画别敕，遇风逆水涩许调夫。瑀渡淮，见民丁挽舟如故，遂劾珣，珣反奏瑀违御笔。诏命淮南提举潘良贵核实，良贵奏珣言非是。

金人入侵，求可使者，瑀请往。未行，会钦宗即位，议割三镇，命瑀往河东，秦桧往河中。瑀奏：“臣愿奉使，不愿割地。”不报。至中山，诸将已得密谕，城守不下。瑀与金使王訥俱至燕山。还，除左正言，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，且论：“欲慕祖宗而遽迫无术，欲斥奄宦而宠任益坚，欲锄奸恶而薄示典刑，欲汰滥缪而苟容侥幸，兼听而不能行其言，委任而不能责其效，苟且之习复成，党与之私浸广，最时病之大者。”帝曰：“朕非不知此，虑有未尽，决意行之有失耳。”瑀曰：“事固当熟虑，然优柔不断，实隳事功。”帝问：“李纲宣抚两路，外议谓何？”瑀曰：“金论固以为宜。然纲前与大臣议论不合，须赖圣明照察其心，任之无疑可也。”

金酋斡离不、粘罕争功，故斡离不欲和，粘罕欲战，朝廷遣人赍蜡书约余睹，皆为粘罕所得。瑀因言：“金兵围我重镇，数月不能解，岂能出塞共谋人之国。莫若遣使议和，然谨饬边备，徐观其变。”使未行。瑀复言：“徐处仁庸俗，吴敏昏懦，唐恪倾险，政事所以不振。请尽黜免，别选英贤，共图大计。”帝嘉纳之。

时御史李光言星变，帝疑以问瑀，对言：“陛下毋问有无，第正事修德，则变异可消。”瑀尝论蔡京罪，帝因言吴敏庇京，

又疑光党京，谓瑀曰：“须卿作文字来。”瑀辞。改屯田郎官，谪添监漳州监税。

高宗即位，召为司封员外郎，迁光禄少卿、国子司业。请祠，主管亳州明道宫。寻召赴行在，疏十事以献。除直秘阁、提点江东刑狱，召为太常少卿，迁给事中兼侍讲。

建修政局，其目曰省费裕国、强兵息民。瑀条上十四事，皆切时务。时三衙单弱，五军多出盗，瑀言：“李捧、崔增辈各将其徒，张俊、王 燮本无兵机，今吕颐浩出征，即捧、增辈便可使隶戎行。”帝因言：“颐浩熟于军事，在外总诸将，桧在朝廷，庶几内外相应，然桧诚实，但太执耳。”瑀曰：“如求机警能顺旨者，极不难得，但不诚实，则终不可倚。”帝然之。

权邦彦除签书枢密院，瑀言邦彦五罪，疏三上，不报。求罢，除兵部侍郎，不拜，以敷文阁待制知信州。待御史江公跻、左司谏方公孟卿言瑀不可去，复以为给事中。久之，复命知信州。胡安国、刘一止言：“瑀忠信可以备献纳，正直可以司风宪，不宜去。”遂复留。颐浩荐席益，既得旨，以御批示后省官。瑀曰：“益为人公岂不知，何必用？”颐浩曰：“给事不见御批耶？”瑀曰：“已见矣。公不能执奏，乃先示瑀辈，欲使不敢论驳耶？然益之来，非公福也。”颐浩赧然，即劾益。未几，以言者罢，提举亳州明道宫，寻复徽猷阁待制、知抚州，无何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

居父母丧，服除，知严州，徙宣州，复奉祠。俄召赴行在，除兵部侍郎兼侍读。因论：“邓禹尝言‘兴衰在德厚薄，初不论大小’。光武不数年定大业，禹言如合符契。今英俊满朝，岂无为陛下画至计者，愿厉志而已。”寻迁翊善。论：“金人入侵，未尝一大衄，有轻我心，岂可保其不背盟。宜省费抑末，

常赋外一毫不取于民，民日益厚，兵日益强，使金人不敢窥为长计。”帝曰：“且作十年。”瑀再拜曰：“十年之说，愿陛下早夜毋忘。”除兵部尚书。

桧既主和，瑀议论不专以和为是，桧忌之，改龙图阁学士、知信州。会大水，桧见瑀奏牍，谓同列曰：“尧之洪水，不至如是。”瑀遂称疾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坐通书李光，降朝议大夫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瑀在朝无诡随，尝为《论语说》，至“弋不射宿”，言孔子不欲阴中人。至“周公谓鲁公”，则曰可为流涕。洪兴祖序述其意，桧以为讥己，逐兴祖。魏安行钹版京西漕司，亦夺安行官，籍其家，毁版。桧死，瑀子孙乃免锢云。有奏议六卷。

张阐字大猷，永嘉人。幼力学，博涉经史，善属文。将命名，梦神人大书“阐”字曰：“以是名尔。”父异之，力勉其为学。未冠，由舍选贡京师。

登宣和六年进士第，调严州兵曹掾兼治右狱。时方腊作乱，阐倡守御计。有义士请身督战，既战，稍却，州将怒，付阐治，将杀之，阐力争曰：“是士以义请战，官军却，势不得独前，非首奔者，杀之何罪？”州将意解，士得免。

李回帅江西，席益帅湖南，皆辟置幕下。群盗据洞庭，官军多西北人，不闲水战。阐建策造战舰，以大舰为营，小舰出战，乘水涸直捣贼巢，贼势以衰。诸司交荐，改秩，吏部以微文沮之，阐弗辩，求岳祠归。历鄂、台二州教授。

绍兴十年，诏侍从各举所知，给事中林待聘以阐闻，召对。时金人议和，归关中地。阐首言：“关中必争之地，古号天府，愿固守以蔽巴蜀，图中原。”次言监司、郡守荐举之弊。又乞严禁遏余，以济江、浙水患。召试馆职，除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兼吴、益王府教授。时诸将恃功邀爵赏，有过则姑息，又

兵布于外，禁卫单寡，闾上疏极论之。后稍进退诸将必当其实，且召诸道兵以益禁旅，皆如闾言。

十三年，迁秘书郎兼国史院检讨官。秦桧每荐台谏，必先谕以己意，尝谓闾曰：“秘书久次，欲以台中相处何如？”闾谢曰：“丞相见知，得老死秘书幸矣！”桧默然，竟罢，主管台州崇道观，历泉、衢二州通判。

二十五年冬，帝躬揽万机，起闾提举两浙路市舶，入为御史台检法官，升吏部员外郎。孝宗在王邸，帝妙选宫僚，谓“庄重老成无逾闾者”，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赞读。

三十一年春，大雨，无麦苗，荆、浙盗起，诏侍从、台谏条陈弭灾、御盗之术。闾上疏曰：“和议以来，岁有聘币，民不堪命，臣愿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国可乎？归正人时有遣还之命，怨声闻道路，臣愿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？州县吏取卑地远，渔夺之祸被于编籍，臣愿陛下严脏吏之诛可乎？蠲租之令，已赦复征，宽大之泽例为虚文，臣愿陛下申诏令之禁可乎？是数者能次第行之，则足以动天地，召和气，灾异、盗贼不足虑也。”又言：“金主亮将入侵，宜守要害，防海道，三边不可无良将，督视不可无大帅。”疏奏，帝嘉纳，面谕曰：“卿所言深中时病，但遣人北归，已载约书，朕不忍渝也。”迁将作监，进宗正少卿。

三十二年，孝宗即位，闾权工部侍郎兼侍讲，入谢，言：“诸将以败为捷，冒受爵秩，州厢禁军因覃霏鼓噪，希厚赏，不可不正其罪。”时悉为施行。

金主亮死，葛王褒复求和，再议遣使。闾言：“宜严遣使之命，正敌国之礼，彼或不从，则有战尔。如是，则中国之威可以复振。”帝曰：“使者报聘，故事也，旧约不从，朕志定矣。”是冬，给札侍从、台谏条具时务，闾上十事皆{髟方}

切。当时应诏数十人，惟阐与国子司业王十朋指陈时事，斥权幸，无所回隐。明日，召两人对内殿，帝大加称赏，赐酒及御书。时进太上皇帝、太上皇后册宝，工部例进官，阐辞。或曰：“公转一阶，则泽可以及子孙，奈保辞？”阐笑曰：“宝册非吾功也，吾能为子孙冒无功赏乎？”

隆兴元年，真拜工部侍郎。阐奏：“臣去冬乞守御两淮，陛下谓春首行之，夏秋当毕，今其时矣。”帝曰：“江、淮事尽付张浚，朕倚浚为长城。”会督府请受萧琦降，诏问阐，阐请受其降。俄报王师收复灵壁县，阐虑大将李显忠、邵宏渊深入无援，奏请益兵殿后。已而王师果失利，众论归罪于战。阐曰：“陛下出师受降是也。诸将违节度且无援而败，当矫前失，安可遽沮锐气。”帝壮其言，益出御前器甲付诸军，手诏劳浚，军声复振。

时数易台谏，阐力言之，请增广谏员。帝曰：“台谏好名，如某人但欲得直声而去。”阐曰：“唐德宗疑姜公辅为卖直，陆贽切谏，愿陛下深以为鉴。”帝再三嘉奖。

金人求和，帝与阐议，阐曰：“彼欲和，畏我耶？爱我耶？直款我耳。”力陈六害不可许。帝曰：“朕意亦然，姑随宜应之。”帝记“卖直”之语，谓：“胡铨亦及此。朕非拒谏者，辨是非耳。”阐曰：“圣度当如天，奈何与臣下争名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顷之，除工部尚书兼侍读。

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书谕通好，所请三事，国书、岁币之议已定，惟割唐、邓、海、泗未决，将遣王之望、龙大渊通问，而众言纷纷不已。阐谓：“不与四州乃可通和，议论先定乃可遣使，今彼为客，我为主，我以仁义抚天下，彼以残酷虐吾民，观金势已衰，何必先示以弱。”朝论韪之。

帝用真宗故事，命经筵官二员递宿学士院，以备顾问，阐

人对尤数。屡引疾乞骸骨，帝不忍其去。二年，闡请益力，乃除显谟直学士、提举太平兴国宫。陛辞，帝问所欲言，闡奏：“许和则忘祖宗之仇，弃四州则失中原之心，遣归正人则伤忠义之气。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。”其指时事尤諄切，帝眷益笃。谕以秋凉复召，加赐金犀带，特许佩鱼。居家逾月卒，年七十四。特赠端明殿学士。

朱熹尝言：“秦桧挟敌要君，力主和议，群言勃勃不平。桧既摧折忠臣义士之气，遂使士大夫怀安成习。至癸未和议，则知其非者鲜矣。朝论间有建白，率杂言利害，其言金人世仇不可和者，惟胡右史铨、张尚书闡耳。”子叔椿。

洪拟，字成季，一字逸叟，镇江丹阳人。本弘姓，其先有名璆者，尝为中书令，避南唐讳，改今姓。后复避宣祖庙讳。遂因之。

拟登进士甲科。崇宁中为国子博士，出提举利州路学事，寻改福建路。坐讪，通判郢州，复提举京西北路学事，历湖南、河北东路。宣和中，为监察御史，迁殿中，进侍御史。时王黼、蔡京更用事，拟中立无所附会。殿中侍御史许景衡罢，拟亦坐送吏部，知桂阳军，改海州。时山东盗起，屡攻城，拟率兵民坚守。

建炎间，居母忧，以秘书少监召，不起。终丧，为起居郎、中书舍人，言：“兵兴累年，馈饷悉出于民，无屋而责屋税，无丁而责丁税，不时之须，无名之敛，殆无虚日，所以去而为盗。今关中之盗不可急，宜求所以弭之，江西之盗不可缓，宜求所以灭之。夫丰财者政事之本，而节用者又丰财之本也。”高宗如越，执政议移蹕饶、信间，拟上疏力争，谓“舍四通八达而趋偏方下邑，不足以示形势、固守御。”

迁给事中、吏部尚书，言者以拟未尝历州县，以龙图阁待

制知温州。宣抚使孟庾总师讨闽寇，过郡，拟趣使赴援。庾怒，命拟犒师。拟借封椿钱用之，已乃自劾。贼平，加秩一等，召为礼部尚书，迁吏部。

渡江后，法无见籍，吏随事立文，号为“省记”，出入自如。至是修《七司敕令》，命拟总之，以旧法及续降指挥详定成书，上之。

金人再攻淮，诏日轮侍从赴都堂，给札问以攻守之策。拟言：“国势强则战，将士勇则战，财用足则战，我为主、彼为客则战。陛下移蹕东南，前年幸会稽，今年幸临安，兴王之居，未有定议非如高祖在关中、光武在河内也。以国势论之，可言守，未可言战。”拟谓时相姑议战以示武，实不能战也。

绍兴三年，以天旱地震诏群臣言事，拟奏曰：“法行公，则人乐而气和；行之偏，则人怨而气乖。试以小事论之：比者监司、守臣献羨余则黜之，宣抚司献则受之，是行法止及疏远也。有自庶僚为侍从者，卧家视职，未尝入谢，遂得美职而去，若鼓院官移疾废朝谒，则斥罢之，是行法止及冗贱也。榷酤立法甚严，犯者籍家财充赏，大官势臣连营列障，公行酤卖则不敢问，是行法止及孤弱也。小事如此，推而极之，则怨多而和气伤矣。”寻以言者罢为徽猷阁直学士、提举江州太平观。始，拟兄子驾部郎官兴祖与拟上封事侵在位者，故父子俱罢。起知温州，提举亳州明道宫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谥文宪。

初，拟自海州还居镇江。赵万叛兵逼郡，守臣赵子崧战败，遁去。拟挟母出避，遇贼至，欲兵之，拟曰：“死无所避，愿勿惊老母。”贼舍之。他贼又至，临以刃，拟指其母曰：“此吾母也，幸勿怖之。”贼又舍去。有《净智先生集》及《注杜甫诗》二十卷。

赵逵，字庄叔，其先秦人，八世祖处荣徙蜀，家于资州。

逵读书数行俱下，尤好聚古书，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，与当代名人钜公出处大节，根穷底究，尚友其人。绍兴二十年，类省奏名，明年对策，论君臣父子之情甚切，擢第一。时秦桧意有所属，而逵对独当帝意，桧不悦。即罢知举王 严，授逵左承事郎、签书剑南东川。帝尝问桧，赵逵安在？桧以实对。久之，帝又问，除校书郎。逵单车赴阙，征税者希桧意，搜行囊皆书籍，才数金而已。既就职，未尝私谒，桧意愈恨。

逵赓御制《芝草诗》，有“皇心未敢宴安图”之句，桧见之怒曰：“逵犹以为未太平耶？”又谓逵曰：“馆中禄薄，能以家来乎？”逵曰：“亲老不能涉险远。”桧徐曰：“当以百金为助。”逵唯唯而已。又遣所亲申前言，讽逵往谢，逵不答，桧滋怒，欲挤之，未及而死。

帝临哭桧还，即迁逵著作佐郎兼权礼部员外郎。帝如景灵宫，秘书起居惟逵一人。帝屡目逵，即日命引见上殿，帝迎谓曰：“卿知之乎？始终皆朕自擢。自卿登第后，为大臣沮格，久不见卿。秦桧日荐士，未尝一语及卿，以此知卿不附权贵，真天子门生也。”诏充普安郡王府教授。逵奏：“言路久不通，乞广赐开纳，勿以微贱为间，庶几养成敢言之气。”帝嘉纳之。普安府劝讲至戾太子事，王曰：“于斯时也，斩江充自归于武帝，何如？”逵曰：“此非臣子所能。”王意盖有所在也。

二十六年，迁著作郎，寻除起居郎。入谢，帝又曰：“秦桧炎炎，不附者惟卿一人。”逵曰：“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权奸，但不与之同尔，然所以事宰相礼亦不敢阙。”又曰：“受陛下爵禄而奔走权门，臣不惟不敢，亦且不忍。”明年同知贡举，尽公考阅，以革旧弊，遂得王十朋、阎安中。

始，逵未出贡闈，蒋璨除户部侍郎，给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结希进，还之。帝怒，罢次膺，付逵书读，逵不可，璨以此出

知苏州，次膺仍得次对，逵兼给事中。未几，除中书舍人，登第六年而当外制，南渡后所未有也。帝语王纶曰：“赵逵纯正可用，朕于蜀士未见其比。朕所以甫二岁令至此，报其不附权贵也。”

先是，逵尝荐杜莘老、唐文若、孙道夫皆蜀名士，至是奉诏举士，又以冯方、刘仪凤、李石、郑次云应诏，宰执以闻。帝曰：“蜀人道远，其间文学行义有用者，不因论荐无由得知。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绝，不得一至朝廷，甚可惜也。”自桧颀权，深抑蜀士，故帝语及之。

逵以疾求外，帝命国医王继先视疾，不可为矣。卒年四十一。帝为之拭泪叹息。逵尝自谓：“司马温公不近非色，不取非财，吾虽不肖，庶几慕之。”

方桧权盛时，忤桧者固非止逵一人，而帝亟称逵不附丽，又谓逵文章似苏轼，故称为“小东坡”，未及用而逵死，惜其论建不传于世。有《栖云集》三十卷。

论曰：如圭师于安国，居正师于杨时，敦复师于程颐，表臣交于陈瓘，其师友渊源有自来矣。故其议论说直，刚严鯁峭，不惑异说，不畏强御，大略相似。若夫居正辨王氏《三经》之缪，龟年首劾秦桧主和之非，程瑀力排蔡京之党，尤为有功于名教。张阐论事无避，洪拟朴实端亮，赵逵纯正善文，皆一时之良，为桧所忌而不挠者。语曰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信哉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一

张焘 黄中 孙道夫 曾几 兄开 勾涛 李弥逊 弟弥大

张焘，字子公，饶之德兴人，秘阁修撰根之子也。政和八年进士第三人，尝为辟雍录、秘书省正字。靖康元年，李纲为亲征行营使，辟焘入幕。纲贬，亲知坐累者十七人，焘亦贬。

建炎初，起通判湖州。明受之变，贼矫诏俾焘抚谕江、浙，焘不受。上既复辟，诏求言。焘上书略曰：“人主戡定祸乱，未有不本于至诚而能有济者。陛下践祚以来，号令之发未足以感人心，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，岂非在我之诚有未修乎？天下治乱，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。小人之党日胜，则君子之类日退，将何以弭乱而图治？”又言措置江防非计，徒费民财、损官赋，不适于用。又言：“侍从、台谏观望意指，毛举细务，至国家大事，坐视不言。”又言：“巡幸所至，营缮困民，越栖会稽，似不如是。”

绍兴二年，吕颐浩荐，除司勋员外郎，迁起居舍人。言：“自古未有不知敌人之情而能胜者，愿诏大臣、诸将，厚爵赏，募可任用者往伺敌动静。既审知之，则战守进退，在我皆备，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阙。”诏以付都督府及沿边诸帅。迁中书舍人。

吕祉之抚谕淮西也，焘谓张浚曰：“祉书生，不更军旅，

何可轻付。”浚不从，遂致郈琼之变。七年，张滉特赐进士出身。滉，浚兄也，将母至行在，上引对而命之。焘言：“宣和以来，奸臣子弟滥得儒科。陛下方与浚图回大业，当以公道革前弊。今首赐滉第，何以塞公议？”上念浚功，欲慰其母心，乃命起居郎楼炤行下，炤又封还。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抡曰：“贤良之子，宰相之兄，赐科第不为过。”乃与书行。焘不自安，与炤皆求去，不许，言者论之，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明年，以兵部侍郎召，诏引对，上曰：“卿去止缘张滉。”焘曰：“臣苟有所见，不敢不言。如内侍王鉴，陛下所亲信，臣尚论列，岂有宰相亲兄自赐出身，公论不与。臣若不言，岂惟负陛下，亦负张浚。”上因问：“朕图治一纪，收效蔑然，其弊安在？”焘曰：“自昔有为之君，未有不先定规模而能收效者，臣绍兴初首以是为言，今七年。往者进临大江，退守吴会，未期月而或进或却，岂不为敌所窥乎？今陛下相与断国论者，二三大臣而已。一纪之间，十四命相，执政递迁无虑二十余。日月逝矣，大计不容复误，愿以先定规模为急。”

寻权吏部尚书。徽猷阁待制黎确卒，诏赠官推恩，焘言：“确素号正人，一旦临变，失臣节，北面邦昌之庭，且为将命止勤王之师。今曲加赠恤，何以示天下？”诏追夺职名。

时金使至境，诏欲屈己就和，令侍从、台谏条上。焘言：“金使之来，欲议和好，将归我梓宫，归我渊圣，归我母后，归我宗社，归我土地人民，其意甚美，其言甚甘，庙堂以为信然，而群臣、国人未敢以为信然也。盖事关国体，臣请推原天意为陛下陈之。《传》曰：‘天将兴之，谁能废之？’臣考人事以验天意，陛下飞龙济州，天所命也。敌骑屡犯行阙，不能为虞。甲寅一战败敌师，丙辰再战却刘豫，丁巳郈琼虽叛，实

为伪齐废灭之资，皆天所赞也。是盖陛下躬履艰难，侧身修行，布德立正，上副天意，而天佑之之所致也。臣以是知上天悔祸有期，中兴不远矣。愿益自修自强，以享天心，以俟天时。时之既至，吉无不利，则何战不胜，何功不立。今此和议，姑为听之，而必无信之可恃也。彼使已及境，势难固拒。使其果愿和好，如前所陈，是天诱其衷，必不复强我以难行之礼。如其初无此心，二三其说，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，要我以必不可从之事，其包藏何所不有，便当以大义绝之。谨边防，厉将士，相时而动。愿断自渊衷，毋取必于彼而取必于天而已。乃若略国家之大耻，置宗社之深仇，躬率臣民，屈膝于金而臣事之，而凯和议之必成，非臣所敢知也。”上览奏，愀然变色曰：“卿言可谓忠，然朕必不至为彼所给，方且熟议，必非诈伪而后可从，不然，当再使审虚实，拘其使人。”焘顿首谢。

金使张通古、萧哲至行在，朝议欲上拜金诏。焘曰：“陛下信王伦之虚诈，发自圣断，不复谋议，便欲行礼，群臣震惧罔措。必已得梓宫，已得母后，已得宗族，始可议通好经久之礼。今彼特以通好为说，意谓割地讲和而已，陛下之所愿欲而切于圣心者，无一言及之，其情可见，奈何遽欲屈而听之。一屈之后，不可复伸，廷臣莫能正救，曾鲁仲连之不如，岂不获罪于天下万世。”

既而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赞和议，擢为侍御史。司农寺丞莫将忽赐第，擢为起居郎。朝论大骇。焘率吏部侍郎晏敦复上疏曰：“仰惟陛下痛梓宫未还，两宫未复，不惮屈己与敌议和，特以众论未同，故未敢轻屈尔。幸小大之臣，无复异议，从容献纳，庶几天听为回，卒不敢屈，此宗社之福也。彼施廷臣乃务迎合，辄敢抗章，力赞此议，姑为一身进用之资，不恤君父屈辱之耻，罪不容诛，乃由察官超擢柱史。夫御史府朝廷

纪纲之地，而陛下耳目之司，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而得中丞，众论固已喧鄙之矣。今廷臣又以此而跻横榻，一台之中，长贰皆然，既同乡曲，又同心腹，惟相朋附，变乱是非，岂不紊纪纲而蔽陛下之耳目乎？众论沸腾，方且切齿，而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擢右史。如渊、廷臣庸人也，初无所长，但知观望，而将则奸人也，考其平昔无所不为，此辈乌可与之断国论乎？望加斥逐，庶几少杜群枉之门。至于和议，则王伦实为谋主，彼往来敌中至再四矣，陛下恃以为心腹，信之如蓍龟，今其为言自己二三，事之端倪，盖亦可见。更望仰念祖宗付托之重，俯念亿兆爱戴之诚，贵重此身，无轻于屈。但务雪耻以思复仇，加礼其使，厚资遣发，谕以必得事实之意，告以国人皆曰不可之状。使彼悔祸，果出诚心，惟我所欲，尽归于我，然后徐议报之之礼，亦未晚也。如其变诈，诱我以虚词，则包藏终不可测，便当厉将士，保疆场，自治自强，以俟天时，何为不成？伏愿陛下少忍而已。自朝廷有屈己之议，上下解体，僥遂成屈己之事，则上下必至离心，人心既离，何以立国？伏愿戒之重之。”于是将、廷臣皆不敢拜。焘又面折如渊曰：“达观其所举，君荐七人，皆北面张邦昌，今噉嚙附会，堕敌计，他日必背君亲矣。”

焘既力诋拜诏之议，秦桧患之，焘亦自知得罪，托疾在告。桧使楼炤谕之曰：“北扉阙人，欲以公为直院。”焘大骇曰：“果有此言，愈不敢出矣。”桧不能夺，乃止。

和议成，范如圭请遣使朝八陵，遂命判大宗正士亓亓襄与焘偕行，且命修奉，令荆湖帅臣岳飞济其役。焘与士亓襄道武昌，出蔡、颍，河南百姓欢迎夹道，以喜以泣曰：“久隔王化，不图今日复为宋民。”九年五月，至永安诸陵，朝谒如礼。陵前石涧水久涸，二使垂至忽涌溢，父老惊叹，以为中兴之兆。

焘等入柏城，披鉏荆棘，随所葺治，留二日而还，自郑州历汴、宋、宿、泗、淮南以归。即奏疏曰：“金人之祸，上及山陵，虽殄灭之，未足以雪此耻、复此仇也。陛下圣孝天至，岂胜痛愤，顾以梓宫、两宫之故，方且与和，未可遽言兵也。祖宗在天之灵，震怒既久，岂容但已，异时恭行天罚，得无望于陛下乎？自古戡定祸乱，非武不可，狼子野心不可保持久矣；伏望修武备，俟衅隙起而应之，电扫风驱，尽俘丑类以告诸陵。夫如是然后尽天子之孝，而为人子孙之责塞矣。”上问诸陵寝如何？焘不对，唯言“万世不可忘此贼。”上黯然。

焘因请永固陵不用金玉，大略谓：“金玉珍宝，聚而藏之，固足以动人耳目，又其为物，自当流布于世，理必发露，无足怪者。”上览疏，谓秦桧曰：“前世厚葬之祸，如循一轨。朕断不用金玉，庶先帝神灵有万世之安。”焘又言：“顷刘豫初废，人情恟恟，我斥候不明，坐失机会。今又闻敌于淮阳作筏、造绳索，不知安用？诸将朝廷戒勿得遣间探，遂不复遣，我之动息，敌无不知，敌之情状，我则不闻。又见黄河船尽拘北岸，悉为敌用，往来自若，无一人敢北渡者。愿饬边吏广耳目，先事而防。”又言：“邠琼部伍皆西陲劲兵，今在河南，尚可收用。新疆租赋已蠲，而使命络绎，推恩费用犹循兵兴时例，愿加裁损，非甚不得已勿遣使，以宽民力。”又论：“陕西诸帅不相下，动辄喧争，请置一大帅统之，庶首尾相应，缓急可恃。”焘所言皆切中时病，秦桧方主和，惟恐少忤敌意，悉置不问。

成都谋帅，上谕桧曰：“张焘可，第道远，恐其惮行。”桧以谕焘，焘曰：“君命也，焉敢辞。”十月，以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，付以便宜，虽安抚一路，而四川赋敛无艺者，悉得蠲减。陛辞，奏曰：“蜀民困矣，官吏从而诛剥之，去朝廷远，无所赴愬。俟臣至所部，首宣德意，但一路咸

沾惠泽。”上曰：“岂惟一路，四川恤民事悉委卿。”焘因言官吏害民者，请先罢后劾，上许之。又言：“军兴十余年，日不暇给。今和议甫定，愿汲汲以政刑为先务。”上曰：“当书之座右。”十年三月，至成都。

在蜀四年，戢贪吏，薄租赋；抚雅州蕃部，西边不惊；岁旱则发粟，民得不饥；暇则修学校，与诸生讲论。会有诏令宣抚司纳契丹降人，焘为宣抚使胡世将言：“蜀地狭不能容，前朝常胜军可为戒。”世将奏寝其事。

焘乞祠，以李璆代之。焘自蜀归，卧家凡十有三年。二十五年冬，桧死，旧人在者皆起，焘除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金陵积岁负内库钱帛钜万，悉为奏免。池有义子与父争讼，守昏谬，系父，连年不决，焘移大理，斥其守。居二年，进端明殿学士。二十九年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以衰疾力辞，不许。除吏部尚书。

初，上知普安郡王贤，欲建为嗣，显仁皇后意未欲，迟回久之。显仁崩，上问焘方今大计，焘曰：“储贰者，国之本也，天下大计，无逾于此。”上曰：“朕怀此久矣，卿言契朕心，开春当议典礼。”又劝上省赐予，罢土木，减冗吏，止北货。上嘉奖之。

金使施宜生来，焘奉诏馆客。宜生本闽人，素闻焘名，一见顾副使曰：“是南朝不拜诏者。”焘以“首丘桑梓”动之，宜生于是漏敌情，焘密奏早为备。

先是，御前置甲库，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，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。日费不貲。禁中既有内酒库，酿殊胜，酤卖其余，颇侵大农。焘因对，言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，酒库酤良酝以夺官课。且乞罢减教坊乐工人数。上曰：“卿言可谓责难于君。”明日悉诏罢之。

屡以衰疾乞骸。三十年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，寻迁太中大夫，给真奉。三十一年八月，落致仕，复知建康府。时金人窥江，建业民惊徙过半，闻焘至，人情稍安。寻诏沿江帅臣条上恢复事宜，焘首陈十事，大率欲预备不虞，持重养威，观衅而动，期于必胜。

孝宗受禅，除同知枢密院，遣子埏入辞。诏肩舆至宫，给扶上殿，首问为治之要，言内治乃可外攘。又乞命百执条弊事，诏从之，令侍从、台谏集都堂给札以闻。隆兴元年，迁参知政事，以老病不拜，台谏交章留之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。谒告将理，许之。及家，固求致仕。后二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谥忠定。

焘外和内刚，帅蜀有惠政，民祠之不忘。始论和议，归之于天，士论歉然。洎缴驳施廷臣之奏，朝野复一辞归重焉。

黄中，字通老，邵武人。幼受书，一再辄成诵。初以族祖荫补官。绍兴五年廷试，言孝弟动上心，擢进士第二人，授保宁军节度推官。二十余年，秦桧死，乃召为校书郎，历迁普安、恩平府教授。中在王府时，龙大渊已亲幸，中未尝与之狎，见则揖而退，后他教授多蒙其力，中独不徙官。

迁司封员外郎兼国子司业。芝草生武成庙，官吏请以闻，中不答，官吏阴画图以献。宰相谓祭酒周绾与中曰：“治世之瑞，抑而不奏，何耶？”绾未对，中曰：“治世何用此为？”绾退，谓人曰：“黄司业之言精切简当，惜不为谏官。”

充贺金生辰使，还，为秘书少监，寻除起居郎，累迁权礼部侍郎。中使金回，言其治汴宫，必徙居见迫，宜早为计。上矍然。宰相顾谓中曰：“沈介归，殊不闻此，何耶？”居数日，中白宰相，请以妄言待罪。汤思退怒，语侵中。已乃除介吏部侍郎，徙中以补其处。中犹以备边为言，又不听，遂请补外，

上不许，曰：“黄中恬退有守。”除左史，且锡鞍马。

金使贺天申节，遽以钦宗讣闻，朝论俟使去发丧，中驰白宰相：“此国家大事，臣子至痛，一有失礼，谓天下后世何！”竟得如礼。中自使还，每进；见辄言边事，又独陈御备方略，高宗称善。不数月，金亮已拥众渡淮。中因入谢，论淮西将士不用命，请择大臣督师。既而以殿帅杨存中为御营使，中率同列力论不可遣。敌既临江，朝臣争遣家逃匿，中独晏然。比敌退，唯中与陈康伯家属在城中，众惭服。

天申节上寿，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。中言：“《春秋》君弑贼不讨，虽葬不书，以明臣子之罪，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？”事竟寝。兼给事中。内侍迁官不应法，谏官刘度坐论近习龙大渊忤旨补郡，已复罢之，中皆不书读。群小相与媒孽，中罢去。尹穡希意诋中为张浚党。

乾道改元，中年适七十，即告老，以集英殿修撰致仕，进敷文阁待制。居六年，上御讲筵，顾侍臣曰：“黄中老儒，今居何许？年几许？筋力或未衰耶？”召引对内殿，问劳甚渥，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。

中前在礼部，尝谏止作乐事，中去，卒用之。至是又将锡宴，遂奏申前说。诏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为请。中言：“陛下圣孝及此，天下幸甚，然钦庙梓宫置不问，有所未尽。”上善其言，不能用。

未岁，有归志，乃陈十要道：以为用人而不自用；以公议进退人才；察邪正；广言路；核事实；节用度；择监司；惩贪吏；陈方略；考兵籍。上亟称善。中力求去，除显谏阁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赐犀带、香茗。

除龙图阁学士，致仕。凡邑里后生上谒，必训以孝弟忠信。朱熹裁书以见，有曰：“今日之来，将再拜堂下，惟公坐而受

之，俾进于门弟子之列，则某之志也。”其为人敬慕如此。其后，上手书遣使访朝政阙失，进职端明殿学士。属疾，手草遗表，犹以山陵、钦宗梓宫为言，深以人主之职不可假之左右为戒。淳熙七年八月庚寅卒，年八十有五。九月，诏赠正议大夫。中有奏议十卷。谥简肃。

孙道夫，字太冲，眉州丹棱人。年十八贡辟雍。时禁元祐学，坐收苏氏文除籍。再贡，入优等。张浚荐于高宗，召对，道夫奏：“愿修德以回天意，定都以系人心，任贤材、图兴复以雪国耻。”

上在越，浚遣道夫奏事，赐出身，改左承奉郎。再诏对，言：“汉中前瞰三秦，后蔽巴蜀，孔明、蒋琬出图关辅，未有不屯汉中者。今欲进兵陕右，当先经营汉中。荆南东连吴会，北通汉沔，号用武之国，晋、宋以来，尝倚为重镇。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，故以诸子居之。今守江当先措置荆南，时至则蜀汉师出秦关，荆楚师出宛洛，陛下亲御六军，由淮甸与诸将会咸阳，孰能御之？”上嘉纳，召试馆职。上谕宰相：“自渡江以来，文气未有如道夫者，涵养一二年，当命为词臣。”

除秘书正字、权礼部郎官。徽宗凶问礼仪，多所草定。寻权左司员外郎。上问蜀中水运陆运孰便？道夫奏：“水运迟而省费，陆运速而劳民。宣抚司初由水运，率石费钱十千，后以为缓，从陆起丁夫十数万，率石费五十余千。”上曰：“水运便，行之。”

迁校书郎。出知怀安军，乞罢都运司以宽民力，罢戍兵以弭乱阶，罢泛使以省浮费。知资州，宣抚郑刚中荐其治行第一。移知蜀州，盗不敢入境。州产绫，先是，守以军匠置机买丝弓直，民病之，道夫断其机。遇事明了，人目为“水晶灯笼。”九年不迁，盖非秦桧所乐也。

以吏部郎中入对，言蜀民二税监酒茶额之弊，上纳其言。除太常少卿，假礼部侍郎充贺金正旦使。金将败盟，诘秦桧存亡，及关、陕买马非约，道夫随事折之。使还，擢权礼部侍郎。上曰：“卿自小官已为朕知，第赵鼎与张浚相失后，蜀士仕于朝者，皆为沮抑。继自今有所见，可数求对。”

兼侍讲，奏敌有窥江、淮意。上曰：“朝廷待之甚厚，彼以何名为兵端？”道夫曰：“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夺其位，兴兵岂问有名，臣愿预为之图。”宰相沈该不以为虑，道夫每进对，辄言武事，该疑其引用张浚，忌之。道夫不自安，请出，除知绵州，致仕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道夫居官，一意为民，不可干以私。仕宦三十年，奉给多置书籍。然性刚直，喜面折，不容人之短，或以此少之云。

曾几，字吉甫，其先赣州人，徙河南府。幼有识度，事亲孝，母死，蔬食十五年。入太学有声。兄弼，提举京西南路学事，按部溺死，无后，特命几将仕郎。试吏部，考官异其文，置优等，赐上舍出身，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。迁辟雍博士，除校书郎。

林灵素得幸，作符书号《神霄录》，朝士争趋之，几与李纲、傅崧卿皆称疾不往视。久之，为应天少尹，庭无留讼。阍人得旨取金而无文书，府尹徐处仁与之，几力争不得。

靖康初，提举淮东茶监。高宗即位，改提举湖北，徙广西运判、江西提刑，又改浙西。会兄开为礼部侍郎，与秦桧力争和议，桧怒，开去，几亦罢。逾月，除广西转运副使，徙荆南路。盗骆科起郴之宜章，郴、桂皆湏洞，宣抚司调兵未至，谩以捷闻。几疏其实，朝廷遣他将平之。请间，得崇道观。复为广西运判，固辞，侨居上饶七年。

桧死，起为浙西提刑、知台州，治尚清静，民安之。黄岩

令受贿为两吏所持，令械吏置狱，一夕皆死，几诘其罪。或曰：“令，丞相沈该客也。”治之益急。

贺允中荐，召对，以疾辞，除直秘阁，归故治。未几，复召对，几言：“士气久不振，陛下欲起之于一朝，矫枉者必过直，虽有折槛断鞅、牵裾还笏、若卖直干誉者，愿加优容。”时帝惩桧擅权之弊，方开言路，应诏者众，几惧有获戾者，先事陈之。帝大悦，授秘书少监。

几承平已为馆职，去三十八年而复至，须鬓皓白，衣冠伟然。每会同舍，多谈前辈言行、台阁典章，荐绅推重焉。诏修《神宗宝训》，书成，奏荐，帝称善。权礼部侍郎。兄楸、开皆尝贰春官，几复为之，人以为荣。

吴、越大水、地震，几举唐贞元故事反覆论奏，帝韪其言。他日谓几曰：“前所进陆贽事甚切，已遣漕臣振济矣。”引年请谢，上曰：“卿气貌不类老人，姑为朕留。”谢曰：“臣无补万一，惟进退有礼，尚不负陛下拔擢。”上闵劳以事，提举玉隆观，绍兴二十七年也。除集英殿修撰，又三年，升敷文阁待制。

金犯塞，中外大震，帝召杨存中偕宰执对便殿，谕以将散百官，浮海避之。左仆射陈康伯持不可。存中言：“敌空国远来，已闯淮甸，此正贤智驰骛不足之时。臣愿率先将士，北首死敌。”帝喜，遂定议亲征，下诏进讨。有欲遣使诣敌求缓师者，几疏言：“增币请和，无小益，有大害，为朝廷计，正当尝胆枕戈，专务节俭，经武外一切置之，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。且前日诏诸将传檄数金君臣，如叱奴隶，何辞可与之和耶？”帝壮之。

孝宗受禅，几又上疏数千言。将召，屡请老，乃迁通奉大夫，致仕，擢其子逮为浙西提刑以便养。乾道二年卒，年八十

二，谥文清。

几三仕岭表，家无长物，人称其廉。早从舅氏孔文仲、武仲讲学。初佐应天时，谏官刘安世亡恙，党禁方厉，无敢窥其门者，几独从之，谈经论事，与之合。避地衡岳，又从胡安国游，其学益粹。为文纯正雅健，诗尤工。有《经说》二十卷、文集三十卷。

二子：逢仕至司农卿，逮亦终敷文阁待制，而逢最以学称。

开字天游。少好学，善属文。崇宁间登进士第，调真州司户，累迁国子司业，擢起居舍人，权中书舍人。掖垣草制，多所论驳，忤时相意，左迁太常少卿，责监大宁监盐井，匹马之官，不以自卑。召还，时相复用事，监杭州市易务。除直秘阁，知和州，徙知恩州。请祠，得鸿庆宫，判南京国子监。复为中书舍人，罢。提举洞霄宫。

钦宗即位，除显谟阁待制、提举万寿观、知颖昌府，兼京西安抚使。夺职，奉祠。建炎初，复职，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逾年求去，复得鸿庆宫，起知平江府、广东经略安抚使。奉诏驻潮阳招捕处寇，乞事，乃之镇。居二年，尽平群盗。提举太平观。

复以中书舍人召，首论：“自古兴衰拨乱之主，必有一定之论，然后能成功。愿讲明大计，使议论一定，断而必行，则功烈可与周宣侔矣。”又论：“车驾抚巡东南，重兵所聚，限以大江，敌未易遽犯，其所窥伺者全蜀也。一失其防，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。愿择重臣与吴玠协力固护全蜀。”屡请去，进宝文阁待制，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。

召为刑部侍郎。言：“太祖惩五季尾大不掉之患，畿甸屯营，倍于天下，周庐宿卫，领以三衙。今禁旅单弱，愿参旧制增补之。”帝悉嘉纳。

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时秦桧专主和议，开当草国书，辨视体制非是，论之，不听，遂请罢，改兼侍读。桧尝招开慰以温言，且曰：“主上虚执政以待。”开曰：“儒者所争在义，苟为非义，高爵厚禄弗顾也。愿闻所以事敌之礼。”桧曰：“若高丽之于本朝耳。”开曰：“主上以圣德登大位，臣民之所推戴，列圣之所听闻，公当强兵富国，尊主庇民，奈何自卑辱至此，非开所敢闻也。”又引古谊以折之。桧大怒曰：“侍郎知故事，桧独不知耶？”他日，开又至政事堂，问“计果安出？”桧曰：“圣意已定，尚何言！公自取大名而去，如桧，第欲济国事耳。”然犹以梓宫未还，母后、钦宗未复，诏侍从、台谏集议以闻。开上疏略曰：“但当修德立政，严于为备，以我之仁敌彼之不仁，以我之义敌彼之不义，以我之戒惧敌彼之骄泰，真积力久，如元气固而病自消，太阳升而阴自散，不待屈己，陛下之志成矣。不然，恐非在天之灵与太后、渊圣所望于陛下者也。”桧曰：“此事大系安危。”开曰：“今日不当说安危，只当论存亡。”桧矍然。

会枢密编修胡铨上封事，痛诋桧，极称开，由是罢，以宝文阁待制知婺州。开言：“议论妄发，实缘国事。”力请归。桧议夺职，同列以为不可，提举太平观、知徽州。以病免，居闲十余年。黄达如请籍和议同异为士大夫升黜，即擢达如监察御史，首劾开，褫职。引年请还政，仅复秘阁修撰，卒，年七十一。桧死，始复待制，尽还致仕遗表恩数。

开孝友厚族，信于朋友。其守历阳也，从游酢学，日读《论语》，求诸言而不得，则反求诸心，每有会意，欣然忘食。其留南京，刘安世一见如旧，定交终身。故立朝遇事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师友渊源，固有所自云。

勾涛，字景山，成都新繁人。登崇宁二年进士第，调嘉州

法掾、川陕铸钱司属官。建炎初，通判黔州。田祐恭兵道境上，涛白守，燕劳之，祐恭感恩厉下，郡得以无犯。湖湘贼王辟破秭归，桑仲、郭守忠攻茶务箭窠砦，将犯夔门。夔兵素单弱，宣司檄祐恭捍御，涛帅黔兵佐之，贼溃去。宣抚张浚奏涛知巴州，不赴。

翰林侍读学士范仲荐，召见，论五事，除兵部郎中。七年，迁右司郎官兼校正。日食，上言。八月，迁起居舍人，以足疾，命阁门赐墩待班。九月，兼权中书舍人。

时沿边久宿兵，江、浙罢于馈饷，荆、襄、淮、楚多旷土，涛因进羊祜屯田故事，事下诸大将，于是边方议行屯田。淮西都统制刘光世乞罢，丞相张浚欲以吕祉代之，涛谓：“祉疏庸浅谋，必败事，莫若就择将士素所推服者用之，否则刘锜可。”浚不纳，祉至，果以轻易失士心，未几，郾琼叛，祉死于乱。浚闻之，夜半召涛愧谢。

时帝驻蹕建康，欲亟还临安。涛入见曰：“今江、淮列戍十余万，苟付托得人，可无忧顾。适此危疑，詎宜轻退，以启敌心。”因荐刘锜。帝即命以其众镇合肥。川、陕宣抚使吴玠言都转运使李迥棖刻赏格，迥亦奏玠苛费，帝以问涛。涛曰：“玠忠在西蜀，纵费，宁可核？第移迥他路可尔。”帝然之。

会金人废刘豫，金、房镇抚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。涛察沔警敏可仗，乞诏谕陕右诸叛将乘机南归，帝命涛草诏，沔持以往，闻者流涕。十二月，除中书舍人。

八年，除史馆修撰。重修《哲宗实录》，帝谕之曰：“昭慈圣献皇后病革，朕流涕问所欲言，后怆然谓朕曰：‘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，见其任贤使能，约己便民，忧勤宗社，疏远外家，古今母后无与为比。不幸奸邪罔上，史官蔡卞等同恶相济，造谤史以损圣德，谁不切齿！在天之灵亦或介。其以笔属正

臣，亟从删削，以信来世。’朕痛念遗训，未尝一日辄忘，今以命卿。”涛奏：“数十年来，宰相不学无术，邪正贸乱，所以奸臣子孙得逞其私智，几乱裕陵成书。非赖陛下圣明，则任申必先有过岭之谪，臣亦恐复蹈媒孽之祸。”帝慰勉之。六月，《实录》成，进一秩，就馆赐宴。复修《徽宗实录》，以中书舍人吕本中为荐，丞相赵鼎谕旨宜婉辞纪载。涛曰：“崇宁、大观大臣误国，以稔今祸，藉有隐讳，如天下野史何？”

七月，除给事中。求去，以徽猷阁待制知池州，改提举江州太平观。俄除荆湖北路安抚使、知潭州。秦桧尝令人谕意，欲与共政，涛以书谢之。桧讽言劾之，不报。

涛上书论时事之害政者：“大臣密谕王伦变易地界，一也；蔡攸之妻近居临平，咫尺行都，略不畏避，二也；小大之臣，凡在谪籍，皆已甄叙，恶如京、黼，尚蒙宽宥，今待从之臣，初无大过，理宜牵复，三也；河南故地复归中国，新附之民，延颈德泽，承流之寄，当加精选，四也；台谏为耳目之司，今宰相引援，皆同舍之旧，倚为鹰犬，五也。”帝叹其忠直，赐以缿彩、茶药，且令事有大于此者，悉以闻。秩满，提举太平观。

十一年，帝谓秦桧曰：“勾涛久闲，性喜泉石，可进职与一山水近郡。”桧对：“永嘉有天台、雁荡之胜。”帝曰：“永嘉太远，其以湖州命之。”俄以疾卒，年五十九。遗表闻，帝震悼，顾近臣曰：“勾涛死矣，惜哉！”赠左太中大夫。

涛身长七尺，风貌伟然，颇以忠亮自许。国有大议，帝必委心延访，往复酬诘，率漏下数刻始罢。料边情如在目前，知名之士多所荐进。有文集十卷，《西掖制书》十卷，奏议十卷。

李弥逊，字似之，苏州吴县人。弱冠，以上舍登大观三年第，调单州司户，再调阳谷簿。政和四年，除国朝会要所检阅

文字。引见，特迁校书郎，充编修六典校阅，累官起成郎。以封事剴切，贬知卢山县，改奉嵩山祠。废斥隐居者八载。

宣和末，知冀州。金人犯河朔，诸郡皆惊备，弥逊损金帛，致勇士，修城堞，决河护堑，邀击其游骑，斩首甚众。兀术北还，戒师毋犯其城。

靖康元年，召为卫尉少卿，出知瑞州。二年，建康府牙校周德叛，执帅宇文粹中，杀官吏，婴城自守，势猖獗。弥逊以江东判运领郡事，单骑扣贼围，以蜡书射城中招降。贼通款，开关迎之，弥逊谕以祸福，勉使勤王。时李纲行次建康，共谋诛首恶五十人，抚其余党，一郡帖然。

改淮南运副。后奉兴国宫祠，知饶州，召对，首奏“当坚定规模，排斥奸言”。又谓：“朝廷一日无事，幸一日之安，一月无事，幸一月之安，欲求终岁之安，已不可得，况能定天下大计乎？”帝嘉其谏直。辅臣有不悦者，以直宝文阁知吉州。陛辞，帝曰：“朕欲留卿，大臣欲重试卿民事，行召卿矣。”

七年秋，迁起居郎。弥逊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贬，垂二十年，及复居是职，直前论事，鲠切如初。冬，试中书舍人，奏六事曰：“固蕃维以御外侮，严禁卫以尊朝廷，练兵以壮国势，节用以备军食，收民心以固根本，择守帅以责实效。”时驻蹕未定，有旨料舟给卒以济宫人。弥逊缴奏曰：“六飞雷动，百司豫严，时方孔艰，宜以宗社为心，不宜于内幸细故，更勤圣虑，事虽至微，惧伤大体。”帝嘉纳之。试户部侍郎。

秦桧再相，惟弥逊与吏部侍郎晏敦复有忧色。八年，弥逊上疏乞外甚力，诏不允。赵鼎罢相，桧专国，赞帝决策通和。金国遣乌陵思谋等入界，索礼甚悖，军民皆不平，人言纷纷。桧于御榻前求去，欲要决意屈己从和。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乞斩桧，校书郎范如圭以书责桧曲学背师，忘仇辱国，礼部侍

郎曾开抗声引古谊以折桧，相继贬逐。

弥逊请对，言金使之请和，欲行君臣之礼，有大不可。帝以为然，诏廷臣大议，即日入奏。弥逊手疏力言：“陛下受金人空言，未有一毫之得，乃欲轻祖宗之付托，屈身委命，自同下国而尊奉之，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，危国之道，而谓之和可乎？借使金人姑从吾欲，假以目前之安，异时一有无厌之求，意外之欲，从之则害吾社稷之计，不从则衅端复开，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，而后患未已。”又言：“陛下率国人以事仇，将何以责天下忠臣义士之气？”力陈不可者三。

桧尝邀弥逊至私第，曰：“政府方虚员，苟和好无异议，当以两地相浼。”答曰：“弥逊受国恩深厚，何敢见利忘义。顾今日之事，国人皆不以为然，独有一去可报相公。”桧默然。次日，弥逊再上疏，言愈切直，又言：“送伴使揣摩迎合，不恤社稷，乞别选忠信之人，协济国事。”桧大怒。弥逊引疾，帝谕大臣留之。时和议已决，附会其说者，至谓“向使明州时，主上虽百拜亦不问”，议论靡然。赖弥逊廷争，桧虽不从，亦惮公论。再与金使者计，议和不受封册，如宰相就馆见金使，受其书纳入禁中，多所降杀，惟君臣之礼不得尽争。

九年春，再上疏乞归田，以徽猷阁直学士知端州，改知漳州。十年，归隐连江西山。是岁，兀术分四道入侵，明年，又侵淮西，取寿春，竟如弥逊言。

十二年，桧乘金兵既败，收诸路兵，复通和好，追仇向者尽言之臣，噤言者论弥逊与赵鼎、王庶、曾开四人同沮和议。于是弥逊落职，十余年间不通时相书，不请磨勘，不乞任子，不序封爵，以终其身，常忧国，无怨怼意。二十三年，卒。朝廷思其忠节，诏复敷文阁待制。有奏议三卷，外制二卷，《议古》三卷，诗十卷。弟弥大。

弥大字似矩，登崇宁三年进士第。以大臣荐召对，除校书郎，迁监察御史。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贺正旦使。时传闻燕民欲归汉，徽宗遣弥大觐之。使还，奏所闻有二：“或谓彼主淫刑灭亲，种类畔离，女真侵迫，国势危殆为可取；或谓下诏罪己，擢用耆旧，招赦盗贼，国尚有人未可取；莫若听其自相攻并。”迁起居郎，试中书舍人，同修国史。

童贯宣抚永兴，走马承受白锔恃贯不报师期，朝廷止从薄责。弥大缴奏，以为边报不至，非朝廷福。锔坐除名，弥大亦出知光州。移知鄂州。召为给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详定官，拜礼部侍郎。

金人大举入侵，李纲定城守之策，命弥大为参议，与纲不合，罢。未几，除刑部尚书。初，朝廷许割三镇畀金人，既而遣种师道、师中援河北，姚古援河东，弥大上疏乞起河东西境麟、府诸郡及陕西兵以济古之师，起河东路及京东近郡兵以济师道、师中之师，为腹背攻劫之图。遂除弥大河东宣抚副使。张师正领胜捷军败于河东，溃归，弥大诛之。复遣余卒援真定，余卒叛。

宣抚罢，命弥大知陕州。河东破，小将李彦先来谒，言军事，弥大壮之，留为将，戍崤、澠间以遏敌。诏遣使召援，弥大未敢进。会永兴帅范致虚乱兵勤王，檄弥大充诸道计议。行至方城，道阻，乃率众赴大元帅府。

建炎元年，除知淮宁府。到郡未几，杜用等夜叛，弥大缒城出，贼散乃还，坐贬秩。寻召为吏部侍郎。帝如杭州，命权绍兴府，试户部尚书兼侍读。吕颐浩视师，以弥大为参谋官。弥大奏：“王导、谢安为都督，未尝离朝廷，今边圉幸无他，颐浩不宜轻动。”又言：“已为天子从官，非宰相可辟。乞于诸军悉置军正，如汉朝故事，以察官、郎官为之。陛下必欲留

臣，当别为一司，伺察颺浩过失。”忤旨，出知平江府。

中丞沈与求劾弥大谋间君臣，妄自尊大，夺职归。起知静江府，奏广西边防利害。入为工部尚书。未几，罢去。广西提刑韩璜劾其在静江日断强盗死罪，引绞入斩，贬两秩。绍兴十年卒，年六十一。

论曰：宋既南渡，日以徽宗梓宫及韦后为念。秦桧主和，甘心屈己。张焘连章论列，谋深虑远，其言取必于天，岂忘宗社之仇哉，亦曰相时而动耳！惜其利泽专于蜀也。黄中不党不阿，明察料敌，立朝忠实，退不忘君。道夫受知张浚，忧国而不为身谋。曾几积学洁行，风节凛凛，陈尝胆枕戈之言，以赞亲征，亦壮矣哉！勾涛直节正论，不受桧私，洁身归老。弥逊、曾开同沮和议，废绌以没，无怨怼心，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欤！

列传第一百四十二

陈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

陈俊卿，字应求，兴化人。幼庄重，不妄言笑。父死，执丧如成人。绍兴八年，登进士第，授泉州观察推官。服勤职业，同僚宴集，恒谢不往。一日，郡中失火，守汪藻走视之，诸掾属方饮某所，俊卿舆卒亦假之行，于是例以后至被诘，俊卿唯唯推谢。已而知其实，问故，俊卿曰：“某不能止同僚之行，又资其仆，安得为无过。时公方盛怒，其忍幸自解，重人之罪乎？”藻叹服，以为不可及。

秩满，秦桧当国，察其不附己，以为南外睦宗院教授。寻添通判南剑州，未上而桧死，乃以校书郎召。孝宗时为普安郡王，高宗命择端厚静重者辅导之，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。讲经辄寓规戒，正色特立。王好鞠戏，因诵韩愈谏张建封书以讽，王敬纳之。

累迁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。首言：“人主以兼听为美，必本至公；人臣以不欺为忠，必达大体。御下之道，恩威并施，抑骄将，作士气，则纪纲正而号令行矣。”遂劾韩侂通本以狱事附桧，冤陷无辜，桧党尽逐而侂通独全；刘宝总戎京口，恣掎克，且拒命不分戍；二人遂抵罪。汤思退专政，俊卿曰：“冬日无云而雷，宰相上不当天心，下不厌人望。”诏罢思退。

时灾异数见，金人侵轶之势已形。俊卿乃疏言：“张浚忠

葑，白首不渝，窃闻谗言其阴有异志。夫浚之得人心、伏士论，为其忠义有素。反是，则人将去之，谁复与为变乎？”疏入，未报，因请对，力言之，上始悟。数月，以浚守建康。又言：“内侍张去为阴沮用兵，且陈避敌计，摇成算，请按军法。”上曰：“卿可谓仁者之勇。”除权兵部侍郎。

金主亮渡淮，俊卿受诏整浙西水军，李宝因之遂有胶西之捷。亮死，诏俊卿治淮东堡砦屯田，所过安辑流亡。金主褒新立，申旧好，廷臣多附和议。俊卿奏：“和戎本非得已，若以得故疆为实利，得之未必能守，是亦虚文而已。今不若先正名，名正则国威强，岁币可损。”因陈选将练兵、屯田减租之策，择文臣有胆略者为参佐，俾察军政、习戎务以储将材。

孝宗受禅，言：“为国之要有三：用人、赏功、罚罪，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，愿留圣意。”迁中书舍人。时孝宗志在兴复，方以阍外事属张浚。以俊卿忠义，沈靖有谋，以本职充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。奏曰：“吴璘得孤军深入，敌悉众拒战，久不决，危道也。两淮事势已急，盍分遣舟师直捣山东，彼必还师自救，而璘得乘胜定关中。我及其未至，溃其腹心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会主和议方坚，诏璘班师，亦召俊卿。奏陈十事：定规模，振纪纲，励风俗，明赏罚，重名器，遵祖宗之法，蠲无名之赋。

隆兴初元，建都督府，俊卿除礼部侍郎参赞军事。张浚初谋大举北伐，俊卿以为未可。会谍报敌聚粮边地，诸将以为秋必至，宜先其未动举兵，浚乃请于朝出师。已而邵宏渊果以兵溃，俊卿退保扬州。主和议者幸其败，横议摇之。浚上疏待罪，俊卿亦乞从坐，诏贬两秩。谏臣尹穡附思退，议罢浚都督，改宣抚使治扬州。俊卿奏：“浚果不可用，别属贤将；若欲责其后效，降官示罚，古法也。今削都督重权，置扬州死地，如有

奏请，台谏沮之，人情解体，尚何后效之图？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，不复为宗社计。愿下诏戒中外协济，使浚自效。”疏再上，上悟，即命浚都督，且召为相，卒为思退、穉所挤，遣视师江、淮。俊卿累章请罪，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，请祠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思退既窜，太学诸生伏阙下乞召俊卿。乾道元年，入对，上劳抚之，因极论朋党之弊。除吏部侍郎、同修国史。论人才当以气节为主，气节者，小有过当容之；邪佞者，甚有才当察之。钱端礼起戚里为参政，窥相位甚急，馆阁之士上疏斥之。端礼遣客密告俊卿，已即相，当引共政。深拒不听。翌日，进读《宝训》，适及外戚，因言：“本朝家法，外戚不预政，有深意，陛下宜谨守。”上首肯，端礼憾之。知建康府。逾年，授吏部尚书。

时上未能屏鞠戏，将游猎白石。俊卿引汉桓灵、唐敬穆及司马相如之言力以为戒。上喜曰：“备见忠谏，朕决意用卿矣。朕在藩邸，知卿为忠臣。”后卿拜谢。

受诏馆金使，遂拜同知枢密院事。时曾觐、龙大渊怙旧恩，窃威福，士大夫颇出其门。及俊卿馆伴，大渊副之，公见外，不交一语，大渊纳谒，亦谢不接。洪迈白俊卿：“人言郑闻除右史，某当除某官，信乎？”诘所从，迈以渊、觐告。具以迈语质于上，上曰：“朕曷尝谋及此辈，必窃听得之。”有旨出渊、觐，中外称快。

金移文边吏，取前所俘。俊卿请报以“誓书云：俘虜叛亡是两事，俘虜发已多，叛亡不应遣。且本朝两淮民，上国俘虜亡虑数万，本朝未尝以为言，恐坏和议，使两境民不安。或至交兵，则屈直胜负有在矣。”

镇江军帅戚方刻削军士，俊卿奏：“内臣中有主方者，当

并惩之。”即诏罢方，以内侍陈瑶、李宗回付大理究脏状。十一月，当郊而雷，上内出手诏，戒饬大臣，叶颙、魏杞坐罢。俊卿参知政事。时四明献银矿，将召冶工即禁中锻之。俊卿奏：“不务帝王之大，而屑屑有司之细，恐为有识所窥。”从官梁克家、莫济俱求补外，俊卿奏：“二人皆贤，其去可惜。”于是劾奏洪迈奸险谗佞，不宜在左右，罢之。减福建钞盐，罢江西和籴、广西折米盐钱，蠲诸道宿逋金谷钱帛以巨万计，于是政事稍归中书矣。

龙大渊死，上怜曾觌，欲召之。俊卿曰：“自出此两人，中外莫不称颂。今复召，必大失天下望。臣请先罢。”遂不召。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，荐和州教授刘甄夫，得召。俊卿言：“琪荐兵将官乃其职，教官有才，何预琪事。”会扬州奏琪传旨增筑城已讫事，俊卿请于上，未尝有是命。俊卿曰：“若诈传上旨，非小故。”奏言：“人主万几，岂能尽防闲，所恃者纪纲、号令、赏罚耳。不诛琪，何所不为。”琪削秩罢官。

先是，禁中密旨直下诸军，宰相多不预闻，内官张方事觉，俊卿奏：“自今百司承御笔处分事，须奏审方行。”从之。既而以内诸司不乐，收前命。俊卿言：“张方、王琪事，圣断已明，忽谕臣曰：‘禁中取一饮一食，必待申审，岂不留滞。’臣所虑者，命令之大，如三衙发兵，户部取财，岂为宫禁细微事。臣等备数，出内陛下命令耳。凡奏审欲取决陛下，非臣欲专之，且非新条，申旧制耳。已行复收，中外惶惑，恐小人以疑似激圣怒。”上曰：“朕岂以小人言疑卿等耶？”

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进对，争辨激切，忤旨，既退，手诏除珙端明殿学士，奉外祠。俊卿即藏去，密具奏：“前日奏札，臣实草定，以为有罪，臣当先罢。珙之除命，未敢奉诏。陛下

即位以来，纳谏诤，体大臣，皆盛德事。今珙以小事获罪，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顺持禄，非国家福。”上色悔久之，命珙帅江西。俊卿退自劾，上手札留之，且曰：“卿虽百请，朕必不从。”

四年十月，制授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俊卿以用人为己任，所除吏皆一时选，奖廉退，抑奔竞。或才可用，资历浅，密荐于上，未尝语人。每接朝士及牧守自远至，必问以时政得失，人才贤否。

虞允文宣抚四川，俊卿荐其才堪相。五年正月，上召允文为枢密使，至则以为右相，俊卿为左相。允文建议遣使金以陵寝为请，俊卿面陈，复手疏以为未可。上御孤矢，弦激致目眚，六月始御便殿。俊卿疏曰：“陛下经月不御外朝，口语籍籍，皆辅相无状，不能先事开陈，亏损圣德。陛下忧勤恭俭，清静寡欲，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绝，顾于骑射之末犹未能忘。臣知非乐此，志图恢复，故俯而从事，以阅武备，激士气耳。愿陛下任智谋，明赏罚，恢信义，则英声义烈，不越尊俎，固已震慑敌人于万里之远，岂待区区骑射于百步间哉。陛下一身，宗社生灵之休戚系焉，愿以今日之事，永为后戒。”

曾觌官满当代，俊卿预请处以浙东总管。上曰：“觌意似不欲为此官。”俊卿曰：“前此陛下去二人，公论甚愜。愿捐私恩，伸公议。”觌怏怏而去。枢密承旨张说为亲戚求官，惮俊卿不敢言，会在告，请于允文，得之。俊卿闻敕已出，语吏留之。说惶恐来谢，允文亦愧，犹为之请，俊卿竟不与，说深憾之。吏部尚书汪应辰与允文议事不合，求去，俊卿数奏应辰刚毅正直，可为执政。上初然之，后竟出应辰守平江。自是上意向允文，而俊卿亦数求去。

明年，允文复申陵寝之议，上手札谕俊卿，俊卿奏：“陛下痛念祖宗，思复故疆，臣虽疲弩，岂不知激昂仰赞圣谟，然

于大事欲计其万全，俟一二年间，吾之事力稍充乃可，不敢迎合意指误国事。”即杜门请去，以观文殿大学士帅福州。陛辞，犹劝上远佞亲贤，修政攘敌，泛使未可轻遣。既去，允文卒遣使，终不得要领。曾觌亦召还，建节钺，躋保傅，而士大夫莫敢言。

俊卿至福州，政尚宽厚，严于治盗，海道晏清，以功进秩。转运判官陈岷建议改行钞盐法，俊卿移书宰执，极言福建盐法与淮、浙异，遂不果行。明年，请祠，提举洞霄宫。归第，弊屋数楹，怡然不介意。

淳熙二年，再命知福州。累章告归，除特进，起判建康府兼江东安抚。召对垂拱殿，命坐赐茶，因从容言曰：“将帅当由公选，臣闻诸将多以贿得。曾觌、王抃招权纳贿，进人皆以中批行之。脏吏已经结勘，而内批改正，将何所劝惩？”上曰：“卿言甚当。”朝辞，奏曰：“去国十年，见都城谷贱人安，惟士大夫风俗大变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俊卿曰：“向士大夫奔觌、抃之门，十缠一二，尚畏人知，今则公然趋附已七八，不复顾忌矣。人材进退由私门，大非朝廷美事。”上曰：“抃则不敢。觌虽时或有请，朕多抑之，自今不复从矣。”俊卿曰：“此曹声势既长，侍从、台谏多出其门，毋敢为陛下言，臣恐坏朝廷纪纲，废有司法度，败天下风俗，累陛下圣德。”命二府饮饯浙江亭。

俊卿去建康十五年，父老喜其再来。为政宽简，罢无名之赋。时御前多行“白札”，用左右私人持送，俊卿奏非便，上手札奖谕。除少保，判建康府如故。八年上章告老，以少师、魏国公致仕。十三年十一月薨，年七十四。方属疾，手书示诸子云：“遗表止谢圣恩，勿祈恩泽及功德，勿请谥树碑。”上闻嗟悼，辍视朝，赠太保，命本路转运司给葬事，赐谥正献。

俊卿孝友忠敬，得于天资，清严好礼，终日无情容。平居恂恂若不能言，而在朝廷正色危论，分别邪正，斥权势无顾避。凡所奏请，关治乱安危之大者。雅善汪应辰、李焘，尤敬朱熹，屡尝论荐。其薨也，熹不远千里往哭之，又状其行。有集二十卷。

子五人，宓有志于学，终承奉郎，朱熹为铭其墓。宓自有传。

虞允文，字彬甫，隆州仁寿人。父祺，登政和进士第，仕至太常博士、潼川路转运判官。允文六岁诵《九经》，七岁能属文。以父任入官。丁母忧，哀毁骨立。既葬，朝夕哭墓侧，墓有枯桑，两乌来巢。念父之鰥且疾，七年不调，跣步不忍离左右。父死，绍兴二十三年始登进士第，通判彭州，权知黎州、渠州。

秦桧当国，蜀士多屏弃。桧死，高宗欲收用之，中书舍人赵达首荐允文，召对，谓人君必畏天，必安民，必法祖宗。又论士风之弊，以文章进必抑其轻浮，以言语进必黜其巧伪，以政事进必去其苛刻，庶可任重致远。且极论四川财赋科纳之弊。上嘉纳之。

除秘书丞，累迁礼部郎官。金主亮修汴，已有南侵意。王纶还，言敌恭顺和好。汤思退再拜贺，置边备不问。及金使施宜生颇泄敌情，张焘密奏之。亮又隐画工图临安湖山以归。亮赋诗，情益露。允文上疏言：“金必败盟，兵出有五道，愿诏大臣豫思备御。”时三十年正月也。十月，借工部尚书充贺正使，与馆伴宾射，一发破的，众惊异之。允文见运粮造舟者多，辞归，亮曰：“我将看花洛阳。”允文还，奏所见及亮语，申言淮、海之备。

除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三衙管军以宦寺充承受，允文言：

“自古人主大权，不移于奸臣，则落于近幸。秦桧盗权十有八年，桧死，权归陛下。迩来三衙交结中官，宣和、明受厥鉴未远。”上大悟，立罢之。

金使王全、高景山来贺生辰，口传亮悖慢语，欲得淮南地，索将相大臣议事。于是召三衙大将赵密等议举兵，侍从、台谏集议。宰臣陈康伯传上旨：“今日更不问和与守，直问战当如何。”遣成闵为京、湖制置使，将禁卫五万御襄、汉上流。允文曰：“兵来不除道，敌为虚声以分我兵，成其出淮奸谋尔。”不听，卒遣闵。七月，金主亮徙汴，允文复语康伯：“闵军约程在江、池，宜令到池者驻池，到江者驻江。若敌兵出上流，则荆湖之军捍于前，江、池之军援于后；若出淮西，则池之军出巢县，江州军出无为，可为淮西援，是一军而两用之。”康伯然其说，而闵军竟屯武昌。

九月，金主命李通为大都督，造浮梁于淮水上。金主自将，兵号百万，毡帐相望，钲鼓之声不绝。十月，自涡口渡淮。先是，刘锜措置淮东，王权措置淮西。至是，权首弃庐州，锜亦回扬州，中外震恐。上欲航海，陈康伯力赞亲征。是月戊午，枢臣叶义问督江、淮军，允文参谋军事。权又自和州遁归，锜回镇江，尽失两淮矣。

十一月壬申，金主率大军临采石，而别以兵争瓜洲。朝命成闵代锜、李显忠代权，锜、权皆召。义问被旨，命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军，且犒师采石，时权军犹在采石。丙子，允文至采石，权已去，显忠未来，敌骑充斥。我师三五星散，解鞍束甲坐道旁，皆权败兵也。允文谓坐待显忠则误国事，遂立招诸将，勉以忠义，曰：“金帛、告命皆在此，待有功。”众曰：“今既有主，请死战。”或曰：“公受命犒师，不受命督战，他人坏之，公任其咎乎？”允文叱之曰：“危及社稷，吾将安

避？”

至江滨，见江北已筑高台，对植绛旗二、绣旗二，中建黄屋，亮踞坐其下。谍者言，前一日刑白黑马祭天，与众盟，以明日济江，晨炊玉麟堂，先济者予黄金一两。时敌兵实四十万，马倍之，宋军才一万八千。允文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，分戈船为五，其二并东西岸而行，其一驻中流，藏精兵待战，其二藏小港，备不测。部分甫毕，敌已大呼，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，瞬息，抵南岸者七十艘，直薄宋军，军小却。允文入阵中，抚时俊之背曰：“汝胆略闻四方，立阵后则儿女子尔。”俊即挥双刀出，士殊死战。中流官军亦以海鳅船冲敌，舟皆平沉，敌半死半战，日暮未退。会有溃军自光州至，允文授以旗鼓，从山后转出，敌疑援兵至，始遁。又命劲弓尾击追射，大败之，僵尸凡四千余，杀万户二人，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余人。敌兵不死于江者，亮悉敲杀之，怒其不出江也。以捷闻，犒将士，谓之曰：“敌今败，明必复来。”夜半，部分诸将，分海舟绝上流，别遣兵截杨林口。丁丑，果至，因夹击之，复大战，焚其舟三百，始遁去，再以捷闻。既而敌遣伪诏来谕王权，似有宿约。允文曰：“此反间也。”仍复书言：“权已置典宪，新将李世辅也，愿一战以决雌雄。”亮得书大怒，遂焚龙凤车，斩梁汉臣及造舟者二人，乃趋瓜洲。汉臣，教亮济江者也。

显忠至自芜湖，允文语之曰：“敌入扬州，必与瓜洲兵合，京口无备，我当往，公能分兵相助乎？”显忠分李捧军万六千往京口，叶义问亦命杨存中将所部来会。允文还建康，即上疏言：“敌败于采石，将徼幸于瓜洲。今我精兵聚京口，持重待之，可一战而胜。乞少缓六飞之发。”

甲申，至京口。敌屯重兵滁河，造三闸储水，深数尺，塞

瓜洲口。时杨存中、成闵、邵宏渊诸军皆聚京口，不下二十万，惟海鳅船不满百，戈船半之。允文谓遇风则使战船，无风则使战舰，数少恐不足用。遂聚材治铁，改修马船为战舰，且借之平江，命张深守滁河口，扼大江之冲，以苗定驻下蜀为援。庚寅，亮至瓜洲，允文与存中临江按试，命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，三周金山，回转如飞，敌持满以待，相顾骇愕。亮笑曰：“纸船耳。”一将跪奏：南军有备，未可轻，愿驻扬州，徐图进取。亮怒，欲斩之，哀谢良久，杖之五十。乙未，亮为其下所杀。

初，亮在瓜洲，闻李宝由海道入胶西，成闵诸军方顺流而下，亮愈怒。还扬州，召诸将约三日济江，否则尽杀之。诸将谋曰：“进有澶杀之祸，退有敲杀之忧，奈何？”有万戴者曰：“杀郎主，与南宋通和归乡则生矣。”众曰：“诺。”亮有紫茸细军，不临阵，恒以自卫，众患之，有萧遮巴者给之曰：“淮东子女玉帛皆聚海陵。”且噉使往，细军去而亮死。

丙申，敌人退屯三十里，遣使议和。己亥，奏闻。召入对，上慰藉嘉叹，谓陈俊卿曰：“虞允文公忠出天性，朕之裴度也。”诏免扈从，往两淮措置。允文至镇江，奏收两淮三策，不报。

明年正月，上至建康。寻议回銮，诏以杨存中充江淮、荆襄路宣抚使，允文副之。给、舍缴存中除命，于是允文充川陕宣谕使。陛辞，言：“金亮既诛，新主初立，彼国方乱，天相我恢复也。和则海内气沮，战则海内气伸。”上以为然。允文至蜀，与大将吴玠议经略中原，玠进取凤翔，复巩州。金治兵争陕西新复州郡，蜀士欲弃之，允文持不可。

孝宗受禅，朝臣有言西事者，谓官军进讨，东不可过宝鸡，北不可过德顺，且欲用忠义人守新复州郡，官军退守蜀口。允文争之不得，吴玠遂归河池，盖用参知政事史浩议，欲尽弃陕西，台谏袁季、任古附和其说。允文再上疏，大略言：“恢复

莫先于陕西，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，一旦弃之，则窥蜀之路愈多，西和、阶、成，利害至重。”前后凡十五疏，且移书陈康伯，康伯牵于同列，不能回也。上将召允文问陕西事，执政忌其来，以显谟阁直学士知夔州，寻又命奏事。

隆兴元年入对，史浩既素主弃地，及拜相，亟行之，且亲为诏，有曰：“弃鸡肋之无多，免银心之未已。”允文入对言：“今日有八可战。”上问及弃地，允文以笏画地，陈其利害。上曰：“此史浩误朕。”以敷文阁待制知太平州，寻除兵部尚书、湖北京西宣抚使，改制置使。

时朝廷遣卢仲贤使金议和，汤思退又欲弃唐、邓、海、泗，手诏谓唐、邓非险要，可置度外，允文五上疏力争。思退怒，即奏曰：“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，大言误国，以邀美名。宗社大事，岂同戏剧。”上意遂定。思退阳请召允文，实欲去之也。允文上印，犹以四州不可弃为请，乞致仕。诏以显谟阁学士知平江府。思退竟决和议，割唐、邓。

二年，金兵复至，思退贬，上悔不用允文言。陈俊卿亦荐允文堪大用，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乾道元年，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。是秋，金遣完颜仲有所议，偃蹇不敬，允文请斩之，廷有异论，不果。会钱端礼受李宏玉带，事连允文，为御史章服所论，罢政，奉祠西归。

三年二月，召至阙，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吴璘卒，议择代，上谕允文曰：“吴璘既卒，汪应辰恐不习军事，无以易卿。凡事不宜效张浚迂阔，军前事，卿一一亲临之。”即拜资政殿大学士、四川宣抚使，寻诏依旧知枢密院事。归蜀一月，召至阙，不数月复使蜀。太上赐御书《圣主得贤臣颂》，上又为之制跋，陛辞，复以所御双履及甲冑赐焉。

过郢，奏筑黄鹄山城。过襄阳，奏修府城。八月至汉中，

又往沔阳。九月，至益昌。先被手诏戒九事，泊至蜀，悉奉而行，尤以军政为急。又奏阅实诸军，第其壮怯为三，上备战，中下备辎重，老者少者不预。汰兵凡万人，减缗钱四百万。汰去兵有劳绩者，置员阙处之。兴、洋义士，民兵也，绍兴初以七万计，大散之战，将不授甲，驱之先官军，死亡略尽。命利帅晁公武核实，得二万三千九百余人。又得陕西弓箭手法，参绍兴制为一书，俾将吏守之。以马政付张松，奏依旧制分茶马为川、秦司。

初在枢府，萧遮巴以刷军中人为言，允文尝奏谕三衙抚存之。至是，金、洋、兴元归正人二万，遮道诉系縲之苦，允文分给官田，俾咸振业。欲结敌将姜挺、白沂，遵御札募巩人王嗣祖结外蕃以图金人，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，竟无成说。时邛、蜀十四郡告饥，荒政凡六十五事，剑倅献羨钱五万，却之。

五年八月，拜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允文多荐知名士，如洪适、汪应辰。及为相，籍人才为三等，有所见闻即记之，号《材馆录》。凡所举，上皆收用，如胡铨、周必大、王十朋、赵汝愚、晁公武、李焘其尤章明者也。上以兵冗财匮为忧，允文与陈俊卿议革三衙杂役，汰冗籍，三军无怨言。

六年，陈俊卿以奏留龚茂良忤上意，上震怒甚，俊卿待命浙江亭，两日不报。允文请对，极论体貌之道，叠拜榻前，遂命判福州。

诏以范成大为祈请使，为陵寝故。金不从，且谍报欲以三十万骑奉迁陵寝来归，中外汹汹，荆、襄将帅皆请增戍。允文谓：“金方愆亮，决不轻动，不过以虚声撼我耳。”遂奏止之。朝论纷然，允文屹不动，敌卒无他。

自庄文太子毙，储位未定。允文上疏，且屡恳陈。七年正

月，上两宫尊号，议始定，下诏皇第三子恭王惇立为皇太子，皇子愷以雄武、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。皇太子寻尹临安。侍卫马军司牧地旧在临安，允文谓地狭不利刍牧，请令就牧镇江，缓急用骑过江便。三军有怨语，其后言者以此为言。

胡铨以台评去，允文奏留之经筵。铨荐朱熹，上问允文识熹否？允文谓熹不在程颐下，遂召熹，熹不至。检鼓院以六条抑上书人，允文力言不可，从之。

会庆节，金使乌林答天锡入见，金主婿也，骄倨甚，固请上降榻问金主起居，上不许，天锡跪不起，侍臣错愕失措。允文请大驾还禁中，且谕之曰：“大驾既兴，难再御殿，使人来且随班上寿。”金使惭而退。

上以仆射名不正，改为左、右丞相。八年二月，授允文特进、左丞相兼枢密使，梁克家为右丞相。允文尝举克家自代，上不许。是月，以病乞解机政，又荐克家靖重有宰相器，至是始同相，手诏付允文曰：“朕方欲武臣为枢密，曹勋如何？”允文谓勋人品卑凡，不可用。既而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，右正言王希吕与台官交劾之。上怒希吕甚，手诏“与远恶监当。”允文缴回，上益怒。梁克家曰：“希吕论张说，台纲也，左相救希吕，国体也。”上怒稍解，卒薄希吕之罚。

四月，御史萧之敏劾允文，允文上章待罪。上过德寿宫，太上曰：“采石之功，之敏在何许？毋听其去。”上为出之敏，且书扇制诗以留之。允文言之敏端方，请召归以辟言路。上谓其言宽厚，命曾怀书之《时政记》。

上命选谏官，允文以李彦颖、林光朝、王质对，三人皆鲠亮，又以文学推重于时，故荐之，久不报。曾觐荐一人，赐第，擢谏议大夫。允文、克家争之，不从。允文力求去，授少保、武安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使，进封雍国公。陛辞，上谕以进取

之方，期以某日会河南。允文言：“异时戒内外不相应。”上曰：“若西师出而朕迟回，即朕负卿；若朕已动而卿迟回，即卿负朕。”上御正衙，酌酒赋诗以遣之，且赐家庙祭器。

九年至蜀。大军月给米一石五斗，不足赡其家，允文捐宣司钱三十万易米，计口增给。立户马七条，括民马，奏选良家子以储战用。初，北界有寇邻者，拥众数万在商、虢间，允文秉政日纳款，迨至蜀，复遣人致书允文，不报，羈縻之而已。既而邻谋觉，金密遣人捕之。叶衡奏闻，允文上疏自辨，因请纳禄，不报。

上尝谓允文曰：“丙午之耻，当与丞相共雪之。”又曰：“朕惟功业不如唐太宗，富庶不如汉文、景。”故允文许上以恢复。使蜀一岁，无进兵期，上赐密诏趣之，允文言军需未备，上不乐。

淳熙元年薨。后四年，上幸白石大阅，见军皆少壮，谓辅臣曰：“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。”寻诏赠太傅，赐谥忠肃。

允文姿雄伟，长六尺四寸，慷慨磊落有大志，而言动有则度，人望而知为任重之器。早以文学致身台阁，晚际时艰，出入将相垂二十年，孜孜忠勤无二焉。尝注《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，藏于家。有诗文十卷，《经筵春秋讲义》三卷，《奏议》二十二卷，《内外志》十五卷，行于世。

子三人：公亮、公著、杭孙。孙八人，皆好修，唯刚简最知名，嘉定中，召不至，终利路提点刑狱。

辛次膺，字起季，莱州人。幼孤，从母依外氏王圣美于丹徒。俊慧力学，日诵千言。甫冠，登政和二年进士第，历官为单父丞。

值山东乱，举室南渡。属闽寇范汝为陷建州，宰相吕颐浩以次膺宰浦城，遏贼冲。比至，寇党熊志宁已焚其邑。于是披

荆棘，坐瓦砾中，安辑吏民，料丁壮，治器械，厄险阻，号令不烦，邑民便之。数月，韩世忠破贼，复建州，除审计司。余党范黑龙破邻邑，闽帅张守檄次膺，俟贼平而后行。乃募乡兵习强弩，贼至，与之夹水而阵，矢齐发，贼奔溃，生致首领五人，余悉宥之。

用参政孟庾荐，召对，奏用人贵于务实，施令在于必行。迁驾部。愿敕郡邑省耕薄征，务农抑末。又奏：“中原之人，弃坟墓生业，从巡江左，饥寒殒仆。愿加存拊，可以坚中原僭后之心。”迁吏部郎、湖北运判，中途召还，见高宗于建康行宫，首言救世之弊，上称善，敕以所奏榜朝堂。

擢右正言。奏：“愿阅兵将，亲简拔，揽恩威之柄，使人人知朝廷之尊。左右近习，久则干政，愿杜其渐。兵连不解，十年于兹。一岁用钱三十万、米四百万石，诸路常赋仅足支其半，余悉取诸民。乞罢不急之务，节姑息之泽，省冗官，汰冗兵。”

韩世忠男直秘阁，次膺奏曰：“攻城野战，世忠功也，其子何与？石渠、东观，图书府也，武功何与？幸门一启，援例者众。”又奏：“今主义者见小利忽大计，偏师偶胜，遽思进讨，便谓攻为有余；警奏稍闻，首陈退舍，便谓守为不足。愿严纪律，谨烽燧，明间谍。”上皆信纳。闻韩世忠将自楚州移军镇江，复陈可虑者五。王伦使北请和，次膺言：“宣和海上之约，靖康城下之盟，口血未干，兵随其后。今日之事当识其诈。”

时秦桧在政府，为其妻兄王仲薏叙两官。次膺劾仲薏奴事朱勳，投拜金酋，罪在不赦。又劾知抚州王唤违法佃官田，不输租。其父仲山，先知抚州，屈膝金人，唤继其后，何颜见吏民？唤，桧之妻兄也。章留中。次膺再论之曰：“近臣奏二人，

继闻追寝除命，是皆桧容私营救，陛下曲从其欲，国之纪纲，臣之责任，一切废格。借使贵连宫掖，亲如肺附，宠任非宜，臣亦得论之，而大臣之姻娅，乃不得绳之耶？望陛下奋乾刚之威，戒蒙蔽之渐。”

求去，除直秘阁、湖南提刑。先是，湖南贼龙渊、李朝拥众数万，据衡之茶陵，桧匿不奏，乃以见阙处次膺。陛辞，上曰：“卿以将母为请，朕不得留。湖湘风物甚佳，且无盗贼，职名异恩，卒岁当召。”既抵长沙，贼势方张，戍将抽回，始悟桧欲陷之。即单车趋茶陵，擒贼骁将戮之，募贼党毛义、龙麟等，赍榜谕以朝廷抽回戍将，务欲招安，宜亟降，待以不死。龙渊、李朝相继降，仍请料精锐，可得禁旅万余。次膺笑曰：“是皆吾民，正当弃兵甲，持锄耰，趣令复业。”奏茶陵为军。

金好成，赦书至衡阳，次膺极陈其诈，略曰：“臣昨在谏列，尝数论金人变诈无常，愿陛下为宗社生灵深虑。近观邸报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妄议和好，历诋大臣，除名远窜。已而得铨书稿，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称藩，臣未知其可。大臣怀奸固位，不恤国计，媵媵趋和，谬以为便，臣不知天下之人以为便乎？‘父之仇不与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反兵’。弃仇释怨，尽除前事，降万乘之尊，以求说于敌，天下之人，果能遂亡怨痛以从陛下之志乎？”书奏，不报。金陷三京。

次膺罢，奉祠。秦桧以其负重名，欲先移书，当稍收用，次膺笑而不答。阅十六年，贫益甚，亡毫发求于人。桧死，起知婺州，三日被召。至国门，以足疾求去。加秘阁修撰，还郡。再召见，历言仇怨当国，老母几委沟壑，因奏国本未立，上改容曰：“谁可？”次膺曰：“知子莫若父。”上称善。擢权给事中。蒋璨权户部侍郎，次膺驳璨不守正，事交结，出璨知平江。御史中丞汤鹏举劾次膺假权报怨，除待制、宫观。起知泉

州，移福建帅。丁母忧，乞纳禄。

孝宗即位，手诏趣召。既至，奏：“陛下用贤必考核事功，勿以一人誉用之，一人毁去之，出令要无反汗，纳善要知转圜。练兵恤民，经理两淮，使敌不能乘虚而入。”是日，除御史中丞。朝德寿宫，高宗一见，谓“惜间卿于强健时。”

上将以春鹵迎高宗诣延祥观，幸玉津园。次膺奏：“钦宗服未终，方停策士，且金人嫚书甫至，意在交兵，矧原野间禁卫稀少，当过为之虑，兼一出费十数万缗，曷若以资兵食。”时两淮尽为荒野，次膺奏：“乞集遗甿归业，借种牛，或令在屯兵从便耕种，此足兵良法。”至若成闵之贪饕，汤思退之朋附，叶义问之奸罔，皆以次论劾。每章疏一出，天下韪之。上方厉精政事，次膺每以名实为言，多所裨益，呼其官不名。

隆兴改元三月，同知枢密院事。符离之师，捷奏日闻，次膺手疏千言，乞持重。未几，军果溃。及见，上颜色不乐，奏言：“师溃而归，张浚弹压必无他，此上天大儆戒于陛下。”上叹其先见。

拜参知政事，以疾力祈免。且奏曰：“王十朋除侍史，虽上亲擢，天下皆知臣尝荐其贤。汤思退召将至，亦知臣尝疏其奸。臣不引避，人其谓何？”除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陛辞，赐茶，甚惜其去。次膺奏：“臣与思退，理难同列。”上曰：“有谓汤思退可用者。”次膺奏：“今日之事，恐非思退能辨。思退固不足道，窃恐误国家事。”乾道六年闰五月卒，年七十九。

次膺孝友清介，立朝謇谔。仕宦五十年，无丝毫挂吏议。为政贵清静，先德化，所至人称其不烦。善属文，尤工于诗。

论曰：孝宗志恢复，特任张浚，俊卿斥奸党，明公道，以为之佐。泊居中书，知无不为，言无不尽，盖其立志一以先哲

为法，非他相可拟也。允文许国之忠，炳如丹青。金庶人亮之南侵，其锋甚锐，中外倚刘锜为长城，锜以病不克进师。允文儒臣，奋勇督战，一举而挫之，亮乃自毙。昔赤壁一胜而三国势成，淮淝一胜而南北势定。允文采石之功，宋事转危为安，实系乎此。及其罢相镇蜀，受命兴复，克期而往，志虽未就，其能慷慨任重，岂易得哉？次膺力排群邪，无负言责，涖政不烦，居约有守。晚再立朝，謇谤尤著，南渡直言之臣，宜为首称焉。

列传第一百四十三

陈康伯 梁克家 汪澈 叶义问 蒋芾 叶颙 叶衡

陈康伯，字长卿，信之弋阳人。父亨仲，提举江东常平。康伯幼有学行。宣和三年，中上舍丙科。累迁太学正。丁内艰。贵溪盗将及其乡，康伯起义丁逆击，俘其渠魁，邑得全。

建炎末，为敕令删定官，预修《绍兴敕令》。寻通判衢州，摄郡事。盗发白马原，康伯督州兵济王师进讨，克之。除太常博士，改提举江东常平茶盐。高宗进跸建康，康伯以职事过阙，得对，因请择将，上开纳。

绍兴八年，除枢密院大计议官。累迁户部司勋郎中。康伯与秦桧太学有旧，桧当国，康伯在郎省五年，泊然无求，不偷合。十三年，始迁军器监。借吏部尚书使金，至汴将晡，不供饷，闭户卧勿问；入夜，馆人扣户谢不敏，亦不对。后因金使至，诏康伯馆伴，端午赐扇帕，与论拜受礼，言者以生事论，罢知泉州。

海盗间作，朝廷遣刘宝、成闵逐捕，康伯以上意招怀，盗多出降，籍为兵。久之，不逞者阴倡乱，康伯讯得实，论杀之，州以无事。秩满，三奉祠，垂十年。

桧死，起知汉州，将出峡，召对，除吏部侍郎。康伯首请节用宽民，凡州县取民无艺，许监司互察，台谏弹劾。寻兼礼、户部。乞约岁用，会所入，储什之一二备水旱。奏上，议竟不

决。兼刑部。前此有司希桧意兴大狱，康伯平谏直冤，士大夫存歿多赖之。除吏部尚书。宰臣拟用“权尚书”出命，高宗顾曰：“朕且大用，何‘权’为？”寻拜参知政事。

自孙道夫使北还，已闻金以买马非约为言，朝廷特恃和，康伯与同知枢密院事王纶白发其端纶使还，乃言和好无他，康伯持初论不变。九月，以通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例赐银绢，康伯固辞，减半，又辞。兼史院。上尝谓其“静重明敏，一语不妄发，真宰相也。”又命与汤思退辅政，事勿惮商论，惟其当而已。康伯言：“大臣事当尽公，若依阿植党，此鄙夫患失者，臣非惟不敢，亦素不能。”高宗叹其长者。普安郡王居潜藩，高宗一日谓康伯，当以使相封真王，今宜寇以属籍，于是诏以为皇子，封建王，实三十年二月也。

明年三月，拜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。五月，金遣使贺天申节，出嫚言，求淮、汉地，指取将相大臣，且以渊圣凶问至。康伯主礼部侍郎黄中之论，持斩衰三年。先是，叶义问、贺允中使还，言金必败盟，康伯请早为之备，建四策：一，增刘锜荆南军，以重上流；二，分画两淮地，命诸将结民社，各保其境；三，刘宝独当淮东，将骄卒少，不可倚；四，沿江诸郡修城积粮，以固内地。至是，召三衙帅及杨存中至都堂议举兵，又请侍从、台谏集议，康伯传上旨曰：“今日更不问和与守，直问战当如何。”时上意雅欲视师，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，且陈退避策，中外妄传幸闽、蜀，人情汹汹。右相朱倬无一语，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，惮不欲行，康伯独以为己任，奏曰：“金敌败盟，天人共愤，今日之事有进无退，圣意坚决，则将士之意自倍。愿分三衙禁旅助襄、汉，待其先发应之。”康伯勉周麟之以国事，麟之语侵康伯，康伯曰“使某不为宰相，当自行，大臣与国存亡，虽死安避。”麟之竟以辞

行罢，寻贬责。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言当用张浚，且乞斩张去为以作士气。康伯以俊卿振职，奏权兵部侍郎。

九月，金犯庐州，王权败归，中外震骇，朝臣有遣家豫避者。康伯独具舟迎家入浙，且下令临安诸城门扃鐃率迟常时，人恃以安。敌迫江上，召杨存中至内殿议之，因命就康伯议。康伯延之入，解衣置酒，上闻之已自宽。翌日，入奏曰：“闻有劝陛下幸越趋闽者，审尔，大事去矣，盍静以待之。”

一日，忽降手诏：“如敌未退，散百官。”康伯焚之而后奏曰：“百官散，主势孤矣。”上意既坚，请下诏亲征，以叶义问督江、淮军，虞允文参谋军事。上初命朱倬为都督，倬辞，乃命义问。允文寻败敌于采石，金主亮为其臣下所毙而还。

方亮之犯江，国人即立葛王褒。三十二年，始遣高忠建来告登位，议授书礼，康伯以谊折之，于是报书始用敌国礼。

高宗倦勤，有与子意，康伯密赞大议，乞先正名，俾天下咸知圣意，遂草立太子诏以进。及行内禅礼，以康伯奉册。孝宗即位，命兼枢密使，进封信国公，礼遇殊渥，但呼丞相而不名。

康伯自建康扈从回，即以病祈去位，不允。明年，改元隆兴，请益坚，遂以太保、观文殿大学士、福国公判信州。上慰劳甚勤，且曰：“有宣召，慎勿辞。”宰执即府饯别，百官班送都门外。己又辞郡，丐外祠，除醴泉观使。

二年八月，起判绍兴府，且令赴阙奏事，复辞。未几，召陪郊祀。时北兵再犯淮甸，人情惊骇，皆望康伯复相。上出手札，遣使即家居召之。未出里门，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，进封鲁国公。亲故谓康伯实病，宜辞，康伯曰：“不然。吾大臣也，今国家危，当舆疾就道，幸上哀而归之尔。”道闻边遽，兼程以进，至阙下，诏子安节、婿文好谦掖以见，

减拜赐坐。间日一会朝，许肩舆至殿门，仍给扶，非大事不署。敌师退，寻以目疾免朝谒，卧家，旬余一奏事。

乾道元年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，康伯起陪祠，已即丐归，章屡上，不许。一日出殿门，喘剧，舆至第薨，年六十有九。赠太师，谥文恭，择日临奠，子伟节固辞，乃止。命工部侍郎何辅护丧归。

二子：伟节，除直秘阁；安节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五辞不受，上手札批谕，寄留省中以成其美，康伯薨，给还之。庆元初，配享孝宗庙庭，改谥文正。

梁克家，字叔子，泉州晋江人。幼聪敏绝人，书过目成诵。绍兴三十年，廷试第一，授平江签判。时金主亮死，众皆言可乘机进取，克家移书陈俊卿，谓：“敌虽退，吾兵力未振，不量力而动，将有后悔。”俊卿归以白丞相陈康伯，叹其远虑。召为秘书省正字，迁著作佐郎。

时灾异数见，克家奏宜下诏求言，从之，令侍从、台谏、卿监、郎官、馆职疏阙失。克家条六事：一正心术，二立纪纲，三救风俗，四谨威柄，五定庙算，六结人心。其论定庙算，谓今边议不过三说，曰将、兵、财，语甚切直。累迁中书舍人。

使金，金以中朝进士第一，敬待之，即馆宴射，连数十发中的。金人来贺庆会节，克家请令金使入朝由南门，百官由北门，从者毋辄至殿门外，以肃朝仪，诏定为令。

郊祀有雷震之变，克家复条六事。迁给事中，凡三年，遇事不可，必执奏无隐。尝奏：“陛下欲用实才，不喜空言，空言固无益，然以空言为惩，则谏争之路遂塞，愿有以开导之。”上欣纳，因命条具风俗之弊，克家列四条，曰欺罔、苟且、循默、奔竞，上手笔将谕。

乾道五年二月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明年，参

知政事。又明年，兼知院事。初修金好，金索所获俘，启衅未已。克家请筑楚州城，环舟师于外，边赖以安。在政府，与虞允文可否相济，不苟同。皇太子初立，克家请选置官属，增讲读员，遂以王十朋、陈良翰为詹事，中外称得人。允文主恢复，朝臣多迎合，克家密谏，数不合，力丐去。上曰：“兵终不可用乎？”克家奏：“用兵以财用为先，今用度不足，何以集事？”上改容曰：“朕将思之。”诘朝，上面谕曰：“朕终夜思卿言，至当，毋庸去。”

八年，诏更定仆射为左右丞相，拜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。一日，上谓宰执曰：“近过德寿宫，太上颐养愈胜，天颜悦懌，朕退不胜喜。”克家奏：“尧未得舜以为己忧，既得舜，固宜甚乐。”允文奏：“尧独高五帝之寿以此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允文既罢相，克家独秉政，虽近戚权幸不少假借，而外济以和。张说入枢府，公议不与，寝命，俄复用。说怒士夫不附己，谋中伤之，克家悉力调护，善类赖之。

议金使朝见授书仪，时欲移文对境以正其礼，克家议不合，遂求去，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宁府。陛辞，上以治效为问，克家劝上无求奇功。既而三省、密院卒移牒泗州，敌不从，遣泛使来，举朝震惊。后二年，汤邦彦坐使事贬，天下益服克家谋国之忠。

淳熙八年，起知福州，在镇有治绩。赵雄奏欲令再任，降旨仍知福州。召除醴泉观使。九年九月，拜右丞相，封仪国公。逾月而疾。十三年，命以内祠兼侍读，赐第，在所存问不绝。十四年六月，薨，年六十。手书遗奏，上为之垂涕，赠少师，谥文靖。

初，唱第时，孝宗由建邸入侍，爱其风度峻整，及登政府，眷宠尤渥。为文浑厚明白，自成一家，辞命尤温雅，多行于世。

汪澈，字明远，自新安徙居饶州浮梁。第进士，教授衡州、沅州。用万俟卨荐，为秘书正字、校书郎。轮对，乞令帅臣、监司、侍从、台谏各举将帅，高宗善之，行其言。除监察御史，进殿中侍御史，特赐鞍马。时和戎岁久，边防浸弛，澈陈养民养兵、自治豫备之说，累数千言。

显仁皇后攒宫讫役，议者欲广四隅，士庶坟在二十里内皆当迁，命澈按视。还奏：“昭慈、徽宗、显肃、懿节四陵旧占百步，已数十年，今日何为是纷纷？汉长乐、未央宫夹橨里疾墓，未尝迁。国朝宫陵仪制，在封堠界内，不许开故合祔，愿迁出者听，其意深矣。”高宗大悟，悉如旧。

叶义问使金还，颇知犯边谋，澈言：“不素备，事至仓卒，靖康之变可鉴。今将骄卒惰，宜加搜阅，使有斗心。文武职事务选实才，不限资格。”除侍御史。左相汤思退不协人望，澈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劾罢，又论镇江大将刘宝十罪，诏夺节予祠。

三十一年，上元前一夕，风雷雨雪交作，澈言《春秋》鲁隐公时大雷震电，继以雨雪，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，谨而书之。今一夕间二异交至，此阴盛之证，殆为金人。今荆、襄无统督，江海乏备御，因陈修攘十二事。殿帅杨存中久握兵权，内结阉寺，王十朋、陈俊卿等继论其罪，高宗欲存护使去，澈与俊卿同具奏，存中始罢。

会金使高景山来求衅端，澈言：“天下之势，强弱无定形，在吾所以用之。陛下屈己和戎，厚遗金缯，彼辄出恶言，以撼吾国。愿陛下赫然睿断，益兵严备，布告中外，将见上下一心，其气百倍矣。”除御史中丞。

寻遣马帅成闵以所部三万人屯荆、襄，以澈为湖北、京西宣谕使，诏凡吏能否、民利病悉以闻。过九江，王炎见澈论边

事，辟为属，偕至襄阳抚诸军。鄂帅田师中老而怯，立奏易之。时欲置襄守荆南，澈奏：“襄阳地重，为荆楚门户，不可弃。”敌将刘萼拥众十万，扬声欲取荆南，又欲分军自光、黄捣武昌。朝廷以敌昔由此入江南，令吴拱严护武昌津渡。拱将引兵加鄂，澈闻之，驰书止拱，而自发鄂之余兵戍黄州，俾拱留襄。敌骑奄至樊城，拱大战汉水上，敌众败走。时唐、邓、陈、蔡、汝、颍相次归职方。未几，金主亮死，澈乞出兵淮甸，与荆、襄军夹击其归师。未报，而金新主罢兵请和，召澈入为参知政事，与宰相陈康伯同赞内禅。

孝宗即位，锐意恢复，首用张浚使江、淮，澈以参豫督军荆、襄，将分道进讨。赵撝守唐，王宣守邓，招皇甫侗于蔡。襄、汉沃壤，荆棘弥望，澈请因古长渠筑堰，募闲民、汰冗卒杂耕，为度三十八屯，给种与牛，授庐舍，岁可登谷七十余万斛，民偿种，私其余，官以钱市之，功绪略就。

隆兴元年，入奏，还武昌，而张浚克期大举，诏澈出师应之。澈以议不合，乞令浚并领荆、襄。谏议大夫王大宝论澈“无制胜策，皇甫侗以忠义结山砦，扼敌要冲，澈不能节制，坐视孤军堕敌计。赵撝以千五百人救方城，败散五百余人，澈漫不加省。乞罢黜。”澈亦请祠，除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大宝疏再上，落职，仍祠禄。

明年，知建康府，寻除枢密使。在位二年，以观文殿学士奉洞霄祠，寻知鄂州兼安抚使。孝宗访边事，澈奏：“向者我有唐、邓为藩篱，又皇甫侗控扼陈、蔡，敌不敢窥襄。既失两郡，侗复内徙，敌屯新野，相距百里尔。臣令赵撝、王宣筑城储粮，分备要害，有以待敌。至于机会之来，难以豫料。”孝宗善之。时议废江州军，澈言不可。知宁国府，改福州、福建安抚使，复请祠。寻致仕。卒，年六十三。赠金紫光禄大夫，

谥庄敏。

澈为殿中曰，荐陈俊卿、王十朋、陈之茂为台官，高宗曰：“名士也，次第用之矣。”在枢府，孝宗密访人材，荐百有十八人。尝奏言：“臣起寒远，所以报国惟无私不欺尔。”其自奉清约，虽贵犹布衣时。有文集二十卷、奏议十二卷。

叶义问，字审言，严州寿昌人。建炎初，登进士第。调临安府司理参军。范宗尹为相，义问与沈长卿等疏其奸。为饶州教授，摄郡。岁旱，以便宜发常平米振民，提刑黄敦书劾之，诏勿问。前枢密徐俯门僧犯罪，义问绳以法，俯尝举义问，怒甚，乃袖荐书还之。

知江宁县。召秦桧所亲役，同僚不可，义问曰：“释是则何以服他人。”卒役之。通判江州。豫章守张宗元忤桧，或中以飞语，事下漕臣张常先。宗元道九江，常先檄义问拘其舟，义问投檄曰：“吾宁得罪，不为不祥。”常先白桧，罢去。

桧死，汤思退荐之，上记其尝言范宗尹，召至，言台谏废置在人主，桧亲党宜尽罢逐，以言得罪者宜叙复。擢殿中侍御史。枢密汤鹏举效桧所为，植其党周方崇、李庚，置籍台谏，鉏异己者。义问累章劾鹏举，有“一桧死一桧生”之语，并方崇等皆罢之。又言：“凡择将遇一阙，令枢密院具三名取上旨，则军政尽出掌握。”迁侍御史。朱朴、沈虚中奉祠里居，义问劾其附秦桧，皆移居。郊祀赦，义问言：“顷岁附会告讐者，不应例移放。”从之。迁吏部侍郎兼史馆修撰，寻兼侍读，拜同知枢密院事。

上闻金有犯边意，遣义问奉使觐之，还奏：“彼造舟船，备器械，其用心必有所在，宜屯驻沿海要害备之。”金主亮果南侵。命视师，义问素不习军旅，会刘锜捷书至，读之至“金贼又添生兵”，顾吏曰：“‘生兵’何物耶？”闻者掩口。至

镇江，闻瓜洲官军与敌相持，大失措，乃役民掘沙沟，植木枝为鹿角御敌，一夕潮生，沙沟平，木枝尽去。会建康留守张焘遣人告急，义问乃遵陆，云往建康催发军，市人皆媒骂之。又闻敌据瓜洲，采石兵甚众，复欲还镇江，诸军喧沸曰：“不可回矣，回则有不测。”遂趋建康。已而金主亮被弑，师退，义问还朝，力请退，遂罢。

隆兴元年，中丞辛次膺论义问“顷护诸将几败事，且以官私其亲”。谪饶州。乾道元年，诏自便。六年卒，年七十三。

蒋芾字子礼，常州宜兴人，之奇曾孙。绍兴二十一年，进士第二人。孝宗即位，累迁起居郎兼直学士院。时宦者梁珂事上潜邸，挠权，尹穡论珂，与祠，芾缴奏罢之。

签书枢密院事，首奏加意边防，又奏：“拔将才行伍间，识其姓名，一旦披籍可立取具。又料简归正人，仍以北人将之，或令深入山东，或令自荆、襄深入。”

除权参知政事、同知国用事。芾奏：“方今财最费于养兵，艺祖取天下，不过十五万人。绍兴初，外有大敌，内有巨寇，然兵数亦不若今日之多。近见陈敏勇汰三千人，戚方汰四千人，然多是有官人，与以外任，请券钱、添借给如故，是减于内而添于外，何益？又招兵耗蠹愈甚，臣考核在内诸军，每月逃亡事故，常不下四百人。若权停招兵一年有半，俟财用稍足，招丁壮，不惟省费，又得兵精。”上悟。

一日，因进呈边报，上顾芾曰：“将来都督非卿不可。”芾奏：“臣未尝经历兵间。”又奏：“方今钱谷不足，兵士不练，将帅与臣不相识，愿陛下更审思其人。”南郊礼毕，宰相叶颙、魏杞罢。芾采众论，参己见，为《筹边志》上之。

明年，拜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会母疾卒，诏起复，拜左仆射，芾力辞。有密旨欲今岁大举，手诏廷臣议，

或主和，或主恢复，使芾决之。芾奏：“天时人事未至。”拂上意。服阙，除观文殿大学士、知绍兴府、提举洞霄宫。寻以言者论，落职，建昌军居住。期年，有旨自便。再提举洞霄宫，卒。

芾始以言边事结上知，不十年间致相位，终以不能任兵事受责，岂优于论议而劣于事功欤？

叶颙，字子昂，兴化军仙游人。登绍兴元年进士第，为广州南海县主簿，摄尉。盗发，州檄巡、尉同捕，巡检获盗十余人，归其劳于颙，颙曰：“掠美、欺君、幸赏，三者皆罪，不忍为也。”帅曾开大善之。

知信州贵溪县。时诏行经界，郡议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税，颙请分为九等，守从之，令信之六邑以贵溪为式。

知绍兴府上虞县。凡繇役，令民自推货力甲乙，不以付吏，民欣然皆以实应。摧租各书其数与民，约使自持户租至庭，亲视其入，咸便之。帅曹泳令今岁夏租先期送什之八，颙请少纾其期，泳怒。及麦大熟，民输租反为诸邑最，泳大喜，许荐于朝，颙固辞。

贺允中荐颙静退，遂召见，颙论国仇未复，中原之民日企銮舆之返，其语剴切，高宗嘉纳。除将作监簿。知处州，青田令陈光献羨余百万，颙以所献充所赋。汤思退之兄居处州，家奴屠酤犯禁，一绳以法，思退不悦。属常州逋缗钱四十万，守坐免，移颙知常州。

金犯边，高宗视师建康，道毗陵，颙赐对舟次，因言：“恢复莫先于将相，故相张浚久谪无恙，是天留以相陛下也。”颙初至郡，无旬月储，未一年余缗钱二十万。或劝献羨，颙曰：“名羨余，非重征则横敛，是民之膏血也，以利易赏，心实耻之。”

召为尚书郎，除右司。诏求直言，颺上疏谓：“陛下以手足之至亲，付州郡之重寄，是利一人害一方也。”人称其直。除吏部侍郎，复权尚书。时七司弊事未去，上疏言选部所以为弊，乃与郎官编七司条例为一书，上嘉之，令刻板颁示。

除端明殿学士，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武臣梁俊彦请税沙田、芦场，帝以问颺，对曰：“沙田乃江滨地，田随沙涨而出没不常，芦场则臣未之详也。且辛巳军兴芦场田租并复，今沙田不胜其扰。”上曰：“诚如卿言。”颺至中书，召俊彦切责之曰：“汝言利求进，万一为国生事，斩汝不足以塞责。”俊彦惶恐汗下。是日，诏沙田、芦场并罢。

御史林安宅请两淮行铁钱，颺力言不可，安宅不能平，既入枢府，乃上章攻颺云：“颺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钱百万，得监镇江大军仓。”御史王伯庠亦论之。颺乞下吏辩明，乃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。上下其事临安府，时王炎知临安，上令炎亲鞫置对，无秋毫迹。狱奏，上以安宅、伯庠风闻失实，并免所居官，仍贬安宅筠州，召颺赴阙。入见，上劳之曰：“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。”

除知枢密院事，未拜，进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。颺首荐汪应辰、王十朋、陈良翰、周操、陈之茂、芮晔、林光朝等，可备执政、侍从、台谏，上嘉纳。又言：“自古明君用人，使贤使愚，使奸使盗，惟去泰甚。”上曰：“固然。虞有禹、皋，亦有共、驩；周有旦、奭，亦有管、蔡，在用不用。”颺曰：“诚如圣训，但今日在朝虽未见有共、驩、管、蔡，然有窃弄威福者，臣不敢隐。”上问为谁，颺以龙大渊对，语在《陈俊卿传》。

上以国用未裕，诏宰相兼国用使，参政同知国用事，颺乃言：“今日费财养兵为甚，兵多则有冗卒虚籍，无事则费财，

有事则不可用。虽曰汰之，旋即招之，欲足国用，当严于汰、缓于招可也。孔子曰：‘节用而爱人’。盖节用，则爱人之政自行于其间，若欲生财，祇费民财尔。”上曰：“此至言也。”上曰：“建康刘源尝赂近习，朕欲遣王抃廉其奸。”颺曰：“臣恐廉者甚于奸者。”乃止。

乾道三年冬至，上亲郊而雷，颺引汉故事上印绶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归至家，不疾而薨，年六十八。以观文殿学士致仕，赠特进，谥正简。

颺为人简易清介，与物若无忤，至处大事毅然不可夺。友人高登尝上书讥切时相，名捕甚急。颺与同邸，撻令逸去，登曰：“不为君累乎？”颺曰：“以获罪，固所愿也。”即为具舟，舟移乃去。自初仕至宰相，服食、僮妾、田宅不改其旧。

叶衡，字梦锡，婺州金华人。绍兴十八年进士第，调福州宁德簿，摄尉。以获盐寇改秩，知临安府于潜县。户版积弊，富民多隐漏，贫弱困于陪输，衡定为九等，自五以下除其籍，而均其额于上之四等，贫者顿苏。征科为期限榜县门，俾里正谕民，不遣一吏而赋自足。岁灾，蝗不入境。治为诸邑最。郡以政绩闻，即召对，上曰：“闻卿作县有法。”遣还任。

擢知常州。时水潦为灾，衡发仓为糜以食饥者。或言常平不可轻发，衡曰：“储蓄正备缓急，可视民饥而不救耶？”疫大作，衡单骑命医药自随，偏问疾苦，活者甚众。檄晋陵丞李孟坚摄无锡县，有政声，衡荐于上，即除知秀州。上之信其言如此。

除太府少卿。合肥濒湖有圩田四十里，衡奏：“募民以耕，岁可得谷数十万，蠲租税，二三年后阡陌成，仿营田，官私各收其半。”从之。

除户部侍郎。时盐课大亏，衡奏：“年来课入不增，私贩

害之也，宜自煮盐之地为之制，司火之起伏，稽灶之多寡，亭户本钱以时给之，盐之委积以时收之，择廉能吏察之，私贩自绝矣。”仍命措置官三人：淮南于通州，浙东于明州，浙西于秀州。

丁母忧。起复，知卢州，未行，除枢密都承旨。奏马政之弊，宜命统制一员各领马若干匹，岁终计其数为殿最。李垕应贤良方正对策，近讦直，入第四等，衡奏：“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，足以显容谏之盛。”乃赐垕制科出身。有言江、淮兵籍伪滥，诏衡按视，赐以袍带、鞍马、弓矢，且命衡措置民兵，咸称得治兵之要。乞事赴阙，上御便殿阅武士，召衡预观，赐酒，洒宸翰赐之。

知荆南、成都、建康府，除户部尚书，除签书枢密院事，拜参知政事。衡奏二事：一，牧守将帅必择材以称其职，必久任以尽其材；二，令户部取湖广会子实数，尽以京会立限易之。从之。

拜右丞相兼枢密使。上锐意恢复，凡将帅、器械、山川、防守悉经思虑，奏对毕，从容赐坐，讲论机密，或不时召对。时会子浸患折阅，手诏赐衡曰：“会子虽曰流通，终未尽惬人意，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余万。今用上下库黄金、白金、铜钱九百万，内藏库五百万，并蜀中钱物七百万，尽易会子之数，专命卿措置，日近而办，卿真宰相才也。”

一日，上曲宴宰执于凝碧，上曰：“自三代而下，至于汉、唐，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何也？”衡奏：“圣君不常有，周八百年，称极治成、康而已。”上曰：“朕观《无逸篇》，见周公为成王历言商、周之君享国长远，真万世龟鉴。”衡奏：“愿陛下常以《无逸》为龟鉴，社稷之福。”上又言：“朝廷所用，正论其人如何，不可有党。如唐牛、李之党，相攻四十

年，缘主听不明至此。文宗曰：‘去河北贼易，去朝中朋党难’。朕尝笑之。”衡奏：“文宗优游不断，故有此语。陛下英明圣武，诚非难事。”

御宝实封令与临安府龚思永改合入官，衡奏：“选人改官，非奏对称旨，则用考举磨勘，一旦特旨与之，非陛下爱惜人才之意。”上亟收前命。

上谕执政，选使求河南，衡奏：“司谏汤邦彦有口辨，宜使金。”邦彦请对，问所以遣，既知荐出于衡，恨衡挤己，闻衡对客有讪上语，奏之，上大怒。即日罢相，责授安德军节度副使，郴州安置。邦彦使还，果辱命，上震怒，窜之岭南，诏衡自便，复官与祠。年六十有二薨，赠资政殿学士。

衡负才足智，理兵事甚悉，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，进用之骤，人谓出于曾觌云。

论曰：陈康伯以经济自任，临事明断。梁克家才优识远，谋国尽忠。至若汪澈之论事忠恇，荐达人才，叶义问直言正色，扫除秦桧余党，然不长于兵，临敌失措，岂优议论而劣事功者欤？叶颙清俭正直，而衡才智有余，盖亦一时之选云。